

疾馳鳥駝遠輝飛鳥



疾馳鳥駝遠輝飛鳥
英年身手大好
疾馳鳥駝遠輝飛鳥
病官

序

姚民哀

民國三年秋八月、北走燕邯有所圖、同里蔣子靈鳳、適有關東之行、乃與之俱渡淮河、登泰岱、謁孔林、流連山水、遍探勝蹟、既抵津沽、蔣子將由西站過東站矣、臨別依依、若不勝情、蔣子忽戚然相告曰、東省萑苻遍地、鬻匪橫行、余雖一身以外、無長物、設運命蹇舛、一旦遇之、恐有巢幕之危、子其志之、別後二月、無信、煩爲寄語妻孥、盡收我骨於深山大澤間焉、蔣語未已、突有頤長多髯者、揖而進曰、先生非有關東之行歟、先生非慮大盜之擄掠乎、適所言者、我已盡聞、請小憩寸晷、爲述大盜之真相、今夫堂皇高坐、南面稱尊、入則華屋、出則呼騶、小民側目以視之、曰、此某長官也、自長官之來治我邦、府藏漸空、野多餓殍、長官猶欣然告人曰、吾愛吾民、所謂愛者、日事搜刮、以蓄腹心、募兵所以保衛地方、實地方反因募軍而騷擾焉、養虎修爪、擇肥而噬、或者因政費之不敷、日以外債爲後盾、始則以地方林礦路稅、以次抵押、繼且並土地人民、獻與他邦矣、美其名曰租借地、實則私相授受、割讓而已、自後任人法治、視等化外、若何奴隸之牛馬之置之不問、即使羣

聲呼援不平之鳴，亦屏之不理。此蓋大盜之真相。古人所謂不操矛弧者，其次則社會蠹賊，貪利奸商，引狼入室，爲虎作倀，是亦盜之流亞也。適聞先生之所謂盜，大謬不然，盜亦有道，騷擾行旅，禍害平民，大盜所不爲也。今而後先生當知盜道矣，言已佯長去。余與蔣子愕然良久，時汽笛已嗚嗚作聲，蔣子遂行。越十日，蔣子郵寄一書來，謂途中安謐如常，惟登山尋勝，少一如子之良伴。耳聞目接，皆類車站異客所云，客殆卽大盜之雄耶？不則何其所語之信哉！歲華易逝，忽忽七年，此境此情，恍如前昨。頃四明姜俠魂有關東馬賊秘聞紅鬚子之輯，旣選拙稿，復屬余序。余正伏案苦思，莫得綱領，蔣子適又以書來，歷述數年來旅東之狀況。於是頓觸舊遊，書以代序。庶世之讀此書者，知真強盜不生草澤，而在城市，且以見編輯之本心，所以不嫌浪費筆墨，志強盜而不紀疆吏焉。

民國九年春二月清明後十日南沙姚民哀序於海上之箏聲琴韻樓

叙

莊病骸

從前編撰武俠一類小說，大都附會的多，實在的少，人家看了，光怪陸離，確是添了好多興味，怎奈都是嚮壁虛造，失了小說的價值。如今一般文人，都提倡寫實主義了，把從前浪漫主義的小說，一掃而空。這實是近來小說界的大進步。我友俠魂君，他最喜歡提倡武俠的。近年來他出版的書：如風塵奇俠傳，劍俠駭聞，武俠大觀，俠義小史，紅茶花，俠士魂，雙俠破奸記等，差不多有十幾種了。如今又編了一部紅鬍子，也是武俠小說。這部紅鬍子，我也曾做了兩篇文章，其餘的我都沒有看過，但著作的人，如楊塵因君，張海漚君，他們都到過東三省。他們對於紅鬍子的情形，和紅鬍子的歷史，必定非常的詳細，非常的實在。那麼寫出來的事實，自然沒有嚮壁虛造的弊病了。因此我就說這部俠書一出，從前什麼七俠五義，一七劍十三俠，那些書，凡是代表浪漫主義的，都該廢了。我這句話，並不是批評舊書不好，也不是揶揄這部紅鬍子到半天上去。只因爲北方有紅鬍子，是人人知道的，要是不曾到過北方的人，誰俠誰不俠，那裏曉得他們俠的怎麼情形，又那裏曉得如今幾個著作的，都從實地眼見得來，再

也不會失實了。這不但是一部完整的小說，簡直是強盜社會的新歷史，給研究中國新文化的人，做做考據的資料，不是好的嗎？我因此做了這篇序文。

序

赤眉紅鬍之客。江湖傳之久矣。而茶餘酒後閒話。其個中事。罕弗色變驚爲神技。雖然盜賊乃人類之害菌。而凍餒所迫。科罰所挾。專橫所激。志趨所逼之爲盜者。亦綦夥。且盜之於人類。固爲害菌。有時亦等於良劑。可生死人。肉白骨。噫。人海茫茫。爲盜爲賊之害人者。固非尠。而非盜非賊之害人者。亦非尠。爲盜爲賊而發現一時之婆心。以救人者。固夥。非盜非賊以負盜賊者。亦夥也。其如憐子賣花女郎。齊老痘疽。孟家三俠。奇盜千劫坑。鐵臂袁六義友。李師雄。小白龍。趙西來。苗斗英。張何周連林。順特勒五娘子。李浩。薛月娥。小俠客。燕子。劉單子等。烏可盜賊目哉。惟其若儔。不得伸其志焉。始隱爲盜賊。若是之盜賊。而使非盜非賊之盜賊。與衡人格之相差。又何如。昔諺有云。甯爲無名之英雄。不爲有名之豪傑。余易之曰。甯爲有心之盜賊。不爲無志之士夫。試觀姜子所輯之紅鬍子。其間盜賊若一般。無志無氣之士夫。孰可與之衡哉。其他不負盜賊之名而行盜賊之事者。益不足論矣。

紅鬃子 序

民國九年四月三日楊塵因絃

記者與馬賊

塵

遼荒多標悍之士。市傳之曰馬賊。又曰紅鬍子。又曰馬傑。一言以蔽之。在舊時。客籍已馬賊之名。廣於南北諸省。婦孺咸知。偶談馬賊軼事。幾至色變。如入西遊。道由觀行。者大施法力。神妙莫測也。記者髫齡時。偶聆鄉長談馬賊事。亦忻忻然。樂不知倦。若視彼馬賊者。三頭六臂。其與常人迥異者也。迨壬子秋亡命出關。朝夕與馬賊共處。將三稔。察其動定無異常人。然其與常人少異者。卽性情標悍。勇於任事故也。

記者亡命出關。最初之居點曰青泥窪。卽今之大連灣。實則距大連灣尙有六十餘里。最初相識者中和棧主人閻白毛。亦馬賊之巨魁。夥人以閻三哥呼之。記者亦隨衆而稱。其曰三哥。斯乃記者混入馬賊夥中之最初步。由漸而識。東北風鮑化南。高子沛。詹天。燕子。十四閻王。張夢九。二古。癩子。老頭。票尹。大麻子等。皆一時馬賊之雄。足以橫行關外者。其他如關外民黨。非馬賊而與馬賊聲息相通者。如劉大同。劉醇。一甯。孟言。孫祥。夫石。巨甫。邱丕。振兄弟。鄧天一。吳大洲。薄子明。劉乾一。輩合組一同心社。取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之義。時袁氏專政。革命鼎沸。蓋藉以爲國是謀耳。

當記者與若儔相識也。屢詢其發始之史，咸莫能應。非其秘而不宣，乃若儔自古及今，皆無形之組合。因一人之威望而成團體者，初無所謂合衆之統系。不似長江之青紅幫、安清道友、味字幫，以及川之在玄直之在禮魯之嚮馬曹匪、粵之三點會，而有所謂山頭香頭之班次也。其名馬賊，因關外人多善騎術，千里遼荒，一鞭飛駛如鷹隼，卽常人小康之家，亦多以健馬代步。由是婦孺而嫻習騎術者，亦夥。綠林之豪益精斯術，故名之曰馬賊。蓋社會間共稱之名也。何謂紅鬍子？曰遼荒野曠，居民極稀，凡一村一集之間，多不逾百戶。里閭之間，易於相識，而馬賊多半於附近之地行劫，因而埋却本來面目。每行劫時，或以假面具飾之，或以硃塗眉及鬚，作猙獰狀，遂相傳爲紅鬍子也。至如馬傑之稱，乃常人對於馬賊之尊稱也。當火器未流行，吾國之先清代、乾嘉時，馬賊與嚮馬無少異。不過一行劫於關內，一行劫於關外耳。其所用之利器，多數用弩、彈、飛鏢、扑刀、軟鈎等類。他如槍、劍、戈、矛、斧、鉞等，非常用品。嘉道咸同之間，多用獵槍，係以火線爲法，幹細且長，射擊時須二人，一人扛其顛，標準一人燃火線擊之。其法固拙，而其實施則至靈。練習之初，日間擊落葉，夜間擊香頭，且可於烈日陽光之下，百發百中。五

百步內不虛發也。迨清季末葉，獵槍多不適用，其所廣用之械，爲德國式之匣兒快槍。每槍以木匣盛之，其匣亦可作槍柄連發，止十響，若僞名之曰「匣子」，毛兒槍。自來德「曲杷子」等，蓋非正名也。若僞練習此等射擊，可誇絕技，不僅可射香頭落葉，且能左右前後八方禦敵。由是馬賊之勢力，而其份子益夥。馬賊之視火器，直不啻第二生命也。然其不慣用他類槍礮，若以俄國式快鎗或五響毛瑟，彼施之，如調生馬周轉不靈矣。

或詢「老疙疸」之名稱，余亦聞其夥中人云：乃初入資格最幼稚之稱，謂如玄之稱「老么」，而馬賊之稱爲「老疙疸」也。有時其掌家者亦稱老疙疸，何故？斯乃其於老疙疸時代曾作有一二驚人之舉，因此資格而服衆望，而可以召集夥計，自尊掌家者，故於掌家時雖資格可以掌家，惟老疙疸之稱號終不捨却，蓋因其爲得名時代之稱號，卽不願沒其勛績，故也是故有掌家而名爲老疙疸者，未有在實稱老疙疸時代而掌家者。掌家卽首領之稱，其副手則謂之夥計。掌家之資格並不以技藝準之，若其入夥多年，或曾經獨手行劫者，或其臨事而勇處事，而公身望足以服衆，卽可以獨樹

一。職曰「成家」而自任掌家矣。第掌家之榮利固較一般夥計少佔優劣而其危害亦至鉅。對外衝鋒其害尤細。惟於夥中少不能服衆望或處事不公動輒卽受夥計之處分而其刑罰極簡單無所謂流徒笞杖不分上下輕重卽殺之夥中名此刑曰「父」。

（讀上聲）曩如馬賊成家者甚夥。時代或因私而「父」其同夥必以「父」之者抵償勒其自殺。今則成家者夥舍少數老英雄（素負最大威名如詹天燕子十四閻王等）仍守舊型而外其他後起之傑則少不能如己意卽實行「父」法處之是非混淆黑白紊亂卽有一二旁觀之夥友代不平者亦無如何蓋勢力強者占勝耳。

「搭夥」乃馬賊夥中最新發現之稱號如甲之掌家者勢力薄弱不足以綁大票（行劫曰綁票）於是合兩家之衆而共圖之此在五十年前未有之結合。因曩日馬賊之家法至嚴非能橫行一時威名服衆者不足以掌家。今則馬賊份子雖多而其團體則益雜爰是無名之輩部下若有十數人或十數支槍械（馬賊以一支槍作一個人數）卽可成家不然亦可搭夥。故最近之馬賊如西伯利亞路線中者或可仍守舊型而有少數知名之掌家者他如南滿路線中大都馬賊之質鼎少有知名而勇敢之徒。

老者或死或隱壯者多爲張作霖馮麟閣輩吸收殆盡而出沒萑苻之少年馬賊多是燕魯一帶之流氓因生計所困出關冒充求食其所貌似者不過形幹慄悍言語凶橫而已而曩日馬賊之真精神早非若輩所夢想得見也故處今日於奉天一帶而談馬賊者記者不禁啞然失笑烏足道哉

有述關外馬賊事者輒寫馬賊之武技如神或飛檐走壁或排闥踰垣此乃常盜之行爲不僅限於馬賊而馬賊之爲賊焉並不仗搶奪偷竊爲本能唯一之辦法曰「綁票」其次剪徑其次下海然必不可少之技術（一）射擊（二）越山（三）騎馬（四）水泳今先述其綁票之方法當曩日馬賊勢力雄厚時代或集數百人或集百數十人探得某州某縣有大票可以綁者必先遣最小之夥計（卽老疙疸等類）前導巡風一再探聽確實大隊遂行出發其第一步則看守當地行政官次則佔其行政各種地位然後始將目的物中之最要人捉去謂之綁票其票乃彼等重視之寶守之於大本營掌家者必借老疙疸等嚴守之其夥計則四散禦敵報消息者曰「線子」往來於綁票與被綁兩家之間並由該地士紳出而調停謂之「說票」每要之所得多至數十萬或

數萬金。掌家者得其半。因素日大小夥計之生活皆仰給於掌家故也。其次分爲三等。以人數分股。謂之「批份」。最先報告消息者得甲等。四散禦敵之伙計得乙等。巡風及看票等老疙疸得丙等。此等數目大小不一。蓋以總算均之也。若其夥計自備槍械者。可以照其所得之數加酬一倍。謂之「槍分」。其拷票之刑異常嚴酷。初將彼目的物四肢反懸。落空。或以洋油灌其鼻孔。或以火石烙其脅。或以籐條鞭之。然不令其死。必使得償其慾望而後已。設有願未得償。大兵相迫不能令其存身。即將目的物殺之。謂之「扯票」。此最難過之事。因曩日地方官紳之畏馬賊。加勝於大兵。若逢扯票之事。不僅被扯者之不幸。即扯之者亦不幸。且調停者亦因之而曰不幸。何故。蓋幸而說合。彼亦可從中染指。不合而又恐若輩日後之尋怨也。

其次則曰「搶皇擯」。當火車輪船不通行時代。各縣押解國稅地丁。或滿蒙之貢品。多由陸地而進。若輩名之曰「皇擯」。此在若輩視之亦肥且美者。若輩得此消息。必出死力以攪。彼時因此而失事者十居八九次也。迨交通之後。押解者多繞道行。因而此等搶劫日漸微薄。而每日彼夥中亦損失一種最大之權利也。再次則曰「膏糧地」。

「關外地多平坦千里遼荒一望無際春之三月以至秋之八月一片膏糧漫無涯涘即如淮海一帶之青沙嶂似也當此時間乃爲馬賊之利藪大多出沒其間以剪路而往來行旅商人居多關外出產以參茸皮毛大豆等爲大宗每年經營此等者綦夥旅中金錢雖不及以上所述之豐裕然或數千金或萬餘金亦尋常事此等出息（劫來之金曰出息）固細但取之極易被劫者幾無纖毫之抵抗力可以垂手而得也八月之後膏糧盡芟若輩又易其趨向而「跳山」關外不盡是坦平大道然亦山嶺之區但居山者多極僻陋之人即家道豐裕亦多從土中得來者幾似世外桃源別開一境不知世界之中何謂治亂而馬賊處此青黃不絕之際欲束手而不得遂向山裏尋錢謂之「跳山」或於海窪之漁人中尋出息（關外沿海之漁業非關內者可比亦一絕大之經營惜今爲外人攫去什之七八矣）謂之「入海」若論所得此等行劫平均論之每次亦可得千金或數百金然被劫者受之至苦而若輩亦目之爲「骨頭」也（苦瘠不肥者不能獲得多金謂之骨頭）自火車通行而後馬賊夥中又發現一種最新事業曰「搶火車」其辦法亦先探得車中旅客有負巨款者遂結隊「拉出

去（即出發之代名詞）仍各購票如行人迨至中途遂攫其金並以槍迫車之掌機停駛各從野間颺去所謂攻其不備者也以至今日爲一般贗鼎之馬賊所混雜幾至有鼠竊狗偷之行爲然皆不足以馬賊論也

或謂馬賊專劫貪官污吏之財不攫苦人平民之幣斯乃屋裏先生向壁之作想當然耳實則馬賊之單純主義即在金錢不過金錢之微細者不足饜彼之饒寧失不取非義行也記者亡命哈爾濱時有馬賊之首領張夢九者威鎮一方爲一方羣小所懾服其內兄梁星五亦馬賊之健時綁山東諸城一票梁爲「線子」同夥二十九人多強健者迨「票圓」後（事成謂之票圓）已定第二日凱旋詎料梁於先一日之夕見財心動遂「擠眼」矣（翻臉謂之擠眼）於當晚密約一二同心者奮「父」同夥二十六人僅一「外行」初入夥者謂之外行）幸免即其妹婿亦在慘死之中以同夥論其不義如此以親誼論尤爲不義嗚呼若是之舉烏可分判貪官污吏苦人平民哉

有謂馬賊不劫國外人此言亦非知馬賊者而西伯利亞道上每年俄人無因慘死者

不知其數。此皆馬賊所爲。其原因有二。(一)因國外人之財產容易搶劫。(二)因俄人曩日搜殺馬賊。綦嚴。藉以報復耳。後日本侵入邊疆。如南滿道上。則少安靖。何故。蓋日人鑑於俄人前車。知馬賊非可以力除。盡者遂不用強硬手腕。抵禦且施其柔媚手腕。與之聯絡。由是馬賊被「捲了」時(失敗謂之捲了)即遷入日本租界地。彼可爲之隱護。馬賊之槍械。有時亦仰彼之販賣。而應手。彼日本之浪人中。亦間有入夥同謀者。或借槍批份者在馬賊。因有種種通容之利益。遂不與其爲難。且未嘗不幸日人之可以利用。但無形之中。彼爲日人所舞弄。而不能自覺也。彼時日人與俄之奮鬪。則假若輩而殺仇。或與我國外交。則假若輩爲導火線。即以買賣槍械言。日本每年所獲之無本利數。莫可計。蓋彼商人私賣與馬賊。復轉由官廳搜檢。得或勒其賄金。或竟攜去。復由商人又轉賣之。如南滿道上。各日本式之旅社。多視此爲大宗買賣也。

但馬賊亦有時賺人者。如辛亥之後。革命迭起。初馬賊尙不知黨人之爲何物。大多遠之。少久而覺。黨人可以爲彼之利用品。於是日漸親近。比時黨人見彼親近。正可利用。遂亦與之聯絡。庸知正墮其術中。彼所利用黨人者。首在名義。可冠黨人之頭銜。仍如

其馬賊之行動脫失敗後則以國事犯資格遁入租界或國境之外可無引渡之虞次則可用無資本槍械爲黨人所供給者再則可以坐食溫飽亦不作生活之計也記者曩與柏文蔚熊克武熊振鵬何海鳴沈縵雲唐蟒陳英士等奔走關外革命事曾與若輩一再聯絡卒未獲得一次之利益卽槍械亦無珠還璧返之事但各方喧傳關外民軍某日光復某地某日佔領某城實皆紙上談兵毫無影響所有之事皆若輩利用黨人旗號實行綁票也而所得之金名曰爲民軍籌餉真正之黨人又何嘗得其纖毫接濟哉即如跳入官場在軍閥中稱雄之張馮金等若非爲自張勢爲自謀利又何嘗甘心爲國爲政府所用耶金壽山當任巡防營統領時仍令其部下出而綁票戮後家產約八百萬金其他可勿論矣

馬賊之羣言者多以萬數千數計斯乃張大其詞卽以「天邊羊」論爲關外馬賊至大之巨魁而其手亦不逾五百人然而其身望於四方號召亦不滿五千人之多如「天邊羊」者始如此而馬賊中如「天邊羊」之身望近五十年不多見也或問馬賊之嗜好大概嫖賭煙酒乃若輩之普通科得手而後無論其數多寡悉從此中了之金

盡則又作以上諸行動矣。其最怪者惟服飾華麗不倫。記者目睹有衣灰布夾袍以大紅庫緞襯衣裏者。有衣緋色漳緞褲者。雖然華麗足以炫目。第其強盜之招牌亦因是而益顯矣。其食品亦如是糅雜。

馬賊之戰術即如射擊騎馬等技。均是自小而鍛鍊者。其慄悍確非關內人所可與敵。而舍以上兩種之外。其對於地形精熟至極。雖不似正式軍旅有地圖指迷。而其最精密之地圖早深刻於腦際。故與大兵抵敵。甚至三五人可擊潰大兵百數十衆者。皆賴地形精熟顯隱之間。可佔最優勝之地位耳。惜其範圍狹小。僅能限於一隅。若異地相處。雖射擊之能手亦難操必勝之拳。故馬賊行劫若無他鄉。精於地形者在其夥中。則不能越出五百里之外。脫使其範圍廣大。更加以軍事知識。直可橫行中國。恐不讓科薩克之騎兵專美也。洪憲時代奉軍入關南戰。記者即料其必然失敗。此不僅軍事上種種南北不能合用之弊。即以地形而論。彼奉軍則如盲人騎瞎馬。不知所之矣。迨後果敗於湘聲勢大減。職是故也。茲因姜俠橫編有紅鬚子二卷。行於世。特拉雜述記者耳聞目睹。以及身歷其境之真相。藉以償我文債一鱗一爪。不足以云周詳。

紅
鬍
子

記者與馬賊

二二

關東馬賊秘聞 **紅鬍子目錄**

首冠

記者與馬賊

塵因

第一卷

齊老疙疸

燕山鐵樓

憐子

民哀

賣花女郎

民哀

白馬張

天亶

孟家三俠

海漚

紅鬍子

目錄

奇盜

海漚

余之馬賊談

海漚

郭老虎與鐵拳大王

病骸

千劫坑

病骸

鐵臂袁六

塵因

一雙假面具

嘯秋

紅娟報仇記

嘯秋

王鬍子暗殺案

嘯秋

六郎婚事談

嘯秋

龜王

嘯秋

關東馬賊軼聞

紅鬍子

譙北 揚塵因評
蛟川 莊病骸批

古董 姜俠魂編

齊老疙疸

燕山鐵樓

以孝立言
其旨正大

齊振邦者。吉林長春人。本富家子。幼孤。母朱氏撫育之。齊嬉戲無度。而性極孝。稍長。好與羣兒鬪。羣兒畏之。如虎狼。每與羣兒鬪。母呵止之。則斂手退。母病。則朝夕事奉。依依膝下。不敢稍離。鄰有程翁者。名教師也。憐齊之孝。而慮其失於教育也。言於齊。母願爲之師。母諾之。遂從程學。技勇十八歲入長春。武庠年逾冠。技益精進。尤善超距登高樓。大廈如履平地。嘗入山。突與虎遇。齊揉升高樹。虎睨之。眈眈逐逐。必欲得齊。而甘心齊。怒躍登虎背。奮拳擊之。虎負痛大吼。而奔墜入澗中。澗深數丈。亂石嶙峋。虎負重傷。遂乘勢斃。之一躍而上。回家告母。母戒之曰。暴虎憑沙。古人所戒。慎勿輕身爲老母憂也。齊雖敬諾。然不能悛也。好結客。江湖俠士。綠林豪客。多出入其家。喜爲鄰里排難解紛。

紅鬍子

齊老疙疸

習真爲之
遂死

痛快痛快

可憐可憐

遇不平事。輒拔刀相向。怒眦欲裂。里有李七者。教徒也。倚外人勢。欺壓良善。爲鄉黨患。衆惡之。而莫敢誰何。李請於俄教士。以宣講。自任俄教士。許之。李遂卽其家。設宣講所。榜其門曰。俄東正教會支會市井。無賴多倚之。爲逋逃藪。未及三月。收徒黨百餘人。俄教士大喜。以李爲能。勝任。拔爲會中職員。蓋教士來華傳教。惟以廣收教徒爲務。至教徒之行徑。則或未之知。卽知之。亦不問也。李旣得俄教士信任。益放縱自恣。如虎傅翼。同里林氏有女曰巧姑。美而慧。李見之。詫爲絕色。欲納之。爲次妻。屢遣媒往。林堅拒之。李率其黨。夜入林家。劫之而去。翌日。林哭述於衆。爲齊所聞。奮然曰。魑魅魍魎。乃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強劫室女。豈謂秦無人耶。卽偕林同至李家。擒李而痛扶之。取慧姑歸。李受此鉅創。爲反噬計。自毀其榜。額泣告俄教士。指齊爲仇。教士且裝點其詞。俄教士立謁華官。謂齊打毀教堂。毆辱教中職員。要求重懲。以維教務。華官唯唯。立派幹差。捕齊。齊卽赴官。自陳。且舉林某及鄰佑爲證。官不能難。惟迫於俄教士之請。不敢爲左袒。齊抗辯不屈。旁觀者亦代抱不平。上堂伸訴。官老羞成怒。斥齊爲恃衆行兇。咆哮公堂。申詳學使者。斥革衣巾。下於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齊之友開會聚議。謀所以救齊者。

始終不忘
一孝字可
敬

正大光明

擬公呈具保有陳化龍者綠林俠士也常出入齊家與齊爲莫逆交對衆曰公等聚訟盈庭遲疑不決所謂公呈者尙不知何時可遞即使投入亦未必有效華官畏教士如虎但知爲外人作馬牛豈復有公理耶此等污吏但當殺却爲民除害耳衆勸止陳與衆約以三日爲期如公呈無效則各行其志以解齊氏之禍會既散陳料衆無能爲先期護送齊母去匿於長白山中三日既過陳卽夤夜入廳署殺廳官負齊而出至長白山中與母相見泣請於母曰兒雖得出然戕官劫獄官府嚴緝已無家可歸兒死不足惜惟老母以兒故流離至此兒罪大矣母慨然曰事已至此安之可也惟陳義士親入虎穴救汝出陷恩重如山此後當誓同生死勿相負也陳大喜偕其渠魁十人與齊結爲兄弟齊最幼號爲老疙疸（如青幫之老窩子）奉爲首領悉聽約束齊戒其衆曰吾輩雖棲身綠林特爲避禍計非樂於爲盜也當劫富濟貧抑強扶弱爲同輩增光切勿妄行殺戮恃衆濫劫而尤以奸淫爲戒有犯者當與衆共戮之衆唯唯聽命遂議以長白山之老林爲根據地斬除荆棘營建居室分部而居齊則指揮部衆分途外出出沒於松花江上下不甚劫行旅惟遇俄商之挾重資者則必無倖華商之販運俄貨者亦

語寫關
外馬賊入
木三分矣

盜賊而本
愛國心將
一般食肥
食錦者羞
矣

多。被。劫。掠。其。行。劫。之。法。以。十。人。為。一。組。分。道。揚。鏢。而。指。定。一。處。為。通。信。機。關。偵。知。某。商。運。資。將。至。則。相。與。聚。謀。或。分。或。合。胥。視。來。人。之。衆。寡。強。弱。以。為。衡。得。資。則。以。一。半。給。上。道。者。一。半。提。充。公。用。無。敢。稍。匿。盜。夥。某。劫。人。室。女。為。齊。所。聞。立。斬。以。徇。衆。皆。懍。然。時。鐵。路。未。通。往。來。貿。遷。者。多。由。陸。運。或。用。騾。車。或。用。駱。駝。挾。資。辦。貨。者。必。以。現。資。老。於。綠。林。者。視。其。車。塵。馬。跡。即。能。知。其。挾。資。之。多。寡。無。或。稍。爽。俄。商。既。屢。被。劫。掠。要。求。華。官。勒。緝。逾。期。不。獲。則。責。華。官。賠。償。且。揚。言。華。官。不。能。保。護。當。由。本。國。派。兵。來。華。自。保。商。旅。齊。聞。之。嘆。曰。我。輩。託。足。綠。林。為。逃。死。計。耳。倘。因。此。釀。成。交。涉。召。起。外。患。致。令。國。家。損。失。主。權。尚。何。面。目。自。立。於。人。世。乃。幡。然。變。計。戒。其。徒。此。後。凡。劫。俄。商。必。在。俄。境。使。俄。人。無。所。藉。口。俄。人。防。之。嚴。則。飾。為。蒙。古。裝。束。或。帶。面。具。偽。為。薩。克。兵。嗣。又。為。俄。人。所。覺。則。偽。充。華。工。為。俄。人。採。木。而。行。劫。如。故。俄。人。亦。無。如。何。也。一。日。偵。知。俄。商。某。將。運。鉅。金。赴。庫。倫。有。所。圖。謀。俄。官。派。兵。護。送。化。龍。以。劫。之。匪。易。而。又。必。欲。得。之。以。為。快。乃。親。赴。俄。境。相。機。佈。置。飲。於。酒。家。為。俄。人。所。識。醉。以。酒。而。縛。之。解。交。哈。爾。濱。俄。領。事。署。齊。聞。之。大。駭。謀。所。以。救。化。龍。者。衆。洵。洵。請。赴。俄。領。署。劫。之。齊。沉。吟。曰。非。計。也。無。論。俄。人。防。護。綦。嚴。劫。之。未。必。

可得即使得手。俄領亦必執爲口實。向華官提出重大交涉。貽累國家。與吾輩素日宗旨大相逕庭。卽陳君亦必非所願。某有一計。使俄領將陳君解交華官。然後要之於途。設計取之事。必有濟。衆曰。此事權在俄領。何可必得。齊曰。是不難。俄領署繙譯。何某者素爲俄領所重。當使人說之。吾友李幼蓮與何素諳。可爲間也。乃延李至。授以密計。李欣然領諾。翌日招何宴飲。酒既酣。李探之曰。聞陳化龍被獲。此後俄商除一大患。可賀也。惟俄領對於此事。不知將若何處置。何笑曰。斃之已耳。李曰。何不解交華官。何曰。此事領事可自了之。何必解送華官。轉多周折。李曰。唯唯。否否。化龍歷劫。俄商不下數十起。俄領屢向華官索償。華官恃無左證。藉詞推諉。今俄兵親獲化龍。正可解交華官。以相詰難。歷次所失。不難照數索償也。何善其言。言於俄領。俄領從之。惟必欲送至吉林。親向將軍（彼時吉林尙未設巡撫）提出交涉。齊探知解送日期。率健者十人。僞爲商賈。與俄領同宿一店。翌晨忽失化龍所在。則已被齊劍負而去。而十人者方晨餐未竟。此外亦毫無形跡。可指俄領無可如何。嗒然而歸。此後俄商之被擾者。益甚於前。惟齊則不甚遠。出奉母以居。暇則種植墾牧。以爲娛樂。行人誤入其境者。且詫爲世外桃源。

不知其為盜藪也。

一螺曰鐵樓先生述此一篇乃深悉馬賊之組者決非向壁之談閉戶之作如齊老疙疸者為盜不奇為盜而行其孝道則奇且為盜而處處愛國則益奇噫草莽之間何常無為善者特為一般狗仗人勢之磕頭蟲挾迫之也夫復何言

憐子

民哀

豈文君之
化身歟抑
隱娘之幻
相歟

眼花撩亂
我亦為之
魂靈兒飛
上半天矣

淮陽士人凌世安游宦關東性梗直好攻訐人短不為長官所喜益佞係無聊迺寄情山水以自放一日薄暮過酒家見當釺女衣夾羅衣繫錦褶裙丰姿嫣然凌不禁心動徘徊不忍去酒傭見狀微笑揖凌而進曰先生行路口燥盍進少許村釺以解渴乎凌欣然入就座斜睨當釺者則雙頰微紅俯首弄衣角姿態益媚令人難禁凌不覺高聲朗誦曰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女聞聲走避凌神魂愈盪是夕幾為醉臥甕頭之畢吏部踰跟以歸翌日託其同寅某甲作撮合山以五百金易粲者歸從此鴛夢沈酣春深錦帳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凌好夜課女恒執針繡伴讀久之女忽有所悟侃侃謂凌曰君所讀者皆治身心性命之學匪足以救時者曷求富強之

噫小民苦
熬矣

學以成世用。凌肅然曰：不圖纖弱如卿，迺具此匡時志願。今後不敢以尋常女子視卿矣。女遽然若不勝情。女本名江連兒，凌爲易名憐子，伉儷日篤，朋輩都豔稱之。

清河郎以草莽之雄，握虎豹之符，雖區區一督軍，其聲勢無異於昔之強楚暴秦，稱霸一世。凡來此邦作吏者，莫不仰其鼻息。其部下走卒，尤梟驍跋扈，操縱一切。凌世安雖入宦途，而無官場惡習慣。諸凡蠅營狗苟，皆所不屑。爲以故觸孫某忌。孫某者，爲清河郎心腹，牙爪之一，亦喧赫非常。之紅員曾贊入關軍務一戰，而敗。迺復歸依故主，助惡虐。一日忽指令凌赴雙城，勘盜案。雙城固爲鬍匪之淵藪，越貨殺人，事見於白晝。習以爲常。平民若遭盜劫，亦不報官。因政苛吏酷，苟爲盜所騷擾，猶得獲萬一之幸。若報官緝捕，後吏胥均色厲內荏，不敢追捕。羣寇反向事主，百般敲索，則不至宣告破產。不止故盜案鮮有報官者，是次雙城徐紳家被大盜所劫，所失頗鉅。徐與孫有蔦蘿親事，主本不欲告官。孫某知之，勒令世安往勘。表面視之，孫旣勤慎，治公復關心親誼，可謂公私兩全。孰知其欲藉此以排斥眼中釘。明知此案不易辦，僅借是以速凌之亡而已。凌奉命，叢棘礙於上官命令，不得已勉強就道。臨行之夕，置酒別憐子，淒然曰：卿乎，此

微笑不答
大有深意
在也

果糊塗歟
吾恐其未
必也

陡作驚人
之筆足證
胡大非糊
塗也

畢竟是一
個書獃子
嗚呼盜賊
亦愛好人

行恐無生還之望。苟百日不回。毋誤汝青春。少艾。盍琵琶別抱也。可憐子微笑不答。但曰。吉人天相。君無憂焉。翌日凌含悲就道。

雙城附郭。有茅屋三椽。中有賣餅叟。胡大者。年已七十餘。而精神矍鑠。望之若三十許人。筋虬骨暴。相傳其得少林內家宗派。力足敵萬人。然而胡大嘗謂人曰。老矣。無所用。輒喜與小孩子拋磚弄石。每日舍清晨傍晚。作兩次炊餅。外餘則盡消磨於廣場之羣兒隊中。因是人咸以糊塗呼之。胡大亦居之不疑。一日薄暮。有客自西來。胡大忽阻道。謂之曰。客官將進城乎。自東關徐姓家被盜後。夕陽在山。時四關已閉。匪翌日亭午。不能出入。不嫌陋室。今夕下榻我家。如何客察其意。誠欣然。允之。胡大乃引客入室。闔戶燃燈。狀殊慙慙。客觀室內。蕭條景况。微吟老杜朱門白骨之句。胡大忽揚聲大噓曰。客迨奉孫某命來查徐姓案耶。此案為獨臂龍虬方子蓮所為。方羽黨遍關東。客之來也。尾汝者已不下百數十人。苟客今夕入城。則至多延三小時。將為夜臺長眠人矣。客愕然。久之。歧歧曰。余本參苓商。汝言云乎。不解所為。胡勃然曰。咄。假猩猩作態。其惟欺天乎。汝匪名凌世安。素有直聲。汝之得能至斯而畢命者。亦幸賴此平日小名譽。否則早

吾讀之則
爲一般官
吏差死

不若是官匪
不分矣

斷送性命於中途。凌至此色變訥訥不復能語。胡復曰：少安毋躁。徐案不易辦。况徐爲富不仁。咎由自取。汝明日入城。糊塗了事。苟有所遇。汝但弗言。余今與汝小包一歸。途倘有危急。以此包視之可耳。凌唯唯。是日即宿胡大許同臥。繩牀輾側不寐。但聞胡之鼾聲如雷。震天甫明。胡即促凌入城。去凌如胡所教。草草究問。後即忽忽返省。雖有胡所贈之小包。而胡頻囑切勿偷視。但覺沈重異常。不知內裏何物。中心忐忑惶惶如失。雖之兒待離雙城之第二日。與隨從遇於途。蓋凌之初意微服先行。欲將此案澈底清查。以博清正榮譽。而此迎頭痛擊。始所不料者。故隨從方欣欣而來。本官已蹣跚返矣。從者深爲奇異。羣叩所由。凌但曰：歸休歸休。別無他語。隨從亦不敢窮詢。均怏怏以返。是日下午。過獨樹崗。峰巒危峻。一行五人。咸惴惴有戒心。忽聞馬蹄雜沓。自遠方來。俄頃有壯男子三十餘人。跨駿馬。荷毛瑟槍。類似馬弁。又若鬚匪者。將凌兜圍入歧路之森林中。咸怒目獠笑。曰：瘦骨雞那。有如此胆量。捋虎鬚。不致其命。恐朋輩將哂余等懦弱。畏玷汚綠林矣。凌明知胡餅叟之言不謬。若輩諒即所謂獨臂虬龍方子連之羽黨。雖欲逃亦無路。姑以胡所贈之小包試之。乃強振精神拱手以告曰：僕向業參苓。慣

此小包之
中必有驚
人之物讀
者試掩卷
一猜

果然是一
個古董

走關外承蒙大王等青睞惠顧及僕敢不盡我所有以爲衆大王壽惟此行良苦無物
足以爲贖者僅此包中物差能貢獻若大王等不以此蔑蔑汚手卽納之寶囊如何一
盜厲聲曰鼠子具蘇張舌顯係奉命而來乃推諉爲參苓商汝適所言者祇能欺黃口
小兒安能欺吾輩言已卽探懷出勃朗林欲扳機射凌時凌方雙手呈胡大所貽之小
包又一盜向先前發言之盜曰阮小青且慢發槍鼠子既有所貢姑容其延命須臾早
晚送其終也阮小青曰馬千里近來迺學菩薩低眉不開殺戒耶言已大笑聲如梟鳴
令人毛戴左手執槍右手接凌之小包徐展視之曰噫孺子玩弄物鼠子攜之何用顧
右傍一鬚眉班白之盜曰袁大叔盍知此來歷乎凌斜睨之則包中爲鐵連環二環之
四週遍繫鋼鈴形如西遊記所載豹皮大王之風火鈴然袁大見之蹙額曰胡振邦又
多管閒事矣言時以手接鐵連環一反覆凝視忽狂哮曰江家鐵沙手尙在人世乎此
人懷此物定與江家有淵源苟傷之則我儕無遺類矣羣盜噪然曰莫非方大哥常言
之江家老太爺否袁大曰唯羣盜急滾鞍下騎紛向凌馬前請罪并將鐵連環慎重包
裹以璧於凌袁大且殷殷曰若遇江家三師叔乞道袁家小大無恙今日衆弟兄無禮

此在人
意中然
吾料為
凌世
安之大
幸也

不細詰
問尤妙

豎子何
知竟敢
以阿耶
堵物作
勢

有犯尊駕萬望尊駕弗介於懷為荷斯時林中忽有警笛聲羣盜呼嘯應之紛紛超乘越林如鳥獸散凌如死囚被赦喟然曰今後方知世路顛危甚於蜀道此行無斯鐵連環恐已為若輩彈丸洞穿肺腑矣

凌既歸省垣上官責以輕視公事登白簡凌亦自知生無媚骨不合在此齷齪場中討生活遂翩然返故鄉惟胡大所贈之鐵連環什襲珍藏奉為至寶途中之事既未詳告憐子憐子亦不細詰同返淮揚殊不知凌本有大婦貌奇醜而性奇妬憐子入門見嫉不堪凌虐凌雖多方庇護終難免一暴十寒憐子淒然曰妾本仰望終身於凌第今若此詎能諧百首雙星之願乎迺摒擋一切別凌北去凌雖百般哀留憐不少動凌知不能尼其行涕泣曰念年餘香火情姑屈三日留可乎憐首肯而此三日中凌則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山峰華嶽低憐子亦悲不能已或有悛凌曰渠既受五百金之身價何不招其親人來與之嚴重交涉凌曰既好在前何必惡之於後彼之去焉緣因吾婦不賢迫之以去五百金何地不耗藉此區區之款大動干戈殊不值得大丈夫烏可與一婦人計較所難堪者今後孤燈照影夜課無人伴耳聞者莫不謂凌寬宏大度非常人

我亦急欲聞之

所。能。及。臨。別。之。晨。送。親。凌。至。徐。州。車。站。途。間。憐。子。忽。謂。凌。曰。君。以。妾。爲。何。如。人。君。亦。欲。知。妾。之。秘。史。乎。凌。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憐。子。遂。詳。舉。以。告。一。關。東。鬚。匪。之。前。輩。江。春。海。者。憐。子。之。父。也。昔。年。張。錫。鑾。爲。東。撫。時。利。用。反。間。計。遠。交。近。攻。或。誘。之。以。利。或。餌。之。以。名。草。莽。之。夫。鮮。不。爲。其。所。動。於。是。驟。驍。者。漸。次。入。彀。江。春。海。本。爲。關。東。十。弟。兄。之。一。平。素。互。相。扶。援。以。抗。官。軍。至。是。勢。日。益。寡。乃。廢。然。改。訐。假。言。越。山。受。傷。死。矣。其。實。隱。居。市。廛。設。酒。肆。以。博。微。利。憐。子。者。爲。當。年。行。刼。某。村。落。擄。得。之。鄉。人。家。女。兒。時。江。妻。新。產。未。育。正。深。悲。悼。得。此。女。孩。聊。以。自。慰。撫。之。如。己。出。時。憐。子。僅。五。歲。無。何。江。妻。臨。盆。舉。一。雄。遂。漸。惡。憐。子。待。之。如。婢。傭。憐。亦。安。之。憐。別。無。所。好。惟。見。春。海。有。時。溫。習。拳。術。時。憐。必。悉。心。練。習。春。海。好。身。手。正。愁。後。繼。無。人。覘。憐。之。好。武。喜。甚。遂。一。一。受。之。春。海。有。生。死。交。胡。振。邦。之。子。一。鳴。者。年。與。憐。相。若。遂。訂。婚。焉。詎。聯。姻。未。久。一。鳴。忽。不。知。去。向。振。邦。初。猶。四。出。招。尋。久。之。無。耗。傳。爲。仇。家。所。害。屬。春。海。將。憐。子。別。嫁。於。是。春。海。將。憐。子。鬻。於。凌。世。安。當。凌。世。安。奉。命。赴。雙。城。時。憐。子。已。先。得。綠。林。密。報。暗。爲。布。置。所。以。孤。樹。崗。一。役。凌。得。保。首。領。皆。憐。之。力。也。鐵。連。環。者。江。春。海。壯。年。之。標。幟。凡。鏢。客。同。道。皆。能。辨。認。苟。有。犯。之。

婦人見此大抵如此不如是不足以成奇女子矣

臨別微笑不答蓋早有成竹在胸也

收筆極佳
大有手揮
五絃目送
飛鴻之概

者則有性命之虞。震懾一世尊嚴。不啻乎軍令。而其假託傷亡之後。曾有其徒假以欺他盜而受辱者。春海聞之。私往取辱其者之首級。於是餘盜仍畏此鐵連環如虎。不敢少犯焉。憐子所以全凌之性命。一因其時身屬凌。無去志。再者凌小有政聲。播遐邇。綠林素重信直。故胡振邦亦樂爲之助。且藉以報五百金之恩。惠以備今日之去地也。憐子言至此。已抵車站。卽握凌手曰。從此天涯南北。兩地分心。君家足以溫飽。請其有以善其後也。言已登車去。一瞥間已如流水行雲。不之見矣。凌目送車塵。木立良久。鬚猶在獨樹崗。遇盜時也。

塵因曰。官不如盜。此說洵非逾分。蓋盜雖橫劫人財。然對於同儕。尙知守義。試觀孫某之調侃。凌世安胡振邦袁大等之對於江春海。卽可爲之裁判。風塵莽莽之間。若足鞞手版之大吏。對此等赤眉紅髯之豪客。未知可自慚形穢否。

憐子以終身托凌。世安能於凌處至險之境。不動聲色。卒保全其身命。而凌世安獨不能於河東獅子項下保護一救命之可兒。此凌之多情。而不免寡義。然則凌亦因沾得仕途之臭味。而致乎斯。亦凌世安白圭之玷。

賣花女郎

民哀

錦州鉅商李經澍家資富有好客輕財四方無業之人聞名來歸經澍莫不酌量資助使償所欲去一時有小孟嘗之稱無何中州趙鶴卿藉金錢魔力來知縣事稔李之多財焉下車之助卽假冬賑爲由指捐鉅款李慨然如數予之趙覘其可欺自後一再勒索李不勝其擾一年之內供應八九次家道因之中落翌年元旦李方盛筵邀客共慶良辰實則其處境已匪往常可比外強中乾幾乎羅掘度日矣所以復若是供張者良因體面攸關不得不維持平素好客聲譽以酬里黨也是日客之來者不下四五十人中有新客魯人三係李之內兄王某介紹者云業皮貨爲同胞手足長曰汪龍超仲曰汪鳳翔季曰汪麟書李本磊落亢爽汪氏昆仲亦饒有俠氣因而一見如故歡然入席正縱談際忽有警士五六人突然而入闖者力阻不能趨至客廳大聲曰奉省垣密電緝捕大盜王三頃有眼線報告云在爾家窩藏特來搜捉經澍挺身出曰今日余爲東道主凡座上諸客均余知己交若爲親若爲友平素咸安分守已無不法行者請歸告上官恐眼線所云有誤警士咸曰咄李經澍胆敢拒捕省垣密電本官公事誰敢玩怠

想又是官吏作祟矣

未必不是
如此

挺身自獻
豪氣逼人

讀其幾語
小孟嘗之
頭銜不虛
歎矣

眼線爲上官派遣來此精明強幹烏有誤報者錦城居戶三萬餘不日他人家而獨指爾家豈眼線與汝有嫌隙而欲有意誣陷耶速退容吾等按圖捕人則爾尙可望瓦全否則汝與王三同黨亦當同捕伏法李憤極不能答良久但曰豈有此理四字而已汪龍超忽推座以起越衆而前謂警士曰若輩亦知余爲何如人余卽大盜王三也請速偕余官裏去毋在此曉曉累人家不能終席警士愕然相顧耳語又久反指汪爲有意嬉耍不卽捕汪龍超笑曰吾輩作事光明素不累人者夫大盜是何等人盜案是何等案豈有何人打誑語哉况吾何人若輩何人吾值得與汝等嬉耍速同去毋多言警士無已偕汪去李跌足曰吾累友朋矣何以爲人此事必須余親自到官證明真相寧苦余而毋害人爲幸龍超之弟鳳翔麟書忽離席進曰公無焦灼我兄此去決無妨礙區區一彈丸錦城不足抗吾弟兄敵焉今日旣爲公宴客請諸君弗以介懷今當廣續酒令重檢酒籌以盡新年興趣無負主人之盛意也可李聆語知有異亦勉振精神洗盞更酌將就盡歡以散

翌日年初二自晨至暮李欲出探其事爲妻勸止在李之私揣以爲官家必有公事來

恐非討厭
必別有所
圖也

妙人妙語
豈婢媼輩
所得而解
者

若是兵警
何異盜賊
耶

捕已者孰知杳然無事小年朝之亭午忽有一賣花女郎踵門售花時李一家雖在新
年然因斯事所擾終覺徧促不安烏有心緒購置鮮花插供惟女郎殊討人厭揮之不
去強欲入內並云欲見爾家主母定有一注好賣買也閤人無已遂聽其入女郎含笑
至內庭求李婦購其茉莉花球一事婢媼輩咸謂主母無需此女郎曰莫謂此是無用
物或竟大有用者李婦聞言心動急如其值購之女郎點頭曰夫人與小女子有緣請
夫人盡購此筐中物庶小女子脫身無累可乎婢媼輩咸怒其無厭李婦舉目視女郎
面見其秀目粉膚眉宇間燦然有英氣不類仰此糊口者更有所悟復如數納之女郎
乃盡出筐中諸花朵置之桌上納錢於懷向夫人檢裯曰謝夫人賜明日當來大賀言
已忽忽去薄暮經澍忽得友人密函謂元旦投身官署之汪超龍雖非大盜王三實一
不逞之徒已由司法科詰詢得實與趙縣長密商辦法呈報省會將宣布罪狀判處死
刑矣聞在君家被捕盍早自爲計經澍得訊措手無策祇內疚曰好客所累奈何奈何
李婦聞之益焦灼流涕入晚兵警圍李宅非但捕李去且開箱倒籠明爲檢查證據其
實將李所存細軟諸物悉數搜刮盡淨乃去婢媼僕役亦皆挾所有四散禍生不測竟

其所止處
蓋在森林
草莽之間
也
路人何辜
而往來不
能自由行
動者

至破家。李有子女各一年均在十齡之內。繼而第宅又爲官發封。母子三人露宿於市。鄰里鄉黨多不知李究犯何罪。不敢招接。懼株連也。李婦惟撫兒女號哭。聞者莫不酸鼻。夜半忽有車聲自隔巷來。至李宅門前。御者停鞭不進。復下車厲聲謂李婦曰：汝夫窩藏過激黨首領罪及妻孥。頃奉官廳命來追捕。汝母子三人速上車。隨余去。李婦暗忖。又久曰：於其餓孳於途。曷若入囹圄。晤夫一面。全家仍可團聚。死生相共一處也。於是毅然挈子女登車。車式如京津通行之驟車。然而前障以黑油布。卽日間乘之亦闇無光線。何況在此深夜間。李婦泣曰：斯眞人世間之黑暗地獄焉。御者於車外應聲曰：今日日間早有人知會汝。明晨有大禍至汝輩。自不省悟。所不料者。當晚卽出事耳。李婦聞言茫然不知所云。御者徐理絲韁向東駛去。斯時憐憐得得之車馬聲與嗚嗚咽咽之啼泣聲相酬唱。直至東方發白。此車猶未停輪。李婦狐疑莫釋。欲推帘布却又未敢。或人見此車於清晨八時許出東關。疾馳去不知所止。

初四之夕。錦城士民方興高采。祀財神。獻俎豆。以求一年多福。忽闔城官吏軍警全體出防。四街曉諭云：無論何等人不准往來自由行走。若違抗者格殺弗論。此係與敵。

恐此次未必是常事也

彼上類也何亦
同憤憤何
管睡在夢
中吾以爲
責之不屑
貴也

人開戰時之戒嚴命令際此萬象迎新早春歲首之際行之莫不驚訝交集議爲怪事有執役於縣署者言是日下午一時許縣長趙鶴卿方與其幕府中人圍坐作菓子戲忽有一小婢捧茶來趙自負風流跌宕每於幕中人彈碁永晝比有垂髻小婢執巾拂侍立於側則此婢之來也固爲常事趙飲茶訖意謂婢猶鵲侍於後順手以空盃與之詎料婢已去盃墜地作聲室中人均受小驚恐而碎盃之下乃現一書趙拾展之書謂趙貪墨昏庸任意誣良李經澍本安分良民安得指爲窩藏盜匪三日中當取汝首級云云趙閱之色變急集護從往商同城之上級軍官某錦城本有奉軍一旅駐防於斯在趙初意欲仰賴其兵力先處決已獲之汪李二人再捕羽黨殊不知某軍官於歲盡之日已奉省垣督軍令因軍務會議晉省未返一切政權悉委其參謀馬小齋代行而同時馬小齋亦得此莫明由來之簡帖述趙貪墨事將於三日內致其性命并責上官之憤憤如在夢中任用此等豺狼成性之衣冠禽獸來戕賊吾民苟若再助虐將并上官宣告死刑趙既謁馬彼此錯愕乃召集錦城所有官吏會商最後頒此嚴厲之令此語既經斯人陳述道路相傳不逾時闔城皆知其事莫不曰趙鶴卿誠哉貪墨罪在不

有口皆碑
趙鶴卿適
得其反

燒死者奈
何

恐未必無
冤屈者

赦馬小齋助其淫威恐亦不免所慮者玉石俱焚奈何翌晨官廳忽有發出通告禁止謠言不承有此簡帖事蓋以遮飾之也趙馬方以爲官衙秘密平民無從探悉孰知已戶談巷議無人不知不得不息謠布告以維官廳威望一面擬於正午處決汪李詎知已午之交忽報獄中失火趙心知有異急會同軍警到場彈壓行至中途又得全監罪犯乘火脫逃消息趙大恐曰殆矣而斯時汪李早已蹤跡杳如鐵壁銅垣之監獄等於五樓十閣之阿房何況錦城火政腐敗施救素不得法致橫亘六七畝之瓦房盡成焦土此中囚徒悍者走避弱者則同歸於燼烏煙障大焦屍遍地誠令人不忍屬目趙草草檢視匆匆返署一面申報長官自請處分一面再備文通知馬小齋請其協緝越獄諸犯詰朝四方獲得罪犯若干名惟獨不見汪李二人趙方自慰於衷意謂布置嚴密不患不得孰知汪李不得而此怪異之簡帖則又發見於愛姬玉梅之妝盒內語氣一如前函惟末行多「第二次警告」五字又逾日清晨趙甫起身盥漱忽見奇怪之函再見於梳洗檯上中書斗大死字一「第三次警告」小字五趙見之色變面無人色正納悶憂灼間忽馬小齋命人來關會云已由妥實眼線報告汪李三要犯現在西門

吾更其語
意曰今後
莫民毒也

雖曰如是
而若儻未
必能因之
警惕也

紅鬃子 賣花女郎

二〇

雙夫街三七號屋中已領兵往捕矣。招趙速去。趙聞語大喜曰：今後莫余毒也。乃亟更衣乘軒往。

三七號屋爲某宦之家。祠相傳中有狐崇。故向無居人。是日忽有兵士一中隊圍之。鄰人亦莫知其故而此軍隊雖包圍此祠。咸鶴立有所待。不卽入內。有頃縣長至矣。見兵士不入內。疑而詢問。中有一形似長者對曰：馬大人祇有圍繞之令。未有入捕搜人之令。故須俟大人至也。趙勃然曰：余已到此。可以入矣。迺令同來之警士往叩大門。久久不闢。趙怒令將大門斫去。斯時趙已出轎立祠前。指揮兵警劈門。詎斧纔着門。破一穴。穴內砰然一聲。一彈飛出。正中趙喉。隨從大呼曰：縣長中彈矣。時兵士等已紛紛退走。不敢復犯此古屋。而此古屋中驟發巨聲。係極猛烈之炸藥爆裂。瓦飛牆倒。沙走塵揚。距離較遠者幸保無恙。近者傷及頭面手足者有之。收斂腹裂胸者亦有之。趙鶴鼎之屍身亦敗碎不全矣。聞者莫不欣然色善。私相告曰：酷吏收場如是如是。錦城自經此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擾攘不安者久久。兩年以後始漸復原狀。如此驚天動地之大案。則已不了了之一日。旭日乍升。曉風淡盪。中有高呼賣花聲者。或人見

一。雲鬢女子自言。汪氏婦家貧。業賣花者。殊不知其拿雲捉月手段。正不讓當年荆叢也。

塵因曰。好義遭劫。古今常事。非善因而不得善報。乃造化弄人。愈使世道不平。愈可繪若儔。貪墨者之么魔醜相也。獨羨賣花女郎。不僅是巾幗中特色。亦是綠林中之英雌。李經澍之婦。則不及汪龍超之有婦矣。

●白馬張

天寶

滿清光緒末葉。莘莘學子。自三島歸者。莫不主張革命。以致文字冤獄。時有所聞。黨禍株連。誠不讓明末。幾復東林之慘酷。而鄒容沈燾二案。則爲尤著者也。吾鄉有桑梓琴者。若祖若父。均業醫。里閭有桑神仙之稱。梓琴生而歧嶷。少長孔武。有力輒喜與人角鬪。年未舞象。好與里中無賴相徵逐。而天性慷慨。濟貧周急之事。勇爲之。因是壯夫亦供其奔走。父母屢勸之。不聽。十六歲入縣立某高小。讀書聰穎。過常兒。每試輒冠。其曹教員宋子畏。亦有心人也。平日頗垂青於桑。一日酒酣。謂其友曰。桑家郎。年未弱冠。而心雄萬夫。默覘其舉止行動。饒有燕邯游俠之概。將來控馬中原。奠定河漢之諸賢。

因能勇於
濟貧周急
故一可壯
夫多可供
奔走也

席上此子必居其一。惟所交者無一善類。流痞土豪大抵色厲內荏。蠅營狗苟之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旦失足。其禍亦有不忍言者。語聞於桑。粲然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其惟宋先生乎。桓温有言。大丈夫生當亂世。苟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成王敗寇。皆不失爲英雄。區區身外微名。烏足以介乃公懷抱耶。自是以後。桑鋒銑漸露。所爲詩文。比多拔劍張弩之句。腐儒見之。輒爲咋舌。越三年。以最優等卒業。其父遍託親朋。薦爲某鄉初等小學教授。所以磨泯其血氣之勇也。殊不知千里駒。終不伏櫪。去鄉未及一學期。與當地富商馮仲華結生死交。密向其貸千金爲求學資。至東瀛入大森體育團。五年後始歸故里。力愈強。體益健。惟外表迥非往日。暴勇鬪狠。可比焉。無論與何種人交接。一種和藹可親之狀態。雖盛怒者亦爲之氣平。親朋詫爲奇事。迷信者則爲桑氏祖宗有德。故梓琴迺有若是涵養。安知孫思邈所謂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圓而行欲方。梓琴學養有得彼之所以待人接物。以和氣爲主者。蓋卽胆大心小。行方志圓之微意。然而里中諸無賴。當梓琴未出洋時。若輩固倚之若長城。凡有所需。悉仰賴之。及其學成歸來。方欣然相告曰。桑家子歸矣。意謂仍可以衣食託之初。不料其一變

此數言可
爲處世人
之藥石

天欲福人
必先加以
磨折信然

嗚呼友道
不堪問
矣

若。是。夫。子。非。有。〔女。子。小。人。爲。難。養。〕。之。歎。乎。近。之。不。遜。遠。之。則。怨。梓。琴。僅。就。一。方。韜。光。自。隱。着。想。而。不。知。取。怨。之。道。卽。基。乎。此。當。海。上。蘇。報。案。發。生。忽。有。人。告。密。於。邑。令。指。梓。琴。爲。革。黨。指。彼。與。鄒。威。丹。往。來。之。函。件。爲。鐵。證。急。功。好。利。之。官。紳。莫。不。窮。搜。密。索。將。興。大。獄。以。邀。爵。賞。時。長。白。端。午。橋。督。蘇。又。爲。好。事。者。流。事。發。梓。琴。不。及。避。逮。捕。入。獄。友。朋。莫。不。爲。桑。性。命。危。幸。邑。宰。方。某。好。好。先。生。蒞。任。四。五。年。雖。未。必。一。清。如。水。而。有。雅。吏。名。蓋。公。餘。必。與。地。方。良。宿。碩。彥。相。酬。唱。無。人。不。知。方。公。祖。能。詩。者。故。於。此。案。多。所。掩。護。卽。桑。梓。琴。當。躬。逢。對。簿。時。亦。立。言。得。體。始。終。未。株。連。第。二。人。讞。定。發。黑。龍。江。披。甲。爲。奴。事。後。稔。知。告。密。者。爲。總。角。交。邵。青。雲。之。執。筆。同。學。宗。文。且。之。遞。函。宗。與。梓。琴。爲。表。兄。弟。行。邵。亦。累。代。世。交。惟。家。道。皆。不。若。桑。之。富。有。當。年。不。特。梓。琴。時。時。周。濟。若。二。人。之。費。用。卽。其。家。中。衣。食。資。梓。琴。父。母。亦。嘗。助。給。人。心。鬼。賊。世。道。險。巖。破。家。傷。身。之。禍。起。於。心。腹。股。肱。之。親。友。爲。他。人。所。始。料。不。及。者。梓。琴。父。母。欲。與。邵。周。爲。難。梓。琴。反。力。阻。曰。事。已。出。此。何。必。與。人。頭。畜。鳴。之。徒。爭。無。謂。之。口。舌。耶。聞。者。賢。之。

關。東。大。盜。白。馬。張。者。文。弱。若。女。子。姿。膚。白。皙。不。類。作。打。家。劫。舍。生。涯。者。每。出。行。劫。必。跨。

銀鞍駿馬一而自稱張老子。因是綠林中咸稱之爲白馬張。白馬張年未三十。羽黨有萬人出沒無常。天矯若游龍。入海天馬行空。官家屢欲捕之。雖懸千金賞。不可得。白馬張鎗法極佳。彈無虛發。尤工拳術。凡吾國舊有槍棒鞭棍諸械。白馬張非但兼能。且無一不工。年祇二十餘。非徒恃猛勇而謀略亦非常人所及。以故關東羣盜多信仰之。苟無若是技能。亦何以服衆人。且維其紀手定規律十三條。凡部下有犯戒律者。初則勸之以忠言。繼則謫降其等級。三次不聽。則殺無赦。所定之律錄如下。

(一) 凡遇孤客婦女。或老叟幼童。不准開差。違者責棍五十。(開差者鬍匪行劫之隱語)

(二) 凡遇官吏經過本山主區域。不問其清廉貪墨。須奮勇直前。苟若人少有政聲者。留半給之。貪墨者盡沒其囊橐。苟有徇情縱容者。流西伯利亞。

(三) 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對面不相識。本山主有鑒於斯。故特頒發一種飛馬牌。香菸。苟見彼人吸此種烟者。不啻卽表示本山之標幟。須彼此互相援助。違者斬立決。

強盜亦有
法律宜乎
與衆不同

(四) 凡屬本山支派。以義憤爲重。不必溢露於面。苟在內地。成羣聚黨者。責棍二十。

(五) 關東毗連他國境界。若遇非中國人。任憑有幾何財帛。不特不能開差。抑且暗中妥爲保護。庶免惹起無爲之外交。

(六) 凡情願入本山爲么者。須由本山二十人以上之介紹。并須躬自認定某人爲老師。然後舉行謁師禮。手續完備後。經其師出切實保證。方可入山。(么者。鬍匪中最小之稱。詳見後階級表)

(七) 凡各地同志爲鷹爪所攫。如有隙乘。須出全力援救。一旦罹凶。則將反對宣告死刑。

(八) 凡本山同志有洩漏秘密者。殺無赦。

(九) 凡抽籤得爲宣告他人死刑之實行員。雖骨肉至親。不能寬貸。若臨事退縮。或徇私縱放。則實行員殺無赦。

(十) 凡開差時。奸淫婦女。或非公搜刮。及私納不報公帳者。殺無赦。

(十一) 凡因荒怠誤公有礙全局者殺無赦。

(十二) 凡開差一次得來之財帛無論多寡均以九成開拆二成歸公一成給與眼線四成公攤一成特獎是次出力人員一成撫卹本山歷年傷亡弟兄子侄之家屬。

(十三) 凡入本山爲么者舍正當經紀可以兼爲外其餘醫卜星相等空心飯皆不許兼爲因此種營業容易敗事而最注重者不能爲官若已入本山團體而又爲官者殺無赦。

附階級表

總司令一人。白馬張掌管全山一切軍民等事。看家老二四十人。管理全山財政之收支。訪賢老三二十人。參贊一切行軍事務。江湖老四二百人。管理本山與他處交際及與外人等交涉等事務。紅旗老五五百人。司理全山行刑事務。巡風老六無定額。專司偵緝爲全山之耳目。助手老七無定額。專司操練槍械指點柔術以灌輸軍事智識。斯文老八無定額。專司全山筆札并定教授。

期間庶本山各人皆具一種普通學問。老么亦名老九無定額（凡初入本山者皆爲老么。自後由總司令量材遷擢及有功拔升惟老二老五非資望素深萬分可靠者不能爲老五尤甚）

惟是英雄
始受若輩
之忌

上所述者皆爲白馬張之韜略雖草莽之雄終不免失之粗魯然井井有條一絲不亂。揆之往古苟劉亦不過若是白馬張尤喜作不平事凡平民受土豪之欺凌若爲張所聞土豪必無安逸因是張名益燥幾乎婦豎咸知惟張之出處無人得知僅聞其自言山東臨淄產係纂虞初新志之張山來後人究否渺不可考其年日壯而不言娶妻或人有以室家請者張輒亂以他語當時關東三張一東督張錫鑾一投効之鬚匪張竺林一卽白馬張也然三者之中白馬張之名譽最佳惟稍有身家或曾一行作吏者莫不銜之刺骨畏之如蠟以故外省人不能知其詳也

我當述郎當就道之桑梓琴矣以文弱書生災遭無妄雖幸得保首領然風露侵肌馳驅沙漠久居金粉六朝之子來此沙漠嚴寒之地其苦亦有不忍言者解差二朱貴沈福朱忠厚人時時爲梓琴作辯護士沈則老於此道在途常與怨讎有時心發暴躁竟

若是施威
宜乎招辱

視桑如畜類呼叱之不計甚且加以鞭撻也梓琴力足以斃沈既思身罹法網致遭惡
僇辱苟再殺之罪上加罪是匹夫所爲耳姑逆來順受徐圖報復一日至長辛店打尖
有臨街背溪之酒肆一梓琴等入焉坐未暖席沈已狂哮飯菜來其狀若瘋犬鄰座有
紫衣人眇一目聞聲斜睨沈昂首微哂頗似鄙夷其咆哮無因者沈瞥見之怒目視眇
者喃喃曰咄若人敢干涉乃公事亦知鐵臂膊沈福之譽乎梓琴急掩其口恐紫衣人
非善相與者况身在客間和氣爲先何必與人爭執殊不知紫衣人已有聞沈語粲然
出店去桑以目視朱明知怨已伏矣恐即時難作沈猶不以爲意飯後就道桑梓琴蹙
然引適纔之事爲隱憂沈笑爲胆怯絕不介意行未一程忽有無數馬蹄聲自後來梓
琴回視之見有彪形大漢二十餘人跨駿馬持刀叉間有荷俄國式之馬槍者梓琴自
忖曰殆矣此時之沈福亦頓露驚怖色朱貴則已身顛齒戰無人色矣而道傍森林中
忽盎然一聲有箭射來幸梓琴眼明手快急微側其身而起右手接之接箭後折爲二
擲於地方提防森林中有無槍彈繼至而後來之大漢已越彼三人而過梓琴意謂必
動手用武安知大漢等並未注意及彼三人馬蹄雜沓穿林去矣卽森林中亦無動靜

以解差而
隨犯者奔
命妙極

應該如此

恐不必勞
神

梓琴乃曰：盍速行，遲則恐遭毒手。沈朱急隨梓琴前奔。是日薄暮，投宿不敢越夜。站恐受人暗算，也翌日就道。自晨至午，無變動。沈頓忘隔宿之苦，又大言不慚，且曰：桑公子有驚人絕技，我亦略明拳棒，前途不足慮也。梓琴厲聲曰：沈福何若是之粗魯乎！前途……言未已，忽有一彈丸自沈之左方來，梓琴瞥見，卽曰：速伏！安知己不及彈丸中。沈左臂灼然有聲，裂衣入膚，血流如注。沈頻灑手呼痛，梓琴急裂衣角爲沈紮傷口。且曰：無妨，至宿夜時自能爲汝醫治之。余作此語，未竟身後，忽有人曰：鐵臂膊何乃如是不經用？桑曰：如何？長辛店酒家妄語。今日受累矣！少焉跨一白耳黑衛之人，越彼三人前，其行捷如飛，隼恍惚間若隔座之眇目紫衣人，於是沈福驕矜之氣爲之大殺，并不敢再輕視梓琴。裏瘡再進，是夕投止於紅花集紅花集通濱江大道，人煙雖不稠密，而市廛頗繁，盛桑等所宿之逆旅。榜曰：悅來。及其入也，東廂先有一客在，黑面虬髯，語音似楚人。梓桑見之，似曾相識，苦不能道名姓。招沈朱二人止宿於對面屋中。彼虬髯客忽大呼：速治酒饌，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雞黍牛酒多多益善。店主曰：此物宜善藏，露虞有失。客曰：此累人物，余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可耳。余足跡遍天下，從

怪極

未遇豪客。豈叢爾紅花集。轉爲萑苻之藪乎。有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鬚如蝟刺。頗不利於吞吐。客探懷出鈎二鈎。髯作八字形。懸於兩耳。踞案連酌。數巨觥。無酒意而下。酒物已盡。罄無餘。見其拍案呼店。使曰。余之代步。何在。速牽來。店使乃牽其代足。亦一黑衛白耳。與路間所見者異。同虬髯客。傾壺中於漈於瓦盆。親持之。庭下以飲。黑衛斯時。梓琴已有所悟。徐步負手至戶外。適客昂首視。桑視線接觸。見其虬髯露齒。門牙缺一角。以金鑲之。桑不禁失聲曰。呀……客曰。南中小子。不慣走北道。如此輕寒。豈已不勝耶。時衛已盡。盆中酒客呼店。使收拾案上殘肴。竟天已昏黑。客房中本燃巨蠟。次時滅燭。闔戶不一刻。履聲在戶外矣。梓琴怏怏入。欲與沈朱有所言。而竟不敢言。朱貴曰。相公夜膳具矣。飯已冰冷。盍令更換之耶。梓琴不語。戶外忽有衛嘯聲。梓琴初以爲東廂客之飲酒。衛也。繼復聲相斷續。嗚嗚不已。似有二者適店。使持燈來。梓琴詢之曰。彼東廂客之代步。迨爲酒醉。嗚乎。店使曰。非也。敝東返家。亦有黑衛與客騎。等同類。相見若人之酬酢。故互鳴不已焉。梓琴問語。又步出戶外。視之。店使在後。遙曰。客官弗忙。敝東已將已騎繫之別處矣。梓琴自燈光中視彼店主。雖面目模糊。不能清晰。而赫然

如此說來

明日必有
好戲看

我以爲還
死遲矣

觸目者則其衣之顏色固卽長辛店所見之隔座紫衣人也。

翌日亭午沈福朱貴醒遍索梓琴不得於是大噪走失叛犯矣。合店之人咸來問訊。惟東廂之虬髯客早晨卽去繼之來住宿者爲一妙年女郎。雖柔聲嬌娜而眉宇間有殺氣。望而知非善相與者。斯時之朱貴情極欲自縊號哭曰欲歸不能前進徒然走失叛犯遲早受譴不如死於此間爲愈也。沈福則跳躍如饑狼竟將擇人而噬之狀連呼傳該管地保汛弁斯時店主亦遲遲來視沈一見卽指其爲歹人且指其爲縱放叛犯之罪魁。越衆撲之。店主入忽側身避以左手握沈福腰。沈卽殭立不能動。店主曰此間孰不知予獨眼龍。余壽之爲忠厚人乎。鼠子何人敢誣良爲縱放叛犯者。朱貴見勢不佳長跪於余前曰丈旣爲仁厚長者夥件無狀直言冒犯現在匪特求丈原宥。憑望指點迷津。或可追得叛犯焉。余笑曰長辛店酒肆中此儉何等氣燄。今何以不施展其鐵臂膊之能耶。朱知余心動跪地磕頭如搗泥。旁觀者咸爲不忍。余長歎曰塵緣未了。不圖洗手後復有今日之糾纏哉。且言且將中食兩指點沈之肩窩。沈頓時額汗如珠。極聲呼痛。朱見其能言也卽呼之速跪畧道所經欲求丈援手。或可捕得逸犯者。至是

非鐵臂直
鐵膝矣

何必自尋
煩惱我不
以爲然也

紅鬃子 白馬張

三二

沈亦無言屈膝低首跪余壽前哀求其出一臂力余忽出菸授朱沈二人咨且以言曰此間能人雖不乏然大半爲吾輩兄弟行凡有所舉動莫不通知在前從無獨斷獨行者何處外人敢在此捋虎鬚耶汝輩毋心急容徐圖之沈朱見其允也乃相將起立余壽忽謂繼虬髯而來住東廂之女子曰莫非三點會中之歐陽春生乎昨見北江舊部二十餘人隨帶火器馳驅附近道路上此事恐定是渠爲者也彼女子忽曰余壽之見誤矣北江向無義氣平素相交肝胆苟稍有難乞之援助尙觀望不前豈肯行此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事乎據儂所見前次歐陽春生盛傳其將出關游歷恐此事定係歐陽所爲者余壽頷首不語店使進曰三姑娘未來之先此房本有一客在客自云湖北產生平足跡遍天下廣頤關口頰長而多髯三姑娘笑曰如何歐陽春生來矣歐陽勁敵非告知首領不可儂當星馳往報爾可謂若二人追跡焉朱貴曰視沈福蓋聆彼等言亦明知非善類然騎虎勢成姑安之所謂三姑娘以玄絹帕裹首背上斜懸鐵彈弓一跨棗騮馬攜雁翎刀出店門如飛去沈福見弓默念昨夕左臂受創得無此了頭作怪乎思念及此身顛不能自主余壽忽曰速隨余前進朱等唯唯余壽攜齊棍腰懸

畢竟不凡

流星鎚跨白耳黑衛另備怒馬二令朱沈乘之向東北方馳去然而大海撈針無從捉摸一日復一日已距桑梓琴逸去之日二十日矣是日正行間忽迎面有蹄聲來余壽遙見之卽離鞍侍立道傍沈朱不知就裏亦視余之動作而做之有頃一面如冠玉之少年揚鞭策馬向西南方來余壽私謂朱沈曰此卽關東有名之人物三張中之白馬張也朱沈不解所云唯唯而已余壽俟少年至前長揖馬前白此行事白馬張曰三姑娘頃已告我果真歐陽春生來吾輩何必與之爭閒氣余壽曰此間雖未盡是吾輩範圍然而入國問禁入邦問俗歐陽亦丈夫何以出此盜竊之舉貽責於解役未免過分我將隻身尋渠以論茲事白馬張變色曰余壽敢抗余命乎余壽急鞠躬道不敢白馬張復曰歐陽爲余同道在逃之桑梓琴亦爲余三島酒友之一桑之來也余早有聞本擬俟其將至黑龍江時然後動手初不料爲歐陽半路邀襲所可憾者竟爲歐陽獨賣情面耳爲今計汝引領若二人先至余家余則四出招歐陽來使梓琴復與若二人見面大丈夫人不累人無論如何須爲解役留餘步要知陷人者長官也非解役也大約歐陽亦決從余言余壽聆語始欣欣別張上騎引沈朱向西南去

歐陽春生者。湘之醴陵人。其父爲宿儒。尤精拳術。一時有智多星之稱。春生而多髭及長。尤甚。十七歲。游學東瀛。與桑梓琴爲密友。未幾。被舉爲三點會中之幹事員。即援引梓琴入會。繼學成歸國。梓琴則蟄伏海隅。不問外事。春生則遍歷湖湘。廣結死士。某年爲人告發。官廳逮捕之。亟歐陽即遁跡至香港。與敢死士三十餘人。常出沒於海洋。凡奸商墨吏。遇之者。必無瓦全。想威名震遐邇。後忽又有所圖。去神戶。適白馬張相值於輪船。彼此互道姓氏。遂訂交也。此次梓琴被辱於官吏。歐陽春生初擬救之。於江淮一帶。繼因時日延誤。乃追踪至此。殊不知途間已聞叛犯奔逸之信。春生大駭。默念此必白馬張所爲者。急追索至張許。欲與張索還桑。安知白馬張亦正疑歐陽春生之獨劫桑梓琴焉。

若是而云
友義方始
我心不寒

原來又是
一人

實則劫梓琴者。究爲何人。在閱者固知爲紅花集東廂之怪客。然而怪客究爲何人。讀我書所急欲知者。梓琴幼年曾聘於澄江洪氏。未結髮而洪女夭。雖未結縭。而兩家則已以親禮往來矣。洪女之殤也。梓琴曾往祭奠。內兄北江多髯。身長孔武。有力小時自梯仆下。至於暈蘇。後檢視門牙。去其一角。及長卒業於南菁書院。學養有素。梓琴與洪

我亦急欲
詢問

從未謀面。當其往弔之際。適洪先一日動身赴美。留學故雖相知肝胆。僅不過楮墨上之形容耳。梓琴雖不知洪之狀況。而洪則盡知梓琴之行爲。蓋洪亦廣結死友。投身於秘密社會黨中者。以洪之才而爲此黨中之黨員。自然孚人望。能操縱不一年而被推爲黨魁。長江一帶秘密黨之勢力。幾乎全在其掌中。故梓琴之狀況。全係黨員所報告。所以盡得知也。此次梓琴遭難。洪適在保定。得部下報告。遂追蹤至紅花集。夤夜盜桑去。致白馬張與歐陽春生互疑。獨斷獨行。彼此含憤。晤面甚至一言不合。部下鬨噪。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干戈。然而關東係白馬張之勢力。洪盜梓琴。究隱慝於何處耶。距紅花集十里許。有史家屯者。居戶不及三十家。以獵爲業。屯之西偏有石將軍廟。乃供奉秦皇。苻堅及其謀士王景畧。鄉人不知其爲苻王也。僅呼之爲石將軍。鐵將軍云。係受香火者。天上之鐵石星官。里巷俚談本屬無稽。杜十姨。伍姊。婿之誤會。固不自今日始。一日天甫破曉。忽有騎士四十餘人。先來駐紮。狀似行兵之防堵。支線者中有一人多髯。而身長。操湘音。蓋卽三點會中巨擘歐陽春生也。該廟本無廟祝。任彼等所爲。入廟休憩。不及三分鐘。白馬張亦率二三十人。至狀似相約而來者。初相見。頗爲客氣。

此必桑梓
琴矣

互道仰慕。漸及本題。張責歐陽不應入我土地。不問地主而擅劫人。歐陽則云。汝既劫梓琴。何以隱慝不報。彼此語壯氣厲。竟至拔械相刺。正危急間。忽神像之後。長嘯一聲。令人聞而毛戴。雙方昂首看之。則佛龕之中。踏出二人。先躍出者曰。諸君因余一人。致於反目。罪爲余始。請加刃於余頸。後躍出者曰。令孃稱雄關外。春生霸佔海上。猶憶昔年葫蘆島上。指石爲媒事乎。此來定可討擾一杯喜酒也。兩軍譁然。白馬張大赧。歐陽春生亦低首不語。桑梓琴與洪北江橫縱其間。厥狀若西方美人之舞蹈。蓋白馬張係易釵而弁者。其父張大鯨。昔年爲葫蘆島之著名拳教師。歐陽與洪曾後先問業於張者。大鯨既卒。遺命弱女之終身。委之與愛徒高世傑。高不久亦死。轉託之與姓北江時。歐陽已去東瀛。與桑相識。知桑之中匿。猶虛遂自荐爲媒。以師妹仰望於梓琴。殊不知張女已易服改狀。求學海外。曾與春生一度值輪舶間。春生不識其爲師妹。張女則知其爲師兄也。迨歸國之後。歐陽方悉張女不知何往。梓琴之姻事遂懸擱無了局。洪北江曾三至葫蘆島。從高士傑之寡妻方面探得張女之實。固已早知關東大盜白馬張。卽當年執炊之同學妹也。此次故敢單身出關。以營救梓琴。既見梓琴盜之慝。石將軍

廟中傾談歷年事始知桑已由歐陽春生曾爲其談婚事適雙方來會於是洪乃重申前議爲兩方和解翌日羣會於白馬張之寨中另覓替人至戌所使朱沈不爲難人而此後桑張歐洪之事業若何固在閱者之料想中毋再喋喋焉

塵因曰此篇構造曲折雖奇使人賭之目炫天宜撰是篇未竟時曾語余曰得意之作余初不敢信迨讀竟始嘆服其才大如海筆矯如龍也

孟家三俠

海濱

永平府北部亂峯如笋萬壑紛麻豺虎縱橫狐狸出沒山中居民業獵者以故居多數迴環百餘里獵戶百數十家中有領袖者其人雄武而公正當衆選而長羣獵號令無或違

長者誰乃孟氏兄弟三人長名克武仲克俊三克英性情皆豪邁坦白率真無藻飾尙義氣重然諾以理不平於道路爲己任不避權勢不辭危難濟人之困視爲天職焉不獨爲羣獵戶所依歸鄉隣愈推重之緩急皆賴其援助

一日克武行獵於洪家窪之南坡洪姓者族聚是山頗衆勢故甚盛且多無賴子虎視

解圍濟困
畢竟英雄

陰翳有鬼
氣若使常
人偶臨是

一鄉人往往爲所侮。咸側目克武。是日逐一野豕。馳過洪姓村間。路豕已竄。克武下馬。少憩林薄間。林外多蒿草。高已過人。然去路隅不數武也。武忽聞號泣呼救聲。甚慘厲。克武遂竊窺之。見一少婦。循斜徑披髮狂奔。情甚急切。亂石卓犖。如齧齒。少婦跛蹶其間。不可耐。大受奇窘。一黑衛已逃至山坡。尙驚嘶不已。小童佇哭路側。不知所措。少婦後有追者。年事三十許。頗雄健。而嬉笑謾褻。情狀類癩。武知其將不利於少婦。非劫財也不禁忿火中燒。突從林間躍出。大呼狂且何敢無禮。直自其後扼之。其人撲遂脫。少婦於危其人起。與武鬪。武蹴之與跌者。再知不敵。竄去。武亦旋歸。事後月餘。武村外忽來異方人二。假爲失路。入村問道。狀復出村繞視。一週乃去。武知之。出視二人行已遠。武遂急召村中壯丁。調度一切。囑至夜須嚴防。勿少疎衆。莫解其故。唯武命是聽而已。又遲三日。衆人防守之心亦既稍懈矣。私相謂武過慮。村間素平靜。且山中數十里外。從無盜蹤。今何至忽有意外慮。然平日皆信武不疑者。故亦未敢遽決其無他故。是日武又重申戒嚴。令謂今晚宜格外留意。於是重複遣派佈置。井井有條。纖月初上。四山如瘖。草露正濃。樹風無響。武獨步出宅門。陟村西角礮堡上。北

境直不寒
而慄也

地多盜。各村四角築砲臺以備守禦。名曰碉堡。瞭望四周萬籟俱寂。夜氣浸人不覺。毛戴無何斗柄西移。星光愈大。七星距離亦愈遠。蓋時正七月下旬。秋宵漸長。銀漢東西當已夜半。方欲下碉堡歸。突見村外數十武螢火閃灼。作流星月光下隱隱見草稍蠕動。須臾林間棲鳥啞啞飛起。武知有異。急下堡報知衆人。準備迎敵。乃下行未數步。村後槍聲已一二發。彈出挾奇響。掠屋飛過。直投村前。夜色蒼然。犬聲如豹。幸早備衆皆不驚擾。或攻或應。或守或伏。紀律無少亂。賊衆數十無隙可乘。戰移時。東方曙色微動。賊恐天明不及逃。相率去。村中未損一莖草。皆武之能先見而先備之力也。不然殆矣。蓋武前救少婦所撲之狂人。所喚使來者。其人乃洪姓之無賴子。平時則與匪通。武既創之。料必不甘。必勾結匪徒以期報復。自懲其人。後日日防之前。有異方二人入村。武知其爲晒線來者。（盜切口前探消息者謂之晒線）故料定某日賊必來而出。防守之策也。

兄弟怡怡
宜乎俠矣

克俊克英。謀不及武。勇且過之。性燥急。爲特甚。惟兄弟之間。甚友愛。皆能受武約束。奉命唯謹。武之隣村有大姓某。財雄一鄉。入粟得官。勢燄逼閭里。虎而冠者也。鄉人有接

其鋒者必無幸。惟克俊常折辱之大姓，恨之刺骨而無瑕可指，不能遽誣陷之也。大姓佃欠其租，屢索不能納，佃顧貧甚，非狡者。大姓怒，將挾之送官府究懲之。佃居與克俊隣，佃之夫婦作牛衣之對泣，竟夜不輟。俊隔牆聞之，不知其故，晨起問之。佃告以實，且求俊曰：「此去入獄，必瘦斃。妻子無以生活，二爺（北地尊稱人皆謂之爺）能仗義看顧一二死，且感德。俊聞至此，氣已填胸膺，遂力任救護之責。將爲佃排解之，越兩日，大姓遣其奴來促佃往。俊見其奴稱願偕往，彼奴雖素爲大姓爪牙，然皆知俊弟兄畏且敬之，無敢忤者。以故俊稱偕往，奴極口稱善，不敢少阻。俊與佃既至大姓村，大姓聞俊且來，爲之驚詫，亦不敢謾客。晤之，俊乃出極和靄之態度，爲佃求解脫。大姓雖恨俊，然實畏之，遂佯許寬佃欠租，且緩納。俊辭去，大姓留佃暫供役於其家。（北地佃戶例應服役田主家）佃以爲主人已寬免，當無他慮，詎知辭俊去後，乃遽使人押佃。大姓親送之，當地官府佃無奈，泣涕哀免。大姓了不之顧，如解重囚，行十餘里，大姓馳馬經一大樹下，枝葉濃密，四垂如幕，去地不盈丈，忽從樹枝上落一手抓大姓髮而提之。大姓離鞍馬自去，大姓懸焉手足撐拒如墜絲之蛛。俊突由茂陰中落下，飭大姓奴釋佃，令

精彼之戈
攻彼之盾
妙絕

若是方尼
稱大俠也

之。去。曰。天。大。禍。我。當。之。第。歸。爾。家。可。也。復。縛。大。姓。奴。於。樹。曰。暫。屈。子。非。虞。子。助。爾。主。虐。恐。子。去。送。信。有。人。來。爲。爾。主。緩。頰。遂。仰。視。大。姓。面。數。其。罪。拾。大。姓。遺。鞭。痛。扶。之。大。姓。呼。痛。求。免。俊。曰。子。詭。譎。我。所。知。此。際。子。無。如。我。何。故。頗。能。甘。屈。辱。放。子。後。子。豈。輕。釋。憾。於。我。哉。我。今。與。子。約。釋。子。子。必。同。予。赴。城。訴。於。官。以。洩。子。忿。憑。賢。長。官。詳。斷。曲。直。否。則。立。約。與。我。永。不。准。在。鄉。里。間。行。強。橫。事。佃。欠。租。我。如。數。代。納。脫。不。見。許。必。殘。爾。肢。體。而。後。已。子。擇。之。可。也。大。姓。無。奈。願。立。約。不。行。強。俊。遂。解。大。姓。懸。懷。中。出。紙。筆。口。授。辭。意。令。大。姓。親。書。之。受。書。後。前。釋。其。奴。致。歉。意。並。勸。大。姓。以。爲。善。語。語。肫。摯。大。姓。且。感。之。頗。悔。前。愆。不。但。不。仇。俊。且。引。爲。知。交。後。此。情。頗。洽。俊。遂。當。大。姓。撕。其。約。書。而。焚。之。且。囑。當。時。見。書。之。奴。守。密。勿。向。人。喧。道。雖。嫉。惡。如。仇。而。能。與。人。以。自。新。之。路。及。人。既。悔。惡。向。善。又。親。愛。之。無。絲。毫。芥。蒂。存。於。胸。中。其。無。城。府。若。是。出。以。公。而。却。不。挾。以。私。故。人。無。終。忌。之。者。其。事。佃。欠。如。約。代。償。大。姓。力。却。之。非。盡。無。道。焉。

未。幾。武。漢。革。命。軍。起。全。國。震。動。風。起。水。湧。人。心。惶。懼。不。知。若。何。武。兄。弟。乃。集。鄉。黨。議。團。防。爲。保。衛。里。閉。計。羣。獵。多。武。勇。悉。受。武。昆。季。指。揮。儼。然。一。勁。旅。不。獨。不。爲。大。局。之。顛。簸。

所犧牲並盜賊亦無有敢乘間擾其境者故百餘里間數百村落安堵如故雞犬不驚幾爲世外桃源適駐灤州張統制因病乞休清廷允之張去後張所統各軍遂由清廷分別調遣以散其勢永平駐兵亦將他調因之地方頗不靜遂由灤州來民軍一支至永四鄉籌軍費比戶勒捐無敢稍違抗遭槍斃者纍纍矣稱光復軍餉糈所關至重小有異議或力不及而求少寬者均目之爲漢奸爲滿奴轍以彈丸餉之無幸免一日突有人來武村報告民軍欲捐大姓欸且鉅萬大姓請減觸民軍怒拘將處以極刑已答其臀數百請武援之適武與俊均往洪家窪洪姓名存基者積學士爲一鄉之望卽前武所懲之無賴子之族長也洪老後知無賴子結盜劫武痛以家法責之無賴子雖無賴深懼此老故後亦斂跡此際民軍因其小康來隊索數百金洪老本無如許現欸商之民軍不允且痛鞭老儒背數十尙嚴逼不少恕洪老氣忿欲死其家人急往報武武故率弟俊來謁民軍民軍不服尙欲肆其威武與俊摔其隊長痛撻之始忿忿去聲言敢與民軍抗眞漢奸也罪在不赦此鄉必屠之民軍去後洪老以爲此民軍也何如是之暴我輩得罪民軍最爲大逆罪不容道禍不旋踵至矣奈何恐是鄉無淨土矣武曰

嗚呼民軍
爲若輩強
盜所利用
宜乎受克
武睡罵之
也

痛快痛快
亦爲之浮
一大白

以余察之。真正民軍。何至如此強盜行爲。此乃真強盜耳。有名譽之民軍。斷不爲是以我卜之。此去不復來矣。武俊去洪家窪後。祇英在村。英聞大姓處報大姓受屈。將有不測之險。急選精壯獵丁十餘名。率之風馳往大姓許。至則民軍首領正高坐堂。皇聲色俱厲。大姓正俯促爲堦下囚。殼棘萬狀。英不問所以。率十數健者直前擒其魁。餘衆十餘均被十數獵丁如攫狐兔。然羣蠢蠢爲羊豕。俯首就縛。英踴其魁於地。直斥其非。民軍縱是民軍。其行爲如此。亦盜賊耳。我亦盜賊而已。既盜賊有不虔。劉之俾無瞧類。尙有天理乎。尙有公道乎。語時。卽將剗刃其胸。反是大姓恐在己室。釀成大禍。己家傾矣。力懇英釋之。英遂削其人左耳。逐之去。令衆悉放其徒。衆云鼠輩卽悉衆再來。毋足慮其人。急同其侶蜂擁鼠竄而逃。後聞此輩係一般棍徒。邀約平時狗黨。多人在某民軍司令部。請組織民軍。時南北大局尙未解決。紛紛成民軍者。不知凡幾。其中所謂乘小火打劫者。蓋屢見不一。故此輩竟得司令部許可。遂敢公然以籌餉爲名。隨處行劫掠之實。昔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今可曰。革命革命。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而行耳。耳不大可哀哉。清帝退位。共和告成。當道有耳。克武昆季名。

著者痛心
讀者亦爲
之酒淚

盜不傷及
鄰境亦云
奇矣

者欲羅而致之武不欲往恐後被擾不休遂率其兄弟及其家屬遷出亂峰口外山中云終以獵事爲生涯願得與真虎狼爲羣伍不願與不虎狼而虎狼者相徵逐也鄉衆欲挽留之一夜已空室行不知所之衆皆感念之不置呼之爲孟家三俠云

一螺曰急公好義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者方是大俠若孟氏昆季斯可以云俠矣

奇盜

海瀋

奉天錦縣西北紅螺巘山嶽巘峻峭崖巘多奇峯兩山綿亘二十餘里外此諸山均羅列在子孫行矣西爲紅螺上有羊腸一線微徑曲折隱現於亂草叢石中似尙可爲人迹所到至於東之大紅螺則高聳齊雲有峰皆峭無巖不懸殆不與人虛通予以探礦事曾經其下欲奮力一登土人阻之云一則路不易尋一則山上乃盜賊淵藪蓋搜捕所不及攻勦所難施是天然巢穴人多名之爲馬賊桃源第山下居人未嘗有一被騷擾者去山數十百里內行旅未嘗有一失事者然此在十數年以前則然現亦稍稍有所聞矣清光緒中葉樵人李姓名景雲者採薪入山貪取薪多忘路之遠行之僻也

直言不諱
亦云奇矣

至重。巖。巒。蜂。處。豐。草。長。林。蔽。天。障。日。於。是。運。斧。揮。斤。俯。躬。注。目。於。亂。荆。叢。莽。不。暇。他。及。
移。時。立。起。以。稍。舒。其。腰。力。忽。見。己。身。已。裹。亂。絮。重。繭。中。咫。尺。外。不。辨。寸。草。粒。石。如。沸。釜。
初。開。蒸。氣。噴。發。翻。騰。彌。漫。不。可。名。狀。一。聲。奇。響。陡。從。脚。底。迸。發。巖。墜。崖。崩。驚。人。魂。魄。幾。
飛。散。萬。道。金。蛇。瞬。息。飛。躍。俄。而。大。雨。傾。盆。萬。峯。已。沐。浴。於。縷。糊。徬。徬。中。對。面。突。露。一。懸。
巖。中。空。曠。闊。約。數。畝。樵。急。奔。入。避。雨。入。巖。口。有。一。盤。石。光。潤。勻。潔。似。久。有。人。凭。坐。者。遂。
倦。臥。其。上。不。期。酣。然。睡。去。及。醒。覺。身。後。有。一。人。坐。於。石。之。彼。端。樵。以。或。亦。避。雨。來。者。不。
疑。其。他。及。見。其。人。鬚。眉。皓。然。如。銀。絲。白。髮。蕭。蕭。披。覆。兩。肩。長。且。及。腰。際。眉。長。寸。許。下。垂。
眼。角。鬚。亦。飄。蕩。胸。腹。間。約。在。百。歲。內。外。而。體。格。魁。梧。精。神。矍。鑠。面。部。紅。若。丹。霞。眼。作。紺。
碧。色。閃。閃。有。光。奪。人。目。欲。炫。見。樵。者。醒。含。笑。問。曰。爾。何。來。此。樵。對。以。因。樵。至。此。避。雨。來。
者。老。者。忽。變。其。容。凜。凜。若。天。神。威。嚴。聳。厲。巨。聲。雷。鳴。曰。爾。果。何。人。輕。入。吾。地。罪。當。死。叱。
咤。一。呼。石。洞。內。繞。出。十。餘。輩。皆。英。挺。秀。拔。彪。形。大。漢。刀。光。如。雪。環。立。老。翁。側。續。聞。老。翁。
曰。既。爾。到。此。有。爲。而。來。乎。樵。者。戰。慄。無。人。色。心。忽。念。常。知。是。山。乃。盜。窟。或。者。吾。遇。盜。乎。
老。翁。若。已。知。其。意。者。曰。子。疑。我。爲。盜。我。誠。盜。耳。第。我。雖。爲。盜。特。爲。一。般。貪。官。污。吏。收。取。

人。民。脂。膏。以。自。肥。者。剝。削。其。脂。肪。懺。悔。其。罪。過。也。爾。一。樵。人。我。何。取。於。爾。爾。無。庸。懼。惟。我。窟。穴。於。是。山。中。已。七。十。餘。年。我。今。已。九。十。有。五。從。無。有。外。人。涉。及。我。之。藩。籬。者。今。子。竟。得。入。我。之。石。室。雖。我。之。內。容。深。奧。究。不。得。而。知。然。世。間。人。總。可。由。子。而。知。此。中。有。我。不。願。也。子。既。來。我。無。害。於。爾。然。欲。出。是。山。爾。其。勿。作。是。想。此。間。起。居。食。息。皆。可。令。爾。適。爾。勿。虞。樵。夫。大。哭。乞。請。於。老。翁。前。謂。家。有。老。母。弱。妻。幼。子。食。指。全。賴。余。一。人。今。不。令。出。山。一。家。將。成。餓。殍。矣。老。者。曰。我。非。必。留。子。恐。子。出。洩。我。於。世。人。耳。子。能。與。我。約。乎。子。出。後。苟。能。有。一。字。露。我。之。蹤。迹。於。此。山。麓。下。半。步。外。者。子。之。命。懸。如。絲。矣。子。能。不。自。慎。乎。樵。者。連。稱。諾。諾。老。翁。遂。問。樵。者。家。世。并。居。址。甚。悉。樵。者。歷。舉。以。告。無。敢。稍。諱。忽。見。老。者。面。容。頓。異。條。易。其。冷。若。冰。霜。之。色。轉。照。其。春。風。慈。善。之。貌。又。真。有。令。人。依。戀。而。不。忍。捨。亦。若。頃。間。之。迅。雷。烈。風。頑。雲。疾。雨。轉。眼。又。白。日。青。天。然。頓。時。洞。外。夕。陽。殷。紅。欲。燃。羣。峰。沉。默。作。紫。色。而。天。東。陰。雲。密。布。急。電。爭。流。雷。聲。殷。殷。猶。與。蟬。螻。爭。雨。勢。也。老。翁。既。以。溫。和。顏。色。視。樵。者。良。久。復。曰。子。亦。知。我。之。來。歷。乎。我。當。爲。子。詳。告。我。之。先。人。本。前。明。宗。室。吳。三。桂。叛。清。室。時。我。先。人。欲。借。以。復。仇。遂。與。之。共。圖。進。取。事。詎。知。三。桂。豎。子。不。足。與。

其間必有
絕大來歷
也

爲盜之來
歷如此宜
乎與衆不
同

謀遂失。敗。我之先人亦爲清廷虜。當時不敢言。朱姓是以尙未遭殺戮。而困苦王孫已爲奴。絕塞矣。蓋同三桂部下均發往黑龍江。訥謨爾河一帶充役。邊台驛站間永遠不得與平民等及予之生聞祖若父向予談往事。痛以徹髓。賚恨無窮。適洪天王起義。廣西予乃間關跋涉。經千艱萬險。抵天王府。謁天王。敍予身世。并道來意。天王納之。相處既久。天王見予誠摯。頗重予。至天王建都南京。予亦已封王爵。久已而東西兩王內鬩。天王不能約束內政。亦日以紛亂。駁雜不可收拾。勢已岌岌危殆。卽無曾左胡輩國祚亦必不能永。予既見洪天王不足有成。不能達予志。付之浩嘆而已。念予尙有妻子在黑龍江。予乃辭天王而北。自分終爲奴耳。乘甯波沙船渡河。至天津。遂出關。一日行至拒流河西岸。突遇僧忠親王遊擊隊。予不敢前進。遂復西返。思由蒙古等地繞道歸予家。詎至邊條（西起長城。東至吉林省城。名船廠。止設邊門二十一。座謂之邊條）節節均有重兵。頗不易行。予正張皇。思逃竄。法有兵官疑予者。遂擒之。謂予爲奸細也。子頃不言。子之祖父爲李某。乎當予被擒時。子祖適在軍官許。遂爲予緩頰。始釋予。蓋子祖爲商。往來朝陽。錦甯等埠。與此軍官相識。頗相契。故能脫予於險也。予得脫後。悵悵。

不僅老翁
此人亦大
奇盜也

無所之。遂暫留滯。是山下之紅螺鎮。一日無事。愛此山之高峻。一時好奇之心。陡發。且欲登高以舒予之抑鬱。悲憤之懷。乃毅然升其巔。予既至巔。曠然遐矚。不覺動故國山河之痛。正臨風灑淚。悲不自勝。未防有人拍予肩曰。子何悲之深也。予回視之。其人頎而長。神氣凝實。非常人也。相視移時。其人曰。徒悲何益。豈封王之志未遂者。雖然。惡爲奴曷爲盜。予驟聞其語。真如巨霆當頭。耳聾心悸。痴立不能措一辭。良久。其人轉笑謂予曰。吾非禍子者。特試子胆耳。子其隨我來。予遂隨之。至一處。即此洞也。當時入洞。予見別有天地。房櫳亭閣。曲折幽深。花園菜畦。清泉灌注。生意盎然。予深愛之。其人遂留予授予拳術。遂爲吾師。吾師爲摩天鵲。尙有一徒。卽世所傳燕子尾。頗得吾師真傳。惟不規於正。故吾師屏之不許相見。予自投吾師後。其術日進。後數年。吾師遠遊。囑予主是地。故予居是山之日。爲多數十年來。訪當日救我者。不可得。以爲憾。宜當日無由問恩我者之居址。何所也。第聞兵官呼其字而已。今無以遇子。是天假我以報德之緣也。說竟。引樵入洞。迴顧。輿折至一院落。當門。屏風高五尺許。透明瑩徹。乃生成一塊水晶石。自地平矗立入室。鼎彝觚罍。屬陳之列。殆滿。皆古奧有奇氣。几案無塵。瓶花欲笑。大

我讀之眼
光已撩亂
矣想彼時
之樵子當
亦與我同
情

寫得恍惚
殊使人讀
之心醉

似隱者居令人絕人世念時已昏黑燒大燭如臂須臾酒肴雜陳鹿脯麀羹異然精美
酒半酣老者掀髯大笑洪亮如巨鐘命起舞俄而從東廊出美女十餘人娥眉曼睩綽
約輕盈各提長劍至堦下分隊列班立定廊左一司鼓者鼓聲起十餘美人皆如嬌柳
迎風亂花籠霧萬蝶翩翻流鶯上下雖公孫大娘不足方此第覺白虹閃灼光冷風颼
鼓歇各曳然止復從東廊去鼓聲又起西廊盡處湧出壯士十餘人輕刀健步斬捷如
飛東跳西距矯若澗猿瞥如雲燕愈舞愈緊祇見寒氣數條隨日影燭光撩亂環繞初
不見人鼓點漸疎舞勢亦漸緩一轉眼間十餘人無一見者不知何時止不知何時去
空堦寂靜堂上惟主賓二人相對坐飲而已酒闌老人親執燭導樵者至一寢室又談
許時夜已深老人辭出謂樵者曰空山斗室子得勿畏岑寂乎翁去樵者輾轉不能成
寐越一更次聞隔院人聲漸起似有遠行者樵者儉起瞰之見男女二十餘人皆結束
齊整老人亦短衣縛袴束髮籠於頂辮鬚盤於頸項佇立中庭命衆曰行二十餘人瞥
如飛鳥影閃無蹤老人復命一老蒼頭曰伺客睡否若知客之竊看已者樵者聞老人
言急操足歸寢所又移時復欲出視以瞻究竟足將及寢室門一斑斲大虎首枕門限

睡酣聲類牛喘。駭極乃返榻臥。少一朦朧窗上已爲魚肚白。又假寐片刻。乃起。猶恐虎之尙在門也。視之已無。虎出已見老人。負手立一圓石上。向朝陽作呼吸狀。回首見樵者出。下石迎曰。夜寢適乎。今日送子歸耳。樵謝之。老人引之出。盤旋曲折約數里。許皆非來時路。樵者下山欲辭別老翁。老人已不知去向。惟見雲影在天。泉聲瀉澗。乃悵然覓歸路。至家家人云。夜間有人送錢米來者。爲數不少。稱樵者自知來處。云樵者疑夜間偷窺彼等之動作。或卽爲送予錢米。故乎。然亦何必如是忙碌。未數日鄰人某自錦縣來者云。某總督私餽某貝子某尙書五萬金并珠寶珍玩。某夜均在山海關車站。被人劫去。朕兆全無。臨榆縣官驚恐莫之所措。恐遭嚴譴。後聞某貝子某尙書暨某總督均秘密不宣布其事。并不罪及地方官。據鄰人所言。時卽樵者宿紅螺巖絕頂之夜也。樵之家人爭詢其故。第樵守老人之約不敢背盟。終秘其事。而樵之家事因而小康。後樵復登山訪之。煙霧鎖徑。并避雨處亦不復見。迨樵者死後。其子姪輩始向人言之也。

一螺曰。讀至盜穴寫景時。如入神仙之境。迨老翁與樵者對酌時。左右歌舞飄飄。欲仙果其盜賊之景况如是也。我甘爲盜矣。

噫金錢之
惑人甚矣

●余之馬賊談

海 濱

東三省向爲馬賊出沒之藪。頑狠凶悍。素非官軍所能窮治。當火車未通以前。窮荒大漠。亘數千里。皆馬賊縱橫馳逐之場。商旅視爲畏途。而商人重利。逐什一冒險。難雖以性命與虎狼搏。不惜也。然行時必成幫結隊。聯車百數十輛。每車騾馬皆十餘套。火槍兩三桿。每桿能受轟藥數斤。碎鐵沙數把。其射擊力能達二里餘外者。則繼之以快鎗。夜宿時各車均擇空闊草地。四面聯絡環互。以備戰守。脫與賊遇。鏖戰至數日者。勢力果足勝之。卽有人來說和。惟言貸若干金而已。往返磋商。少可滿意。卽去。若君等人終歲往來。亦無肯與爲仇。結仇苟深。必致死命。究難與抗也。

自俄人東清鐵路成。商旅稱便利焉。然馬賊之計亦因之愈工。常暗藏手鎗利刃。售票登車。俟車行後。卽出鎗露刃。恐駭恫喝。車中客使客盡出。所有而後已。車中卽有管車查票等。奈無武器。烏敢撻其鋒。遂任其飽掠。飛揚而出。彼夥中人乃預約於某處售票。上車某處動手。某處下車。卽有尋夥接應矣。火車中如此等案。屢聞不一。予常乘火車來往於南北滿之間。已遇二次。

惟如是等
人天地間
直無其安
身地位

紅鬍子 余之馬賊談

五二

日俄未戰以前俄車當抵旅順予一日由營口赴奉夜至大石橋站站票由旅順來之車予購頭等票上車已十二時有半予憊甚然予所攜之僕既蠢且木強又係未常出遠道者故益朦朧恐其照應不周至遺失物事因而箱籠筐篋等物均包卡斯（過磅裝行李車）祇一蝙蝠傘交僕而已予遂不復顧慮固扇車門酣然甜睡所謂閉門晴雨不關心矣詎料一傘之微僕亦不能顧全夜間彼偶然困睡一執紅綠旗行止車者從其手中暗奪之去睜眼看時已去遠僕爲傘失特來告予適經一室側門聞室內有異聲並向予述及予頷之甚幸諸物之過磅僕去予仍睡其他不便問也蓋有異聲之室與予室同一車予室在車之極前端彼室在極後端方破曉車抵瀋陽西關外車站搭客紛下予亦出車室忽見去予車窗不數武站臺上圍人如堵予亦往觀一俄人橫尸血泊中其服飾頗精美似一富商旁一皮包已被利刀割剖中空無一物有警察數人反復檢驗復登車詳驗其所坐車室並及鄰室見鄰室几上尙有麵包一片啤酒瓶一隻餘酒半杯許查與死者筐篋中酒瓶牌號及售處均同麵包亦與死者同類疑爲食剩者的係死者之物無疑遂問之管車者云此室從大石橋上車時係一華人衣服

然如是不

足以稱曰
強盜也

甚都送之者衆尙有差役數人均搭三等車甚類中國達官車過遼陽其人猶在嗣夜深各客房門皆牢鎖想皆穩睡卽細崽等亦知各客既睡無索物呼喚事亦不周旋客室以攪客清夢是以此項頭等車中愈寂靜無人迹車將到是站始敲各客門恐有貪睡忘下車者至此室已無人不知何時去者迨至隔室其門已闢是人仍睡臥撼之不動然夜色尙朦朧未知卽死燃火燭之始見血染白被單猶溫遂停車報告警署管車者述如此復聞警察曰據管車者言確馬賊所爲必偵知是人有羌帖（卽俄國盧布東三省呼爲羌帖耳）隨亦售票登車與之比鄰且與之盤桓故飲其酒並食其麵包出入其人之室其人不疑易於近身而致其命耳蓋趁車行速率車聲甚厲時下手斃之頭等車中人亦稀少故聽其從容擺布無人知者車既停駛其人已歿彼自從容下車去究此案須待偵訪也言畢遂將尸移去

車中有盜於是乘車者皆畏懼之中國外交官遂與哈爾濱俄國東清鐵路總局互商於車中添設警察兵若干名行時往來巡視各列車以備不虞並於列車貫以繩繫鈴以通至車首室暨車機之司機者有故卽牽繩鈴動可速停車警兵亦可麤集救獲以

官吏治盜
誠養如豕

是或少安。然猶未能盡免。

若是詭計
宜乎兵警
不足以禦
防也

後予由齊齊哈爾赴哈爾濱。經過安達站。此次所掛車至多。排列至長。予在二等車上。居頭等車之前。三等之後。三等車爲多數。天陰晦欲雪。又值薄暮。車行甚速。聲隆隆然。如萬壑奔雷。十分顛簸。車中人皆昏昏沈睡。予所乘車僅隔一輛之三等車。中鎗聲陡起。一連四五發。一時車中荒亂情形不可名狀。車行亦漸緩。警兵麇集。是車趁其緩時。忽紛紛下車者二十餘人。肩鎗荷物累累。然如列隊焉。蓋聞鎗聲時早已搜括細捲畢。鳴槍使車知有警。緩行可下耳。迨警兵麇集均已排立道旁。以槍擬車。促令速開駛。否則且開槍轟擊。車亦遂開足速。力行數里。及見彼等欸欸向荒原去。車既開行。後爭入被劫車中。問故客皆悵驚定之餘。猶形寒慄。其中受傷者三四人。然皆不致命。中有入云。車過安達站未遠。行漸速。突見有人陸續登車。即知有故。皆懷疑不定。後見若輩登車。即將車上通信鈴索切斷。車行愈速。其聲愈響。若輩中忽出刀如雪。向諸客示威。令其速速自行出囊橐中物。此三四人受傷。因稍與之抗。耳中有一人乃爲苦力。於俄境礦場中者。年終返家。度歲行李。而外無長物。祇一把盜杯。甚巨。所積聚工貲。小銀幣。

可憐可憐

若輩何忍
下手

盜賊亦有
菩薩心腸
乎

久走江湖
者不可不
加以注意

若千枚皆承滿杯中。以巾包裹之。塞於行囊之內。當賊搜擄時。知不能免。不若慷慨免。逢彼怒。遂急從行李中將杯取出。解其巾。尙覆杯口。恐銀幣散落故也。持杯把由人叢中探腎。遽於賊賊見之。忽改笑。盪搖手示不取其人。莫明其故。姑且收回。賊終舍之去。其人遂無絲毫損失。衆皆罄盡其人。獨可保全。衆遂加疑其與賊通。互齟齬之。其人急誓自白。遞且詳叙來歷。衆視其誠實。似非賊徒。忽旁有老者爲之緩頰曰。爾等勿誤。屈好人隨問。其人曰。子在理教。乎答曰。否。然則子之大杯從何而來。曰。購之市上。以工作時受水。多可豪飲。以解渴耳。老者曰。在理教中人多善飲茶。故每每有子所持式之大杯。今子以大杯出。想賊中皆有。在理者疑子久在理。特出杯相示。同道故得免耳。子既不在理。無意中得大杯。力亦云幸矣。衆聞老人言。羣喙亦頓息。此老人或有所經歷。而云然。歟。抑故爲其人解脫。假設之詞。歟。姑不具論。據此可見東省馬賊之爲行旅害。誠有不可思議者。予向粗率。經此兩次。後亦不能無戒心也。

一螺曰。世道嶮巇。人心詭詐。豈僅東三省一隅已哉。馬賊固足爲行旅者害。然非馬賊其害尤加於馬賊之上者。比比皆是。此防之不勝防。一言以弊之。皆政治不

良社會糅雜已耳。

●郭老虎與鐵拳大王

病骸

歲甲寅。余担遊。筇梅城。道經虎林。為諸故人強留十餘日。飲酒賦詩。樂且無涯。尤以賀君潤生家為多。一日雨後。生涼胸次。大爽。潤生又折柬來邀飲。余欣然過其家。座上客都所素識。獨一郭姓者。為初遇。互通姓名。已乃舉卮勸酒。郭豪於飲。未幾。諸客議論漸涉國事。郭亦滔滔如懸河。言時。偶以指擊桌隅。桌隅忽脫落。眾人驚。郭曰。狂奴故態復發。致使主人毀物矣。潤生故慷慨笑曰。此區區者。寧足齒及。獨不解君之指。乃如是。堅郭曰。是胡足奇。脫吾畧運氣。堅石可穿。眾聞言。翮使試之。郭不得已。乃立指階下。駢三指入石。石果成穴。石屑飛起數尺。於是眾人皆咋舌問胡能有此技。郭曰。此亦易事耳。但使專心於易筋經者。二年即能之矣。所難者飛簷走壁耳。眾問其能否。曰。不能。然能疾馳一小時。可百里。於是眾人皆歸座。詢郭以曩時所業。郭歎曰。僕固不隱。特恐公等笑耳。眾曰。以君之技。欽服不遑。胡笑為郭。乃喟然曰。僕非南方人。實乃帽兒山下之鬍匪。眾聞之。皆驚愕曰。然則君為風塵俠士矣。郭曰。是烏敢甚。雖然。俠之名甚佳。為之

此言至確
余亦有一
擊友富於
力者作如
是云
能自直述
為盜不諱
雖不為俠
亦可義矣

強盜亦有
好生之德
其非盜者
可以休矣

則大不易。吾年十三始學技擊。十六先君子逝。無以爲生。自恃其力爲盜於近山數百里間。旅客挾資過者。無鉅細。吾必劫之。雖有保鑣者。率不能爲我敵。於是英名大著。遠近呼我爲郭老虎。吾亦殊自負。以爲劫掠生涯。殊不惡。循此以往。富貴何難立致。一日有夥來報曰。今日下午有巨商過此。挾資萬金。可奪爲己有也。惟其鑣師力甚偉。宜審慎之。余唯唯。遂挾刃往。蟄伏叢莽中。屆時果有一車飛駛來。余遠望車之重量。知夥言不虛。乃疾趨而前。大喝曰。速獻資。主人恃有鑣師。殊不懼。但冷然曰。爾可自取之。鑣師曰。以爾本領取吾財。吾保鑣十年。從不讓人一決勝負。可乎。余大怒。遂一躍登車。出不意。主人忽被斫仆。鑣師大憤。與余角。余覘其刀法純熟。知爲勁敵。出生平技敵之。鑣師漸不支。疾馳而遁。余此時欲追之。固能及。然彼已逃。僅一圍人。余何畏。遂並刃取得其資。令夥携以去。吾俛視地上死者二人。血肉淋漓。狀極淒楚。不忍之心油然而生。乃始頓足悔曰。不仁哉。余也。旣劫其資。復戕其命。余罪大矣。自茲而後。但行劫不殺人。吾之品行。至是進一步。時爲甲午。戰爭大同。江岸砲聲隆隆。余念當此之時。居民必避戰。遷徙。大有機會。可乘。遂舍帽兒山而赴延吉。潛居某街中。吾時年二十有五。劫得之資亦

行路最忌
作是等語
請者宜深
戒之

已不少。賃華屋。衣錦裘。出入車馬。人方以余爲富家子。爭與余納交。余亦因之。探得某也。富某也。貧。黑夜中得運用其法。篋之術。城北王宅。故巨富也。余垂涎久。以地處熱鬧。不能入手。因循待之。未幾。自中韓交界處。徙來者。日益衆。余遂約夥。潛行至旅客。必經之。羅家屯。其地樹林叢雜。人煙稀少。屯之盡處。惟有一旅舍。以居過客。余於是亦飾爲難民。狀居其中。余之鄰室。爲一南方人。不知其境。何若。至夜半。余擁衾臥。惟聞一男子聲。曰。主人交汝之玉獅。汝謹藏之。此價值萬金之物。幸勿失忽。一女子聲。言曰。汝休管他。我已藏之。篋中決不失去。負主人。然汝携此五千金。吾甚爲汝危。須知此間多暴客。此累贅之物。最易入彼眼中。男子曰。否否。吾分置各篋中。似重實輕。何至爲暴客所窺。得余聞之。歷歷不覺大喜。乃起。爇燭。僞爲不成寐者。燭吾臥室。適有一隙。又起視各室。皆已滅火。酣然入睡。鄉矣。吾乃燃悶香一枝。插入隙中。凡半小時。彼二人者。已失其智。覺於是以器啓其戶。復闔之。翻箱倒篋。一任吾所爲。而所謂玉獅。所謂五千金者。胥一一入吾眼簾。吾即取出。仍爲之加鏹於篋。並爲闔戶。如無事。然復暗囑夥。起使運此物去。吾仍安睡。旅舍中。翌晨豁然蘇。忽聞隔壁男子言曰。昨夜吾大乏。惺然如中酒。豈行

惟性不慣仰人鼻息。又去而之。他主人氣甚盛。嘗役余如牛馬。余喟然曰。富貴者固如是哉。不如仍爲盜。吾今爲盜。必盜富貴者。貧賤者誓不盜也。於是又辭去。奔走山澤間。凡吾向者黨羽。悉一一召集之。與之謀曰。吾今欲操舊業。擇肥而噬。諸君其爲我助。衆皆諾。一日。有一販麥商。道經延吉。夥以報余。余遂挾衆往。時天甫曙。曉霜滿屋上。知某商居逆旅。行且發矣。余等急尾其後。直至城外。見其行裝甚繁。量其重。車輪過處。深入泥沙寸許。大喜曰。是必阿堵物甚多。遽直前迎之。主人似甚懦。欲與余等言。余不之理。卽取其金而歸。余頗自欣。以爲此必富商。吾劫之於彼。無損而吾足揮霍。於是仍居旅舍中。飲酒博奕。無虛日。越數日。余方理髮。忽一人入。余視之。身肥碩。目灼灼。有光。卽叩姓名曰。吾縣捕李高。特拘汝往官裏去。余鼻笑曰。君誠能捕余去者。余何懼李高。不待言畢。卽近前。捽吾髮。余憤與角。李高力不敵。余爲吾毆。踣地。忽門外數捕蜂擁入。出索縛我。我倉卒不能得器。乃爲所獲。從之。官狀殊凶悍。厲聲曰。汝非大盜耶。余亦不諱。官曰。汝太不自量。某商雖家資鉅萬。然好結交貧人。百里之內。靡不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嶽。他人出門。動需鑣師。彼可不需脫有危。居民無不爲之助力。若顧何人。乃劫之。

吾亦謂此
時郭竟則
刑以死之
其病偃之
筆無論若
何生花亦
將高擱矣

若是之爲
盜可謂出
類拔萃者

耶。余自思。劫已過矣。劫善人。則更大謬。宜有此厄。官於是。卽置余於獄。余私念。罪有應得。不必尤人。此身既陷。圜圍惟有坐以待斃。嗟乎。諸君脫余於其時。竟罹刑以死。余罪惡。或不至如是。其深要知人心最易轉變。惡死人之常情。吾當此時。忽轉念曰。郭某十年。綠林曾未一挫。今乃爲尋常捕役所得。一世英名。盡付流水。惡乎。其可於是。乃思脫走之法。舉首四望。獄室幸不甚固。獄卒亦不甚多。及至夜深。人寂。吾遂破窗遁。獄卒覺追。余惡能及。余遂不復居延。吉仍返帽兒山下。理吾故業。斯時也。吾方針又一變。凡吾所劫。必貪官奸商。探之已悉者。始爲之。不然。寧失吾利。不忍以害良懦。吾之品行至此。更進一級。雖然。亦有足以令我猛省者。吾所居爲滕家屯。其地山水環繞。風景絕佳。每當夕陽西下。晚風徐來。余必散步郊外。覓天地間自然之樂趣。一日。余方徘徊樹林下。聽杖頭之好鳥。忽一老者策杖來。笑容可掬。余觀其衣服殊華貴。手中御鑲戒。知爲富翁。因飾余之容爲端正之狀。惟恐爲彼所窺。破彼走近。余身言曰。君殆亦居是者耶。余曰。然。翁居何處。老者笑曰。與君同村。因指一處曰。門前有古松一株。巍然高峙者。卽余居宅。余頓憶曩日所經。果有漚釘獸環之華屋。不意主人卽此老。然則老者信爲富翁。

如郭老虎
者尚爲金
錢所動噫
金錢之魔
力甚矣

因問曰翁年事幾何而步履尚健壯如是翁伸其六指曰耳順逾八余曰然則翁當蘭桂滿庭矣老者笑曰僅一豚兒年方逾壯猶未抱孫余曰不知翁曩何所業而能積資至是爲一方鉅富若某者較之誠碌碌庸才翁笑而不言繼而曰君何所業余倉猝無以對面紅耳赤翁喟然曰人方以余爲富不知較之十年前已少什之八九余亦不復問相與笑談而返其夜吾決意探老者之來歷據村中人云曾爲封疆大吏者余思大吏多不廉劫之何傷夜既深遂翩然往入其室見西廊一室中燈火尙明余心畧驚因步近窗隙窺之則見老者方兀坐銀幣滿案一一檢點之余對之不覺涎饑欲滴繼而見其藏於一錢箱中余默識之靜伏暗處以俟約越一小時燈火忽滅再越一小時而老者齟聲大作余平生以啓關之術爲最故雖至聰者不能聞吾聲門既啓乃出悶香薰之知老者必嗅之而暈遂放胆啓鐵箱門孰知鐵箱乃虛掩者余益喜伸手其中則纍纍者紙幣俱在即取而納諸懷中仍闔其箱返身將出戶忽有人力摔余髮大聲言曰且止客來不速主人尙未置酒肴曷謀一醉否余方驚駭室中忽大明則光耀四方之電燈也余卽視其人之面非他卽余日間所遇之老者也余益惶急欲脫身奔老者

老者語語
妙解人頌
詿亦郭老
虎之類者

老虎而遇
鐵拳宜乎
不敵

甚矣不義
之得天不
宥也

則緊握不放。遂與角。老者忽已握余手。力所到處。痛澈全身。余知老者非常人。急跪地。乞曰：小子冒昧妄入翁室。今知罪。願翁見宥。老者曰：余初不罪爾。特欲與君一暢飲耳。言訖。卽高聲呼僕人備酒肴。僕人諾。不一時。而酒肴紛陳。若預置者。余深用駭。詫私念。烏有盜其物而尙能以酒觴我者。心惴惴弗寧。老者笑曰：願汝勿懼。吾將與爾長談。不久。卽能知余意。余見其意誠。卽亦不畏。老者乃讓上座。余固辭不獲。乃坐焉。老者爲余滿斟一觥。旋自斟其杯。舉酒相囑。乃始徐言曰：若不知十年前有鐵拳大王劉七乎。卽老夫是。余誠欲斃爾者。一拳之力。足以使爾入鬼門關。雖然。今日鬢髮白髮之老夫。固昔日英名。蓋世之盜魁。惺惺惜惺惺。我何忍禍汝。今日遇汝。察汝之貌。已知汝爲崔苻中人。且知汝必來。劫故出紙幣以誘……老者言至此。余卽起言曰：小子誠冒昧。尊長當前。遽敢冒瀆罪該萬死。幸翁海涵。不加嚴罰。感銘肺腸。老者曰：否。非此之謂。汝等閱歷未深。宜有此事。余特欲破汝之迷。余曰：翁言何謂。老者曰：余奔走江湖數十年。獲資財數十萬。自謂一生衣食足可取給。於是故偃旗息鼓。勉爲良民。卜居於黑山之下。孰知不數年間。水火之災接踵而起。疾病之事相乘而來。喪吾資者凡數萬。今年忽有

鉅盜入吾家。盡掠吾資。以去。吾非特不知。且不能跡其蹤。知其人之技。遠出吾上。吾急遷徙。於是從知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吾方自悔。一生心力。耗於無用之地。而惜以汝之年。富力強。仍入此陷阱。不悟。故許子不憚煩誘而進之。正欲規汝。翻然變計耳。余聞此言。不覺悚然。自念。吾亦曾改絃易轍。不終吾節。卒陷於非此。所以一念之差。貽誤終身者。因避席再拜。老者曰。小子知過。不有明教。胡能出此迷途。翁真惠我。不淺。於是痛飲數十觥。仍以紙幣璧老者。再拜稽首。出。余此時自檢資財。尙餘十萬金。卽自次日起。扶困濟貧。毫不吝惜。受余惠至多者。爲陳省。吾不數年。而吾財乃於是乎盡。吾乃不憚勞悴。從事田畝。娶一妻。操井臼。略可自給。朝鮮亡後。日人之在東省者。驕橫益甚。居民屢受其虐。余聞之。大怒。適有一日。人以小故。毆一負販者。方髮指眦。裂直前。拳擊日人。日人竟受傷死。地方官知之。欲捕余。余始挈妻子私遁。展轉至京門。阮囊羞澀。不得行。忽聞曩日曾受余惠之陳省。吾方在京。得優等之差。缺。吾詰得。其所在。走訪之。陳見余。意似不樂。第以曾向余貸錢。不能拒。余勉爲周旋。坐旣定。卽問余曰。君來。此亦有所事乎。余曰。無所事。陳聞此言。卽自衣囊中。出紙幣百金。鄭重受。余曰。此昔日貸諸君者。謹

怡然入人
世間至樂
之境矣

由是而觀
吾仍勸其
爲盜

以還。璧卽爲君作川資。長安不易居。不如歸去好耳。余心大怒。特其時以囊空如洗。勉受之。悻悻而出。噫。諸君乎。此固吾昔日扶困濟貧之所得也。俠豈易言哉。衆問曰。然則君轉以至是。曰。吾得此百金。後乃至上海。不數日。金又盡。行將求乞。幸旅館主人見憐。爲余夫婦介於宋公館。余司門房。余婦爲之傭。主人固官於外者。見余夫婦誠樸。乃携余赴官。任復爰見余。膂力乃爲余保舉一武職。以捕海盜累功。至統帶入民國。吾始退職。因羨西湖之勝。乃始卜居。於是猶不能忘情於旅館主人也。衆聞之。皆喟然長歎。服鐵拳大王之有卓識而莫不贊郭之勇於改過也。

塵因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能知過必改。卽是英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斯語信然。第以余評判之。郭老虎終遜於鐵拳大王。而可知郭老虎。郭老虎則不能識鐵拳大王。宜乎角鬪而怯。且而郭老虎剪手之後。混入仕途。尤不及鐵拳大王嘯傲山林。優遊自得。清淨若其盜劉七之金者。混於四海蒼茫間。不以姓名留於市。當不較劉七高尙一籌。雖然於今日萑苻之中。欲求一郭老虎亦罕見也。

●千劫坑

病骸

沈家堡地屬輯安堡中人煙三百餘戶率以務農爲業一日之夕朔風刮面嚴寒砭骨堡中人家大都熬火於炕擁衾酣睡矣惟堡西一紳士家燈火熒然賓客蝟集於廳事廳廣丈餘中設長桌罩以白布桌四圍列籐椅十餘上坐一老者鬚髮皓然和藹親人左右各坐紳士數輩年胥在四十外互相笑語聲甚嘈雜上座之老者忽作莊容言曰今余將發表意見願諸君靜坐勿譁於是室中之聲浪頓息諸紳士之視線均集於老者之面老者乃又言曰吾今日所以邀公等來者事關國家……一言未畢忽聞的令一聲門鈴響處一人蹣跚入年五十許背偃僂於是衆人俱起立笑迎曰薛世康先生來何暮也薛曰勞公等盼望非敢故爲遲延頃有自東督衙門寄來之函數通奉天巡撫公署來函一事皆需速答此時方竣事耳衆人皆曰先生聲望隆重酬應多忙固應爾爾於是皆讓坐薛殊不遜坐於左首之第一位向上座老者言曰沈家坡先生忙煞君矣僕愧不能相助雖然君邀僕與諸君果何事僕猶未喻君意沈曰此事君固不知卽諸君亦未必知僕數日前在吉長日報中載某國人要求吾國政府欲在鴨綠江沿

此乃慣事
胡驚之有
彼當道正
目爲謀利
之交換品
也
嗚呼富紳
甘爲彼用
實國豈僅
官吏已哉

岸探伐森林。吾已驚之。脫使其事而實。則吾國政府既無外交人才。勢不得不允。既允矣。微特森林之利爲彼所攬。即吾居民亦將受彼蹂躪矣。故心中深希其傳之。非真不意。昨赴縣城外。忽有木植公司之招牌。以爲南方人來此經營墾植者也。乃詢之土人。皆曰爲某國人之所設立。某國人不能營業於內地。將借一就地富紳之名以營之。吾聞斯言不禁髮指。特欲與諸君謀對付之法耳。衆人皆問曰。此事確乎。沈曰。胡爲不確。彼所經營。聞卽爲去吾堡五里樓家店之大窩集也。衆曰。然則以先生意將如何對付之。沈曰。吾已思得二策。樓家店大窩集向來雖無主人。然吾輩能集資經營。從事探伐。將來卽爲吾輩之產。吾輩既據有此產。則某國人卽不得染指矣。其二則稟請地方長官。凡就地墾植事業。均由就地人自營。之外人不得擅入內地。並派人嚴密偵查。以爲防微杜漸之計。不知諸君以爲何如。衆人曰。此策急宜實行。此間地界高麗。某國人時有往來自日俄戰後。踪跡益密。吾人受彼等虐待。日有所聞。若不設法自保。後患何堪。設想沈家坡。聞衆言卽至。隔室持一冊簿。出展其頁。謂衆人曰。既蒙諸君贊同。第一卽須認股簽字。庶乎畧有把握。以便卽日進行也。衆人曰。大佳。我等靡不惟刀自視。惟

言之匪艱
行維艱難
請看薛先
生如何處
置

如薛先生
之言大可
不必愛顧
雖然如薛
先生者比
比也嗚呼

座中資財之富以薛世康先生為最應由薛先生為倡沈曰此言良是即舉冊簿而置薛前笑曰吾幾忘大財神矣薛世康面紅耳赤不能作一語良久乃言曰僕有一言願瀆衆聽微論此事非吾輩數人之力所能為即能為之彼公司已設不久且將從事探伐吾等寧能於數日間集鉅大之資本耶至於稟請官廳嚴密偵查計非不是但彼既由中國人出名雖偵查何用至若雇用彼國人以為助亦理所應有地方官豈能橫加干涉吾輩之術不幾窮耶沈曰不然吾非欲待資本既集而後從事也吾擬明日即雇工往彼經營然我決不欲獨專此利脫資本既集固仍以財產歸公有也薛有難色繼而曰願君勿急急容吾思之明日之夕君來寒舍一敘可乎沈曰亦佳然諸君將如何薛曰僕與君計劃既定然後再邀諸君討論可耳沈頷之於是衆人都散薛世康亦辭而去沈退回私室念世康亦本地一富紳何以不贊同此舉覺有可疑繼思彼所言困難二事亦殊有理明日我以誠動之彼當靡不樂從則此事必可成矣於是抖擻精神構稟文一紙又擬定章程若干條預算表一準備翌日與世康斟酌之時壁上時計已報十二下乃始就寢翌日晚膳後漱口既已即手昨夜所擬章程預算表呈紙等往世

若是計畫
先生籌備
大錯矣

薛先生未
必能立於
乾淨地步

康家途中私念吾爲此事一則爲地方保安二則爲國家保利權爲之而成事固大佳卽不成吾自問良心亦覺不愧正思念間忽見己所經之路旁爲叢林始知誤入歧途因轉身而返不意砰然一聲鎗聲忽聞於背後而一顆無情彈丸已貫入此慈善絕倫之沈家坡腦中立時仆地而死

沈家堡爲一邑僻壤其時猶未設警察故家坡之死人無知者然沈宅中以家坡夜深未返頗滋疑懼沈夫人先沈卒家有一子名楚白婦呂氏皆能善事家坡以其久而未回乃遣僕畢二往薛宅問之畢二奉命往詢世康曰吾本約若主人今夕來是故此時尙待之竟未見其來也畢二仰首視時計曰噫三時矣吾主人何往世康曰汝主曾出門耶曰然世康曰奇矣然未嘗至是畢二不得已辭而出凡主人素所與往來之家探問皆遍皆言未至此時天已大明無奈由間道歸不意此間道卽爲沈家坡昨夕所經之歧路畢二行經此間忽然見有男屍橫地大驚細視之卽其主不覺脫口而呼曰噫主人何爲死於是言時手足顫動不已繼思人已死久呆視何爲不如返報小主人於是疾馳而返行抵家中至楚白之前木立不能語但聞齒震震有聲楚白曰吾遣汝覓

惟其真慈
善焉乃如
是死

邵某真有
特見惜乎
稟官之計
拙矣

主人汝何不速回至此時方來乃不一白主人何在痴立視余何故畢二曰否……小
人已徧徧徧覓矣……楚白曰究竟何在盡速言畢二曰主主人乎……噫已已已
……楚白聽至此已知有變情益急促曰速言速言畢二曰主主主人已已已死矣
……楚白大驚面色灰白問曰死乎何以死死於何處畢二曰死於叢林之旁但見身之
四圍血滿地上不知其何以死也楚白曰噫信乎畢二曰信楚白乃大號呂氏聞聲而
出詰得其故亦大哭畢二曰願主人勿哭速往扛尸爲要楚白與呂氏乃從畢二往至
沈家坡死所視之果其父哭益悲細視其腦後知係中彈然不知其故念其父素有慈
善名人無仇者今忽死此寧非奇事於是令畢二守之而自與呂氏回家營殮事時沈
家坡之友皆已聞信來唁世康亦至作驚詫狀與沈家坡素暱者邵某謂楚白曰此時
暫勿殮尸令尊之死必有謀之者盡稟於官而使偵凶手脫能弋獲則老友或可瞑目
楚白極以爲然於是卽繕訴狀備述是晚情形與謀死狀親赴縣署投之縣令旣得狀
以其爲命案不能不急急下鄉凡書吏刑件俱從之來旣抵堡設公案於一古廟中命
件作驗屍件作奉令細視尸體見頭顱中有鎗彈腦後有深穴他無所傷遂據實稟之

恐此即是
燎火之原

昏憤如此
宜乎做官

如此五字
當然嚇煞
縣太爺

縣令又親至尸旁命差役檢死者身畔一無所有惟章程預算表各一紙又有呈文一通縣令接視之略閱一過知彼欲謀抵制某國人且欲辦森林公司者私念此間並無某國人彼何以忽作是想因召楚白至案前再詳問曰若父出門曾携有金銀乎楚白曰無之令自語曰然則非盜所殺矣因又問曰若父出門爲何事乎楚白即以第一日開會集議第二日往訪薛世康之事告令復傳畢二及是夕與會諸人一一問之已略有把握因謂楚白曰此事吾已胸有成竹惟此事無確實憑證不能草草從事行當派捕密偵也楚白哀懇曰得公祖爲雪此冤阿父當感恩九泉矣

令回署後即召一幹練之捕至告以事使緝獲凶手令語未完忽門房持一名刺進謂此人欲見太爺令視之大訝蓋名刺中所書者乃井上義三郎五字也沈思久之謂門房曰姑囑伊暫候吾行出見因謂捕曰汝去矣好爲之勿使凶手得脫捕唯唯去令乃易其便服步至接待室中見有二客在爲某國人一譯員也令與行禮畢乃各入座但見井上義笑言曰君非曾至沈家堡驗尸乎曰然井上義曰君不曾云已有把握乎令曰然井上義曰然則君知殺沈家坡者爲誰令曰吾殊不解君非敵國人何忽問及此

能如此答
還是好官

嗚呼好官
如此其不
好官可知

君之來。豈卽爲此事乎。井上義曰。然。固爲此事。欲有求於君也。令曰。此吾國事也。於君何干。求之一字。何自而來。井上義曰。實告君。殺沈某者。薛世康也。僕以五萬之資。來此辦森林事業。因地屬貴國。不能自由。乃以萬金賄薛使。彼出名僞爲彼之所經營。業有約矣。不意沈家坡忽籌對付之策。薛情急告僕。僕因授以計。使刺殺之。縣令卽接言曰。此事吾曾見其章程及預算表。並兩日間情形。雖無君言。固已知之。但民吾民也。殺人者。死律有明文。吾已遣捕拘之矣。君之所求。復何事耶。井上義曰。欲求君按其事耳。令曰。此何可者。吾食國之祿。當守國之法。寧能徇君請亂法。井上義忽厲聲曰。汝果不從。汝國外交大臣。尙不難。屈其舌而折其氣。汝一小官。敢與我大國民抗耶。令亦厲聲曰。此吾內政。不涉爾事。卽與爾抗。何傷。且爾一平民。在吾域中。吾有管轄之權。爾果強項者。吾當訴於貴領事。井上義知不可屈。卽變其凶猛之容。爲柔和之色。笑謂令曰。君何執一。乃爾吾所求於君者。固有相當之報酬。言時。卽自革囊出銀幣數百紙。以授令曰。區區五千金。望君笑納之。他日營業發達。當復有以報君。令見銀幣心少動。竭力自遏。勉強言曰。我不需此。井上義又增一千金。仍不可。井上又增之。直增至萬金。令不能再。

賣國大夫
李完用一
人

有是官必
有是役當
然分潤

言因曰。既如是。君少待。吾且商之。井上諾。令乃入。與其幕友劉晉書者。商之。晉書曰。君家在南方。來此爲吏。道阻且長。勞頓何如。枵腹從事。固無其人。視義而取。古今有幾。若全恃廉銀爲生。其不凍餒死者。幾希矣。令曰。吾非欲博廉名。特恐上峯知之。罪耳。晉書曰。此間不報上峯。胡由知之。令曰。倘民心不服。奈何。晉書曰。此案既係無證。可憑何難。爲凶手掩護。令然之。乃出謂井上。義曰。既承君厚意。僕亦不辭此事。謹當如命。乞放懷可也。井上義大喜。即以銀幣授令。令受之。井上又重囑而別。令送至堂下。欣欣然携鈔幣而入。步至私室。一一檢之。共五百紙。紙十金。反覆玩弄。對之欲笑。弄移時。即開其鐵櫃。納入之。加鍵焉。

翌日。捕已還稟。令曰。凶手已得。惟爲一方之富紳。將縛之。耶抑傳之。耶。令笑曰。得勿謂薛世康耶。捕曰。然。令曰。然則不必拘。以來人有問者。則曰。凶手未得。可捕已。會意諾諾而退。私念縣令必已得賂。吾儕寧能不分一釵。遂造世康之室。一一告以故。謂已願不揚言於外。世康無如何。與以數十金。捕欣然袖之。出返至城。偕其夥詣一酒肆。買醉焉。狂飲數十觥。不覺酣然。卽與其夥譚沈家堡命案。言之甚晰。凡其中之秘密。無不宣夥。

唯唯應之。至夕，陽掛簷，始各言別。

此所謂強盜，遇着賊，宜也。

寥寥數行，愧死一般。衣冠人物，然而彼儂，若不能知愧，必不若是矣。

縣令獨坐斗室，意緒無聊，忽憶及萬金銀幣，殊美麗可愛，何不出而玩弄之？想時即以鑰開鐵櫃，櫃既啓，不覺大驚，蓋此萬金銀幣已不翼而飛。詫曰：吾非明明置此耶？胡為失之？此鑰吾一人掌之，無第二者，則又誰為竊取耶？於是傳內外之人，一一問之，皆云不知。令怒謂必侍者竊之，拷掠備至，卒不承。會計員不信，往覓之，果失。徧搜室中，不無所得，忽於書堆中得一函，外不具姓名，以為尋常函也，置之。復為令見，急展視，其書曰：以萬金之賄賂賣地方之森林，置人民之仇怨於不顧，何物狂奴貪妄！乃爾本欲斷送爾之性命為民除害，姑念爾良心未泯，許爾自新。萬金已代為捨施貧者，殺沈善人之凶手，急宜拘獲，定罪限爾十日實行。了案不爾者，將處爾於刀鋸之下。爾其善自為備，毋貽後悔也。

大盜李九我白

令閱畢，面色忽慘白，私念如此深奧，何自而入將來之性命，可危。繼而細察窗戶，似已變動，視之，鍵果脫矣。於是又恍然悟昨夜似聞聲息，以為鼠也。特未之覺耳。然至此而令進退維谷，欲罪薛則萬金無以償，不然則身命難保。因又問計於晉書，晉書曰：是何

該死

足懼。君但召數兵士入內。日夕輪值盜其敢冒險耶。令然之。如計以行。一夕萬籟無聲。令獨坐斗室中。忽聞外間驚呼曰。劉師爺被殺矣。令大驚。問何人。則曰。劉晉書也。令惶恐無措。四肢戰栗。不得已啓戶出視。至劉室。晉書果挺臥地上。血花濺衣。繼而來觀者益衆。令不忍視。即自室中出。忽一兵士指暗處曰。速避盜。又手刃。至言時。即掖令手而去。令以爲真。從之狂奔。亦不知至於何地。忽抵一處。即有數人出以索繫令。令曰。繫我何爲。此兵士即去。其裝曰。我即大盜李九。我汝知之否。令視其地已在署外。始恍然知中計。大懼。卽哀懇之。李九我曰。哀懇無益。我固已囑爾。而爾不聽。是自取之咎。汝爲此事。自以爲密。汝之捕。乃酒後爲汝宣洩之。亦汝之命運。合盡于此。何多言。遂共舁而去。疾馳數十里。亦不知所經何處。所往何地。但覺冷風過耳。寒逼肌骨而已。未幾抵一山。時東方已明。令知必不免。亦不復言。惟低頭自悔而已。盜捽令至山後。見樹林叢雜。溪流湍急。樹旁有大穴。深不見底。盜曰。此千刼坑也。汝願入乎。令曰。乞速死耳。盜曰。速死便宜爾矣。宜使爾緩死。於是按穴旁之石。見石門。闐然。盜曰。入此可也。令有難色。盜衆推之入門。又闐然。闔推之不能開矣。令旣入洞。黑暗無所見。惟摸索得一人。大呼曰。

物以類聚
信然

紅鬚子 鐵臂袁六

七六

汝爲誰其人。嗚咽曰。我薛世康也。令曰。然則我與爾俱休矣。

病骸曰。此事後爲東督某所聞。報清廷。清廷質問某國公使。其年遂與某國訂鴨綠江森林合同。亦外交史之一污點也。

鐵臂袁六

塵因

霜天雪地
寫來入畫

遼陽袁六。窶人子。家無恒產。手無恒業。少孤。祇一母。髮頽白。年屆六旬。袁六日於市間。雖獲一錢。必歸俸其母。母子相視爲命。三十年未嘗少離。袁六性嗜武。然不喜與人鬪。屋後蓄一石重約千鈞。袁六日必舉十數起。風雨疾病不少間斷也。一日凌晨。袁六甫出門覓食。突見十數騎自東而來。時已冬。令所曦纔升。殘雪未褪。大道上嚴霜結。冰路滑。不能駐足。衰草枯枝都爲霜雪所壓。作白頭吟。而林鳥形凋。村犬聲寂。一似莫能耐寒者。雖赤日當空。光被四表。卒非陽春煙景。所可喻也。彼十數騎自東來。蹄踐霜飛。泥痕亂點。作新月式。大好一片乾淨土。都爲若儕踏破。良可慨矣。袁六側目瞭望。覘騎上十數人。咸赳赳虎賁之士。未幾逾門而過。復見隊中擁一少年。貌清癯。韶秀而文。擁貂裘披駝氈。年可二十許。似江南產也。袁六覘之。恍有所觸。彼少年見袁六。亦注目不少。

藉老嫗口
物叙田家
道貧苦筆
至簡曲

賢哉袁母
語語非常
人之口吻
可教子矣

轉瞬彼此似曾相識迨騎過人遠袁六猶目送之直待不見騎蹤始已繇是袁六之腦際已鏤一痕鎮日記憶不少釋

薄暮袁六歸母覘其神色頓異之愀然詰曰兒母苦我今日不饑一日不食乃慣事胡戚戚爲袁六頻頻搖首曰否否兒今已覓得購米資且可供三日食母曰奈何神色若是沮喪袁六亦自異曰兒亦莫能自解祇覺今日一切動定不似曩日安適耳母搖首曰否夫神不感於外必不能動於中兒今日之神色頓異常態若非受絕大感觸必不如是兒母諱可直告我我知兒不好多事必不汝咎人生世間而克稱丈夫者貴毋誑言也袁六惶恐萬狀色赧良久復答曰兒最賤視誑言者兒實未受外來之感觸兒之方寸間誠覺不安若有所繫者究不自解繫之者何耳母默忖不語又久復詰曰兒或神有所感一時爲其恍惚莫能自覺者速語我今日目睹耳聞事兒不能自解我或代兒解之袁六益思之曰惟今晨出門時驟見十數騎自東來較異常事耳母急詢曰夥中人作何狀袁六曰多虎賁之士中擁一少年韶秀而文擁貂裘披駝氍貌清癯若貴族子弟彼注視兒目不少瞬兒亦爲之神往似曾相識者奈行旅匆匆莫能詰問姓名

直目送其背不見影始已而中心耿耿時不少釋舍此之見聞無他異母聞之亦若有所感觸復詢曰年可二十許乎袁六曰然母曰左右武士衛之歟抑似監禁之歟袁六曰彼少年似莫能自由者母聞之泣然雙淚奪眶出袁六大愕叩其故良久母嗚咽曰兒母異我自告兒之日今兒臂力非他人敵卽告之殊無益且爲兒增煩惱事後院石若爲兒一掌擊碎我必將此事告兒此非其時也袁六復詢之母堅不語袁六亦無如之何

袁六懷此疑團鬱鬱不能釋然屢詢母卒不得其究竟繇是終日悶悶舍謀升斗而外舉石益勤久而易舉而擊不幾年掌膜厚如皮草一日新秋天氣母於後院納涼袁六彎腰弄石任意一掌飛去石成碎塊母睹之忻忻有喜色隨於篋底檢出鋼鏢二柄向袁六曰兒可不必鍊死工夫此物在袁家已傳三世然未枉傷一人如此不祥物我本不願傳兒第兒今負責任綦重若不授兒以秘技恐日後不足殺仇雖然人各有志我死後兒爲盜爲賊我皆無怨言卽爲盜爲賊若不傷公理之平亦是英雄豪傑惟一言汝應牢記至苦甯爲丐勿折志爲官官迺社會之不祥物兒父卽喪於官官迺兒之讐

寥寥數語
爲平日不
得已而爲
盜賊者吐
氣不少

若是頭銜
宜乎召禍

諺稱女子
曰千金若
寶姐者尤
貴重矣
官吏之勢

也言竟淒然淚下袁六亦戚戚不語母遂將雙鏢給袁六並授以法又三年袁六四十歲熟鍊雙鏢可擊射飛鳥落葉百步之內不虛發時關東好武者多不用火器恒以鏢彈相競袁六固未與之一試然默窺諸技似不足與已敵也

鄰村王大福者販豆爲業俗稱之曰豆包客人家產儲積可十數萬里人呼其爲王財神王大福五十無兒祇一女曰寶姐年纔十九修眉曼睩楚楚可人大福妻莊氏迺農家子平日愛寶姐若掌中珠片時不能離左右一日薄暮突有赤眉客數十人持械排闥入挾寶姐去作爲索償之押品關東俗謂綁票是也爲首者一赭臉大漢臨行時猶迴顧王大福夫婦曰我迺關東霸王謝天龍現居柳莊距此祇四十里三日後爾能償我十萬金我自當完璧歸趙否則我將扯票矣（關東馬賊綁票不能得償將押品者殺死曰扯票）爾毋怨霸王無情也言竟揚長而去王大福坐失明珠禍從天降一時慟愴忿不欲生後經里人百方解勸始少展眉頭爰是央里人往說之最後謝始允以八萬金贖還愛女迨三日八萬金扛去仍不見其愛女歸並和事者亦不見返王大福夫婦益痛百思卒無術與抗爭要知關東馬賊卽江湖豪客之易名者其勢力足以挾

力不足而
伏盜賊以
挾良民猛
如虎吁可
慨矣

險哉寶姐
今日已遇
魔星我爲
之代捏一
把冷汗

紅鬃子

鐵臂袁六

八〇

官吏故王大福呼籲乏術惟夫婦抱頭痛哭終日不已尤不幸者其排難解紛之和事
人亦爲關東霸王所拘禁其眷屬日常向王夫婦刺刺不休王益不能少耐幾欲覓死
一日王大福偕其老妻莊氏突自對村之林間意欲自經者適爲袁六所見挾之歸詢
其究竟王盡告之袁六笑曰此易事耳遲我三日當挾金與爾女歸言已掉頭而去王
異其狀而中心戚戚終不敢少恃也

關東霸王謝天龍爲一時著名之馬賊聲震關東威壓錦州鐵嶺長春哈爾濱一帶凡
於綠林中覓生活者罕不景仰其名畏之如虎謝自得寶姐而後始則藉以博鉅金終
而豔其色欲佔爲己有遠近同夥者多不直之然莫敢攖其鋒是夕謝天龍大開讌會
座上多赤眉紅鬚者觥籌交錯迺爲謝天龍慶納寵卽納寶姐事也豪飲之際忽一壯
者闖入席欣長肩削貌文弱似非工於武技者行至席側藹然而詢曰孰爲關東霸王
謝天龍急起應之復曰爾何氏我與爾素無覩面交爾來何故抑爲我新丈人作送親
者耶壯士笑曰我名袁六迺王大福鄰人也衆聞爲王之鄰人羣起同下逐客令曰爾
速歸事不偕矣寶姐已納爲霸王之小星爾入席飲一盃鬧房酒可耳欲返寶姐則大

霸王真善
於分配禮

難。雖。百。萬。金。不。與。易。爾。速。歸。報。守。財。虜。得。此。嘉。壻。幸。之。甚。也。三。日。後。必。召。彼。飲。新。親。酒。其。他。可。勿。勞。唇。舌。袁。六。曰。然。則。八。萬。金。之。賞。資。何。如。謝。天。龍。怒。曰。斯。迺。添。奩。禮。與。爾。何。干。袁。六。曰。婚。姻。迺。雙。雙。結。好。而。成。烏。能。強。之。者。且。爾。儕。既。索。得。巨。金。復。強。佔。其。愛。女。使。彼。二。老。午。夜。啼。泣。不。安。雖。江。湖。豪。客。亦。不。屑。爲。爾。儕。竟。爲。之。自。視。爲。何。物。獨。不。畏。道。傍。有。不。平。人。耶。謝。天。龍。益。怒。曰。我。必。爲。之。爾。將。奈。何。言。時。直。撲。袁。六。欲。攫。其。衣。襟。袁。六。甫。一。揚。手。惟。聞。砰。然。一。聲。謝。天。龍。已。拳。伏。堦。下。吁。吁。作。牛。喘。衆。見。其。勢。凶。猛。遂。羣。起。撲。之。袁。六。慢。退。一。步。猝。覘。庭。前。一。枯。樹。高。尋。丈。周。約。數。圍。舉。掌。擊。之。枯。樹。頓。折。袁。六。色。不。少。異。仍。怡。然。問。衆。曰。孰。不。如。我。請。者。速。趨。前。衆。見。大。愕。咸。相。視。而。慄。不。復。應。一。聲。又。久。黟。中。一。壯。者。挺。身。出。語。曰。壯。士。少。待。必。可。遂。壯。士。之。願。何。如。袁。六。曰。果。能。將。寶。姐。及。巨。金。如。數。獻。出。我。必。不。作。難。壯。者。曰。寶。姐。必。珠。還。也。若。謂。金。則。我。兄。弟。數。十。人。奔。走。數。日。若。不。能。得。少。許。似。非。公。理。之。平。矧。王。氏。迺。已。失。之。財。彼。富。家。翁。何。必。爭。較。此。茆。茆。阿。堵。物。袁。六。曰。爾。言。誠。是。然。我。尤。其。珠。璧。全。歸。似。未。便。失。言。於。彼。爾。儕。必。欲。染。指。可。遣。一。二。人。隨。我。往。萬。金。之。內。我。可。爲。爾。儕。代。索。之。時。謝。天。龍。仍。伏。堦。下。衆。相。視。莫。敢。應。袁。六。亦。解。

所見極是
卒較尋常
盜賊高一
級也

既然事過
後悔何必

衆意復笑曰。我迺路見不平者。非受彼富翁之命。蓋立身於調停地位也。爾儕儘可隨我往。我必不加害。且爲爾儕助事。果成爾爲爾。我爲我也。不成。我仍以此數與爾儕挾之。返但留寶姐耳。衆仍不信。彼壯者復挺身曰。我兄弟毋怯。彼袁六若加害與我。五步之內。我儔早如枯樹矣。何必挾去。邀彼儉之榮。今日之計。不必爲往者難。惟此八萬金。我兄弟能捨之否。衆曰。不舍。又將奈何。壯者曰。寶姐何如。謝天龍伏地而喘曰。黃金既不能留。何必留此不祥物。壯者曰。若是我徐大剛願往。卽死亦無怨。尤衆遂扶謝天龍起。復入座。謝之腕已不能舉。視之腕間已發青色。未幾遂釋。諸和事人及寶姐並扛灼灼八萬之阿堵物。隨袁六而去。

王大福之夫婦迨袁六去後。倚門遠望。不少轉瞬。鄰人有快嘴者。悄譏之曰。彼袁六一牧豬奴耳。田野間拾糞。或可烏能辦此大事。如劉大郎張官兒。皆往來縣衙之中。與縣大老交友。一去失蹤。彼袁六奚可解此禍結。王財神直如痴人。作夢徒自尋苦惱也。里巷間紛議。若是日暮。王氏夫婦不見袁返。遂嗒喪入室。後爲羣議所動。亦不作痴念。然中心默念。愛女終不釋於懷。繇是夫婦於枕席間。互相私怨。各忖若當日多費二萬金。

不慊慨於
前有錢人
大抵如此

若是富家
翁袁六爲
之抱不平
誠冤熱也
然而非如
是不足以
成富家翁
也
處事不居
功畢竟高
人一等

寶姐必早珠還。且不致和事人受其羈縛。復忖及利事人失蹤。益覺焦灼。脫來日各家眷屬問我。索人。我將何以償之。恐雖破我之家產。亦無如何。思之重思之。益不能寐。四目繲繲。直向牕前。注視恨更長。如年。且又不願天色發曉。益懼和事者之眷屬。踵門索然也。夜既闌。萬籟俱寂。忽聞砰砰叩門聲。王大福迺驚弓之鳥。猝聞此聲。幾疑爲暴客。踵門至。夫婦相顧愕然。手足無措。未幾。叩門聲益厲。王大福無已。遂覈棘。逐之。甫啓門。恍見一女郎閃身進。直撲王大福身。呼放聲大哭。王大福細覘之。迺其愛女寶姐。一時怨喜交集。幾不能道一字。縱寶姐之踵者袁六。以及利事人咸入門。而徐大剛亦挾金進。無邊蕭颯。頓覺生春。王大福夫婦咸樂無極。亦不遑詢詰。難中事少焉。袁六遂向王大福道其顛末。最後將王失之金一一令徐大剛歸璧。王受之。益喜。惟口頭道謝兩聲。復轉色曰。夜闌矣。諸鄰友盍歸。少憩明朝。我當偕愛女踵門謝衆。聞之大異。遂怫然散。袁六仍不解。復問王曰。君之所失。悉歸無遺。然我抑有請者。我能安然直取。所失洵非力勝。蓋以公理伏人也。今我已與謝約。全璧歸還。君應酬若儕若干金。在君所失甚細。而若儕得惠良殷。則此後可夜不閉戶矣。衆聞之。咸然。袁說惟王氏夫婦頗際頓異。

富家翁之
金錢必若
是方可放
手我讀至
此淨一大
白

儘其事母
以孝方可
處人以俠

難色良久始囁曰若盜不獲咎庸能獎之袁六曰否盜亦人類不過爲一時饑寒迫耳君若分惠亦非逾分脫其索金不返君將奈何……王大福曰我必訴諸官府要知我表舅氏爲員外郎我亦世家子也袁六勃然大怒曰爾既有偌大勢力又何必於對村林間覓死耶我知爾擁此錢錢阿堵物欲藉以驕人耶實告爾我既不能失言與爾卽不能失言與若儔也今我已許若儕一萬金爾果如我請亦無大損不然我必攜爾歸諸若儕爾有勢力自往索之可耳王大福亦不悅曰然則爾亦入盜夥歟袁六益怒曰我爲盜爾將奈何順勢一揚掌已將其庭柱擊折衆大駭咸無人色王氏夫婦知不可免遂跪於袁六前哀告之最後始以八千金爲謝壽

袁六夜不外宿蓋爲母命所誠是夜直至天曙始歸母嚴詰其故袁六不敢諱一一告之母怒曰大禍將至矣爾技尙弱竟敢代人不平天下事不平者比比爾兒一一代平之否爾卽克平天下之不平獨若父若妹受人之不平竟弗一平之乎言竟眉宇間頓露慍色袁亦殼竦無狀伏地作哀鳴自披其頰不已久而其母之色始少解復吁噓曰天數如此人力果能挽之今後此處非我母子打足地速避之或可免禍袁六異詰其

其母有先
見之明洵
非常人可
喻

故母終不語袁六亦不敢堅詰少焉突聞門外人聲嘈雜一似官軍逮捕巨盜者母色頓異曰休矣袁六亦知有奇變遂轉身逆之甫及門忽有數十虎賁之士荷鎗入袁六欲恃膂力禦之母止不可遂藹然向衆詢曰爾等非爲王家大郎事乎衆曰然母曰我子不肖鞠之以待久矣復謂袁六曰兒自作孽遠去生死無關榮辱第所苦者若父若妹及我白髮皤皤之未亡人然事旣臨頭懺悔亦無裨益我轉爲汝慶處此世道死爲幸也我素知爾膂力不弱但成爾之名亦在膂力教爾之身亦在膂力此次幸勿拒拒則不孝二十日後我於黃沙白草間收爾殘骨可耳袁六聞竟鼻酸如割然又不敢抗命遂就縛隨衆去

袁六迨入署署前武衛環立秩序森嚴如禦大盜堂上一官端坐如陳死人案側立一便便大腹者覘之卽豆包客人王大福袁六亦知其以怨報德矣俄而官詢袁六與謝天龍交結事袁六曰嚴刑之下何求而不得欲何如便何如耳奚必嚅嚅詢詰官曰然則汝串通大盜謝天龍勒索王大福金錢並蹂躪其愛女是否袁六曰此則須詢王大福我不知也王大福曰此賊狡獪特甚非嚴刑不可得供官遂加以嚴刑卒不獲供官

倒出爽快

大窘忽見一老婦朗聲曰吾兒袁六崛強非嚴刑可伏請以王某之說判之可耳官異之詢其何人嫗曰吾袁六之母兒不肖喜多閒事正恐其不伏法特隨來證其罪耳官大喜遂以王大福之說判之袁六亦不敢拒官復出簽嚴捕謝天龍繫袁六于獄惟塔下聽審者咸代袁六不平並疑其母陷子之不當然卒不敢代鳴之也

囹圄地獄吾國之惡習尤甚矧貧苦如袁六幾不能賄一錢其身受之痛苦自加常人一等幸彼以鐵臂名禁卒多畏之少獲優待然鐵牕之下直如死境凡少有生人氣者多不能忍受之也袁六奉母命惟謹莫敢少加放肆脫逞臂力雖鐵壁亦可洞穿踰垣而走彼數仞土垣石堵鳥足禁其行動哉流光逝水已逾二旬是夜天黑如漆獄中燈火皆熄對面幾不辨人影袁六於枯寂之中百感交集孺子之心時縈縈於老母之側不禁鼻酸心痛淚已洩瀾甫入夢猛覺一物觸肩際猝醒忽一形似佝僂老者立於前力挽其臂促之起袁六臂力幾不敵然默憚其必非加害者第恐累及老母堅不與行爭持又久力不能勝遂爲彼挾之去惟覺其逾垣破壁如履平地矯健如猿形不似衰老者迨出獄始釋迫之行約三里許入一深林中時陰少撥天角倏露一二微星倏明

處處以老
母爲懷使
人愛煞

袁母不僅
賢尚以武
俠勝宜乎
有是子也

條滅風細如縷掃林間亂葉瑟瑟哀響陰氣逼人似入鬼境僅見一線小道曲如羊腸
荒犬嗷嗷遙聞之時而斷續知距離村店已遠矣袁六隨老者入林復覘一大漢候林
側不能辨其面目袁六淒然曰我不幸自作之孽承二壯士援救固感則來朝老母塗
炭矣願二壯士釋我小人有母不敢偷生也言竟淚涔涔下時老者摘其項下鬚笑謂
袁六曰兒毋懼母至是也袁六細覘之果其母遂拜倒嗚咽迭呼死罪曰兒不肖累老
母冒風霜入重圍蒙萬險第兒終不諳老母有此身手也母笑曰傻孩兒區區土垣何
足錮我遼東道上較此等事尤險者吾與若父履之慣矣袁六復覘林側之大漢乃謝
天龍夥友之徐大剛益異之母曰兒毋異彼亦援救兒者中途而遇我恐彼力不勝特
令之俟此耳袁六仍欲接詢其究竟母促之曰天將曙距城匪遙恐追者至又費周章
矣三人遂結伴向深邃中遁去

當袁六自王家歸袁母即知王大福必駕禍於袁六然其所以遽然使兒就縛者蓋有
所恃按袁母亦關東巨盜唐猛之女唐猛橫行邊徼無可與敵七十無子遂以生平絕
技傳與女嗣因中毒死袁六之父袁百容爲之雪仇唐氏遂以事之舉一子即袁六一

畢竟袁母
高出常人
一等

老誠持重

女曰慶兒妙齡爲豪家擄去袁百容奪之不得亦死故唐氏所謂深仇者即指是事迨袁六入獄之後甫達二旬唐氏知官家防範必少懈於是逞其父傳之技往救之中途突遇徐大剛因瑣事相觸而交手徐不敵遂以救袁之事告之唐氏大感復遣彼憩於林中徐所以奮身欲救者正因袁六豪爽卒爲賊陷而不平耳三人從林中遁逸迨天曙已逾縣境遂易姓覓茆屋一椽暫假棲息袁六復請於母前曰王賊終令其安然乎徐亦慙慙往雪憤唐氏笑曰彼賊誠不屑污我刃矧爾等好自爲之何患無復仇之日袁六奉之不敢抗惟徐不能耐遂子身而往迨至王宅而王大福合族已去如黃鶴矣復偵知鄰右始悉因袁六越獄懼禍避於安東某員外郎家卽其恃若長城之戚黨也徐大剛復聞於唐氏時已三閱月袁六亦急欲撲殺此獠遂邀徐同往唐氏知不可阻復誠曰江湖能人多如鱗爾等毋自恃膂力足以勝人凡事自恃必敗我閒處亦無事可爲爾等一助也袁六阻之不可遂化裝同往抵安東密偵十數日始得其蹤果某員外郎家豢養武士不尠防範綦嚴又數日卒無隙可乘徐急甚一日徐謂唐氏曰此事明誅恐不得彼僮不越雷池一步烏可着手何若暗取之仍以越獄之術行之彼僮自

何來少年
若是猛勇
耶

是。甕。中。驚。矣。唐。氏。亦。以。爲。然。是。夜。既。闌。三。人。遂。各。顯。技。能。踰。垣。升。屋。以。取。時。袁。六。當。鋒。奈。華。屋。重。重。莫。辨。仇。居。之。地。爰。是。三。人。不。知。何。從。袁。六。仍。奮。身。前。進。忽。見。東。廊。一。鏡。熒。熒。光。燄。作。慘。綠。色。袁。六。攀。檐。倒。身。下。從。壁。隙。窺。之。一。痴。肥。者。伏。案。坐。手。撥。算。盤。權。子。母。偈。拔。作。響。案。側。坐。一。女。子。乃。彼。所。拯。救。之。寶。姐。再。覘。彼。伏。案。者。正。是。王。大。福。一。時。怒。火。中。燒。遂。破。牕。入。室。王。大。福。大。駭。知。爲。尋。仇。者。急。挾。女。走。避。突。被。袁。六。扭。其。襟。寶。姐。殼。釀。不。敢。少。動。王。大。呼。饒。命。袁。六。遂。贈。其。一。掌。王。卽。暈。倒。額。角。血。花。亂。飛。某。員。外。亦。素。以。武。技。自。豪。者。突。聞。異。聲。卽。偕。諸。武。衛。數。禦。敵。時。唐。氏。徐。大。剛。相。繼。入。室。前。後。燈。火。通。明。某。員。外。偕。諸。武。衛。集。中。庭。環。室。欲。捕。袁。六。等。詎。意。袁。六。等。矯。健。非。若。夥。敵。偶。一。交。手。卽。撲。之。雖。某。員。外。以。武。技。自。豪。者。亦。被。唐。氏。挾。制。肘。下。哀。鳴。饒。命。不。已。其。他。未。傷。者。咸。抱。頭。鼠。竄。而。去。忽。一。少。年。自。後。堂。挺。身。與。徐。大。剛。戰。徐。不。敵。袁。六。助。之。格。鬪。時。許。勝。負。仍。不。能。決。時。某。員。外。已。就。戮。唐。氏。亦。奔。助。袁。六。甫。入。戰。線。急。迭。呼。曰。止。止。止。速。止。止。止。雙。方。聞。皆。異。之。遂。罷。戰。唐。氏。急。趨。少。年。側。上。下。審。視。良。久。復。泣。然。曰。相。公。非。袁。百。容。之。女。慶。兒。乎。少。年。亦。大。怔。唐。氏。遂。去。其。假。面。具。曰。吾。兒。勿。怔。我。卽。爾。之。生。母。也。少。年。突。聞。此。

天理循環
報施不爽
信然

言急擲械跪拜唐氏之側撫唐氏膝大號不能已袁徐咸異之袁細審其少年卽彼曩晨驟遇之騎士益信彼所注目者蓋有因焉唐氏急止慶兒哀復引袁六見兄妹禮更使其呼徐大剛爲兄唐氏復曰終身之仇報在今夕彼僮後堂中仍有幾人可盡鋤之慶兒遂導其母兄入後堂凡某氏之親族戮之不少遺更散其財帛與諸僕遣四散且令勿許揚聲諸僕叩謝則鳥獸散以金錢塞口自守口如瓶唐氏復偕其子女及徐大剛等當夜奔返故居唐氏遂將其夫及女之仇一一向袁六徐大剛述不遺復曰以我之技固可撲殺此獠第六兒之技未成我撫孤之責未卸以故遲遲今終身之怨已償我不負於地下人矣言時淚簌簌如雨復詢慶兒別後事慶兒亦一一述之曰彼僮攬兒去原以兒視我故令飾男子服且授我武技焉迨兒長成又欲以妾媵視兒此卽王大福所慫恿者幸母來否則一月之後兒將受彼僮魚肉矣接次各道別後事唐氏笑曰曩吾最惡人爲盜今則欲不爲盜而不可得雖然我嘗謂六兒云處今後世道若使爲官毋甯爲盜苟爲盜或可受人之不平且可平人之不平也爰是袁六以盜隱袁六自落草後處事益平交友益義美譽因而益震遠近之赤眉紅髯者多歸之卽曩

日謝天龍之夥友亦多。因徐大剛紹介而附。袁後一時鐵臂袁六之聲譽直駕唐猛而上。不數年唐氏病歿。復以慶兒妻徐大剛。蠻煙遼塞間時見若輩人跡。踪卽後生如天邊。羊冬天燕子東北風。二古癩子十四閻王。老頭票嚴白虎邱大頭等談及鐵臂袁六。罕弗肅然起敬也。

塵因曰。壬子秋。余亡命青泥窪。鎮日與草味英雄伍。屢聞鐵臂袁六事。敘者綦詳。余愛其爲人爽直。特以誌之。非誨盜。蓋重其義耳。雖然如袁氏之母及妹徐大剛等。烏可以萑苻暴客目哉。求於士大夫之中。亦不可多得。脫使萑苻暴客一一如若儔。則恩怨分明。是非自判。其人格則高出一般。足鞞手版者。不知幾萬級矣。

●一雙假面具

嘯秋

瀛洲老人之言曰。杏兒歸來乎。兒離汝父以去者於茲三年。此三年中。汝父無日不倚閭而望。冀兒歸來。老眼將穿矣。今兒歸。願此後不離汝父去。杏嬌遂投於老人懷中。展其鶯舌曰。兒歸來矣。兒見父滋樂。不願離父去。且兒在舅母家。屈指三載。五經四書均已卒讀。師稱兒讀書最敏。爲同學冠。兒念父綦殷。良不願遠別我父也。老人慘然曰。如

是固大佳。然汝勿離汝父。汝父將離汝去矣。言次以其枯乾之吻親杏嬌額者。再白色之鬚。乃與光黝之髮相錯雜。作爲美觀。杏嬌曰。父勿誑兒。須知父作言。兒心且碎。設再聞此言者。兒且哭矣。言次目光溶溶。痴視老人。老人搖首曰。兒是不知汝父尙有大仇。未報。須往撲殺此獠。但此去殊多險。天鑒我心得遂。所願則當多售糖果。歸以遺兒。否則不歸矣。言未竟。杏嬌以纖掌掩老人口。泣然曰。勿聲。勿聲。設父再嚇兒者。兒立哭。父不畏兒哭。耶二人慘然。有頃。杏嬌曰。父所謂仇者。何指。盡告兒。老人嘆曰。汝父所以秘之者。以兒年稚。告兒殊無益。今兒長。當舉以告兒。知汝兒何以死耶。杏嬌聞及其兄。則眼眶微紅。頻搖其首曰。不知。但當時以爲死於病耳。老人曰。否。初汝兄在野外營羊毛業。年晚懷三百金。歸道遇一僧。銀鬚垂腹。音容和藹。類有道者。就與汝兄語。汝兄固樂與方外交談。次意漸洽。僧問何往。汝兄答以歸。僧喜曰。老衲亦往是地。途中有伴。可不患寂寞。因與汝兄同行。縱談甚樂。日暮矣。林木深翳。幽徑無人。僧忽自行囊中拔出戒刀。大喝曰。慢走。汝尙欲活命耶。汝兄固饒有力者。知遇暴客。欲反身抵禦。而銳利之刃已深入汝兄胸際。汝兄頽然倒地。痛極昏去。僧遂搜汝兄之金。以去。迨汝兄悠悠醒來。

忍心害理
一至于此
僧之肉其
足食乎

僧之阿彌陀佛竟爲
口頭禪萬
觀此僧名
惡尚自欺
曰果善欺
人抑欺天

吐屬不凡
杏嬌的是
可兒

則刀猶挺然在胸。力拔視之。見柄上刻果善二字。隱然可辨。噫。兒誌之。此果善二字者。即殺汝兄之僧名也。言次。氣吁吁。悲哽不能續。杏嬌淚眼視其老父。久而凄然曰。然則兄如何得勿因此死乎。老人曰。安有生理。汝兄傷創甚。提刀疾行十餘里。始至家。方進門。卽倒地。不知人事。時父心碎腸裂。急扶之。寢斯時。汝兄猶能語。便告我道中事。閱三日死矣。言未竟。杏嬌放聲大哭。老人以手頻撫其鬢。老淚縱橫。落杏嬌髮間。顆顆綴如明珠。旣而杏嬌嗚咽曰。死者已矣。生者當如何不報此仇。何以對兄於地下。老人曰。汝父亦云。然但聞此僧精技擊。膂力過人。不易敵。汝父當時持戈從戎。每單刀赴敵。鋒鏑向處。敵首靡不紛紛落。今老矣。無復昔日之驍勇。雖欲爲汝兄復仇。奈難敵。何。雖然。兒又無兄弟能代汝父一行者。汝父雖欲勿去而不可得。今兒歸矣。可看守門戶。汝父暫離兒去。兒可勿念。當知汝父此去爲汝兄報仇也。杏嬌曰。父耄此行。殊多險。不如兒去。老人愕然曰。是烏乎。可兒一女子。且性怯。何能勝此大事。杏嬌曰。女兒亦人類。有何分別。木蘭女子耳。且代父從軍。緹縈女子耳。且代父贖罪。女獨不能代父復仇乎。且兒性怯固矣。然臨小事固怯。臨大事未必怯也。亦猶光武之怯於平日而勇於戰事也。且父

去恐事未必成。若兒去或成可也。老人矍然視杏嬌，似嘉其勇，後微搖其首，其意蓋不欲其去。杏嬌知父意所在，則亦不語轉瑣瑣話。其家常事，迨夜闌各歸寢。翌日老人喚杏兒不應，覓之無所見，蓋可愛之杏嬌已不別行矣。

紅螺山在奉天之西南，有女兒河橫其北，層巒聳翠，削壁橫青，風景殊清幽。山麓有白雲寺，深院曲廊，規模宏大有僧侶百餘人，主持者果善也。一日有一老者，髯長尺餘，潔白如雪，擔一行李至寺，稱慕寺中幽靜，擬假一椽息肩。果善許之，冀除東廂爲其止宿。同日忽又有一黑髯老者亦作同一之請，願假一室。果善亦許之，使居於西廂。二老屋宇相對，時相過從。一日秋月皎然，清風送爽，白髯老人造黑髯老人屋，相與縱談。黑髯老人曰：月白風清，不可無酒。我等盍開樽小酌，作抱膝談乎？白髯老人笑而首肯。二人乃傍南窗飲酒。黑髯老人量頗豪舉，壺作牛飲，無餒色。惟白髯老人則屢謝量淺，托辭欲逃席，惟爲堅留，面壁無語，意殊不懌。時黑髯老人已微有醉意，出白鬚。老人不意捋其鬚曰：美哉髯乎！言未畢，髯忽落地，其面上一皮製假面具亦隨之脫落。黑髯老人燭之，則嚮之白髯老人已化爲一絕世美人矣。但見眉彎半鈎，之新月，目涵一泓之秋波。

撲朔迷離
令人拍案
叫絕

芍藥爲神。梅花爲骨。舉天壤間之所謂妙人。可兒無能出其右者。此時美人既羞且憤。怫然曰。人家事與汝何涉。何敢我大事耶。黑髯老人再拜曰。唐突西子。罪不容辭。但僕固識汝爲施杏嬌女士也。女士亦欲逃僕目耶。此時杏嬌知不可掩飾。亦不爲懼。惟念彼何由識我。疑慮不已。未幾黑髯老人曰。若是楚楚弱質。亦欲圖復仇事耶。幸遇老夫。事或有濟。不然不利於身。而無補於事。恐西山東海間。又將添一隻冤禽也。杏嬌正狐疑間。忽聞老人言復仇事。舍我父外。無人知之。今老人言之鑿鑿。似深知蘊底者。不亦可怪之甚。且味其言。且有相助之意。此人恐係豪傑之流。或能仗其力。殲此惡僧也。念至此。則亭亭纖軀。已拜倒於老人案前。曰。伯救我。言次。芳心悽婉。喉哽不能續。老人扶之。起重復洗樽。更酌相對坐下。老人曰。女士識我否。我汝之鄰也。女士就學出外。於茲三年。安能復識我。但汝父固爲我舊交。日前女歸家。汝父與女士談及汝兄慘死事。相問一壁聲。殊清徹。此一席談。乃盡入我之耳。嗟夫。女士我聞汝父一言。我滴一淚。汝父言竟我淚濕透青衫。雖然我後聞女士言私心傾服。末由自制。直使我擊劍狂歌。攬衣起舞。漫漫長夜。固未嘗履睡鄉一步也。夜闌矣。有燭影搖閃。自壁隙中映入我室。我略

鶴然仁著
之言

一。窺。視。則。驚。心。觸。目。之。事。乃。入。我。眼。簾。蓋。女。士。方。以。一。假。面。具。蔽。之。於。粉。面。且。以。垂。垂。長。髯。加。之。於。額。鬻。之。麗。容。雖。未。飽。餐。十。分。然。花。容。月。貌。依。稀。可。辨。一。經。化。裝。乃。赫。然。一。老。叟。此。時。我。意。女。士。必。欲。爲。兄。復。仇。殲。此。惡。僧。恐。女。行。多。不。便。故。幻。此。形。以。掩。人。耳。目。但。復。仇。事。智。勇。兼。備。之。男。子。爲。之。且。恐。其。未。必。能。成。况。女。子。乎。况。女。子。而。荏。弱。如。女。士。乎。故。我。竊。爲。女。士。危。思。欲。助。以。棉。力。故。待。女。士。出。門。時。潛。尾。之。女。士。借。居。寺。中。故。我。亦。蹤。跡。而。至。也。杏。嬌。曰。伯。盛。意。我。心。殊。感。我。之。至。此。者。欲。虛。與。僧。周。旋。乘。間。以。圖。言。次。出。一。刃。霜。紋。深。碧。晶。瑩。如。雪。曰。此。卽。僧。殺。我。兄。之。刃。我。將。還。之。以。殺。僧。老。人。曰。女。士。計。巧。但。此。僧。拳。術。聞。天。下。縱。醉。豈。無。餘。勇。敵。汝。休。矣。女。士。欲。置。之。死。地。者。恐。彼。將。以。女。士。待。彼。之。法。以。待。之。我。雖。無。能。然。技。擊。之。術。亦。嘗。涉。獵。遨。遊。海。內。未。嘗。遇。敵。手。今。擬。小。試。以。殲。此。僧。言。次。接。刃。於。杏。嬌。手。端。相。有。頃。曰。此。神。物。也。凡。殺。人。無。論。着。何。處。但。見。血。其。人。必。死。可。以。假。我。一。試。否。杏。嬌。默。視。老。人。曰。我。不。肖。不。能。手。刃。此。仇。致。累。伯。但。何。以。相。報。無。他。當。拜。伯。膝。爲。義。女。聊。答。大。恩。何。如。老。人。笑。而。搖。手。曰。不。須。毋。瑣。瑣。相。瀆。杏。嬌。曰。然。則。更。無。相。報。之。法。奈。何。久。而。一。笑。曰。設。伯。爲。少。年。者。我。將。以。身。許。之。老。人。亦。笑。曰。女。

嬌小伶俐
憨態可掬

自謂善於辭令矣其如弄巧成拙何

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之難異難捉摸如此

細想此時確有此情

細想此時確有此語

士言信乎。設我果爲少年者。女士能踐此言否。杏嬌吃吃笑不止。曰。豈作誑語。老人撫掌曰。然則可愛之杏嬌。已爲我湯起鳳之妻矣。言未竟。轉時之間。其黑髯亦脫落。頓露其廬山真面目。姿態英俊儼然。一美少年也。杏嬌羞恐交集。踟躕無主。頰上閃灼無定。乃如雨後桃花。欲奪門出。則此少年方佇立門次。則徐徐背其身。低首無語。怨恨萬狀。自悔鹵莽。轉憶湯起鳳爲我舊鄰。且亦詩書子弟。邈邈聞名。武藝則雄稱東北。他日亦可自慰。遂默不一語。此時少年長揖曰。僕一時魯莽耳。萬乞見諒。杏嬌怫然曰。誰識汝。汝何人。言未畢。從地上拾其假面具。及白色之髯。奪門而去。

一夕秋風。嗚咽。明月淒涼。西廂中。笳聲楚楚。作哀怨狀。杏嬌方倚枕假寐。殘夢驚醒。悽然忽作鄉思。未幾聞馬嘶聲。自遠而近。俄頃似有百千馬蹄聲。徘徊於寺之鄰近。乃大驚披衣。登高處眺望。覘寺之四圍。爲大隊包括。間有持刀者。有荷槍者。均馬賊也。於是知笳聲乃起鳳所吹。以號召馬賊者。起鳳可以號召馬賊。其爲此中人。首領無疑。且圍寺。不知何爲。不覺膽爲驚碎。方狐疑問。見起鳳衣一身黃色軍服。金條盤繞。燦爛奪目。自西廂大步出行。至寺門口。喃喃不知作何語。隨有數百人蜂擁入寺。起鳳亦雜衆夥。

之中杏嬌忽有覺曰豈起鳳爲我復仇故引馬賊欲殲此惡僧耶一時芳心怦怦勇氣勃發立以假面具蒙之忽忽隨衆入內甫入殿見果善鬚張目突提鐵棍盛怒出禿頭百餘人亦持械隨後蓋聞笳聲知有變早有備也起鳳見果善大喝曰此卽果善也速撲殺之馬賊紛紛上前雄執之果善持棍作公孫大娘舞衆皆不敢近馬賊持鎗者紛紛撥機開擊煙霧迷漫衆禿頭隨聲倒地者無數餘皆膽餒紛紛逸去瞬息間忽失果善所在起鳳大呼曰果善尙踞屋頂衆仰視見果善血跡滿身踞屋脊作悵望狀蓋欲逃而不得也杏嬌恐其脫走張皇萬狀剎那間見起鳳升屋頂果善已棄去鐵棍一時徒手難禦遽拾屋瓦禦之起鳳一一接之觀者目爲之眩未幾果善立處其瓦片已盡其力亦衰略一喘息起鳳乘其不備拔刃擲去中其胸血腥紅如泉噴出遂蹶扑欲地起鳳恐其遁亦隨之下地時果善屈坐地上甫拔刃見刃上鑄有己名色立變念此刃乃已殺施某物乃擲刃長嘖曰自作之孽報施不爽此數也復顧謂起鳳曰身手不惡英雄何名可以見告否起鳳語以姓名詫曰聞名既久今日得遂識荆願私心竊慰但老衲殺施某與英雄何涉起鳳未及答杏嬌忽至前去其面具及髻謂果善曰起鳳之

居然作悔
詔可謂良
心未泯然
而晚矣
居然自認
起鳳之妻
可見禱之

惺惺作態
亦有露馬
脚時
果善將死
極談笑自
如亦為異
人

寫兒女情
態歷歷如
繪一結尤
妙絕

妻我也。我之兄施也。起鳳之殺汝為我也。既為我。不等於為施某乎。言未竟。果善搖首笑曰。恐女士未必為起鳳妻。蓋起鳳少年未娶。老衲所知。杏嬌曰。未殺汝以前。固未妻我。今則我身歸起鳳矣。言次。兩頰紅如玫瑰花色。果善微噓曰。然則老衲之生死實關係汝婚事之成敗。老衲死矣。望汝等大事。玉成留後世之佳話可也。言畢。傷口出血如噴。遂目瞑。氣絕。果善既死。起鳳乃麾馬賊退。歸賊均遵命呼嘯去。時寺中祇二人。起鳳頰目杏嬌。杏嬌窘甚。尋敗壁。上斷句。反覆微誦。起鳳不耐。曰。時已薄暮。女士盍歸。僕當護之。兼以登室拜岳父。杏嬌聞之。方欲置謝。忽聞岳父云云。則羞憤交集。怫然欲嘖。繼念其功。則隱忍無語。乃低首隨起鳳出寺門。門外已有二騎相待。各自挽輿就鞍。向斜陽紅處而去。

錦西有大興堡。古木蟠屈。蒼翠葺葺。林深處茅屋十餘間。相比如櫛。一宅門之側。時有老人曝於殘照裏。舉其枯乾之目。眺望遠處。菩瀛洲老人倚閭望女歸也。未幾夕陽西落。野靄冥濛。見二騎穿林來。老人似有喜色。既而搖首曰。誤矣。於是吁氣入室。方掩門。則落門聲大起。老人頓愕。就門隙中視之。果杏嬌也。一時喜出望外。立啓扉迎之。則伶

付之杏嬌已投身於老人懷中呼曰父乎惡僧爲兒殺死矣老人笑而微拍其額曰毋作誑語兒不別父即行究往何處速言之杏嬌不待其言畢姑作哭聲曰兒何敢作誑語兒固往白雲寺殺此惡僧但助兒者乃一少年言次以指示身後老人移步視之果一少年亭亭玉立於側則大驚默念杏兒女子也女子何能偕一美少年歸得毋……憶未竟杏嬌已窺知其父意紅飛兩頰翩然遁入內室去老人詰少年知爲鄰人湯起鳳且素欽其才藝久有聯姻之意後因乃父未歸故置之未議今見之湯告其復仇事不少隱老人益感遂以女妻之湯亦不辭復行子婿禮未久即辭去迨湯之父歸即爲之完禮從此鬚鬢三叟則雙飛雙宿妬煞鴛鴦矣

泣羣曰果善對於劫財害命事固惡然對於施杏嬌湯起鳳二人則不能云惡若非彼之一事奚能牽出一段良好婚姻謂果善爲若二人執柯者誰曰不宜

●紅娟報仇記

嘯秋

殘星數點隱於天空晨雞再唱月沉而黯朔風凜冽寒氣砭骨松花江岸之百葉村居民皆戀其重衾高枕作羲皇上人未幾晨光熹微中忽有中年婦踽踽自西來狀至皇

醜態畢露
令人作三日嘔

遽面色慘白髮蓬鬆如亂麻行至一宅門首以指彈扉者再且舉首四望若恐人之窺見者又久門呀然啓一白髮如雪之老嫗挽婦悄然曰兒歸乎婦曰然嫗曰可速入恐有人躡兒後也言畢婦入嫗亦入門復闔而萬籟俱寂矣

移時一茅舍之內乃有絮絮談話聲則嫗與婦也嫗曰兒乎自汝去後吾心惴惴滋以爲懼惟恐兒陷於危今不知消息佳乎否乎婦曰大佳大佳雖然雞旣鳴矣天色曙矣阿母曾預備也未嫗曰予已預備久吾等盍速行婦頷首旣而笑曰然則一小時後此破敗之茅舍門扃如故而個中人已不翼飛矣

距此事前之兩月爲季秋九月節屆重陽俗爲登高之舉紅男綠女往來於街衢間者踵相接時有旅居凌家堡之晉人名祝步雲者登徒子也是日晨起入一室中取案上之鏡自照其顏繼復置鏡於案取玉容散傅其黧黑之面復以木梳自理其髮髮光滑可鑑人乃對面嚮然笑復嘖嘖自譽曰信乎一世美男子也今日佳節吾奚虛度遂取架上外衣加諸身信步出且囑僕曰若守此勿逐諸兒戲余即歸僕唯唯聽命

祝旣出步履殊速默念此時之北高峯上當不少佳麗者大好機會可飽吾眼福乃捷

凜然不可
犯不易多
得今日一
般女子之
見利眼開
不惜獻身
者對之有
愧色否
居然成病
恐怕是單
病的相思

足先登且行且笑狀至愉快正涉想間忽迎面來一婦人年可二十許雖荆釵布裙而秀麗獨絕見祝目急他顧掠祝而過祝艷之尾之行見婦入一肆中祝色授魂與雅不欲舍之去遂往復踟躕於街衢中路人嗤之勿顧也未幾毅然進適婦坐肆中祝植立痴視嘿然不知作一語婦大駭曰何物狂生而入此室祝方驚覺即以京語答之曰貨物耳洵洵胡爲者婦乃指肆中諸物問所欲祝隨意取數具即以多金與之曰是錢錢者不足爲卿壽聊以作紀念可耳婦見金遽變色瞋目曰妾雖女子身非其義也一介不輕取彼僮何人乃欲以阿堵物污我耶遂擲金於肆外返身入內室少焉一老嫗出向祝曰先生殆欲購物乎吾肆之物多不惡不知先生將何屬時祝色頓赤無所措辭即支吾爲謝遂怏怏返然心戀婦美不少釋輾轉床蓐寢食俱廢不數日懨懨病矣先是祝有友曰李洪運祝之心腹也聞祝病即造門訪見祝形容憔悴乃詰曰不見多日何一病至此得毋操心過度耶祝曰否否因語其故俱告之李曰君亦太癡一貧家婦值得如此顛倒乎脫遇西子南威又將如何君勿虞我當爲君謀事或有濟也祝大喜遂重懇之曰玉成其事者惟君是賴矣李唯唯出越日李復來詢以事成否曰大難

其性淡漠
乃薄命之
兆

大難此婦本貴家女其父爲一名仕以翰林知黑龍江某府事因不容於上峯削職歸田上峯借端捕之急乃隱爲馬賊冀以自保膝下無子祇生此女愛之不啻掌上珠女幼工吟咏性淡漠讀溫飛卿惜春事低徊似恨橫塘雨句輒淚潸潸下間或拈韻推敲則宋艷班香流露滿紙嘗效溫李體作香奩詩百首爲父極賞之曰此我家不櫛進士也有女如此難乎其爲東床選矣未久父歿嫁一名下士伉儷甚得詎知紅顏薄命不二年其夫以暴疾死家道中落四壁蕭條與母同居依十指爲活比遭歲歉輾轉至此無賴者屢挑之固凜凜不可犯祝聞言愁眉遽斂曰然則將奈之何李沈思良久曰是非易爲者無已或彼媪可爲力媪與女母稔又擅口才徐圖之或可成事祝曰計良得他日脫如願當以厚禮酬冰人李銜命去密商之媪媪欣然曰老身雖昏瞶尙能握赤繩作月老但頗費廣長舌耳

彼媪何姓次日何媪果詣婦家婦方製一棉衣乃甫坐其旁徐徐吸烟媪曰娘子女紅大好吾媳殊勿及不知從何處學得來婦曰草草針黹殊貽姥姥笑猶嘖嘖美譽不休使兒汗顏矣媪曰娘子真賢淑少得閑功夫尙孳孳不倦若我家潑辣貨早捧腹入

的是村婦
口吻大可
噴飯

貞節而謂
之迂拘一
般自由女
子開之得
勿許為知
己否
理直氣壯
令我肅然
起敬

圓轉流利
妙語雙關
此婚當墜
入拔舌地

紅鬃子 紅娟報仇記

黑甜鄉矣。阿媽真厚福哉。母曰：老身風燭殘年，謀一飽而不得，恃此弱女，苟延殘喘，哀已甚矣。何福之有？媪曰：傷哉！若祝家官人官威顯赫，資財富有，夫人鎮日作葉子戲，時或與兒女相聚，啖荔菱，以視阿媽真判若天壤矣。母曰：噫！小妮子殊不長進，讀得數句書，便欲以柏舟自矢，不然得富家少年郎而事之，老身亦旦夕有恃。媪曰：善哉！阿媽年事日高，故通達事理，第不知好娘子何迂拘？若是婦聞二人言，遂摺疊其衣，置於一處，言曰：姥姥誠大謬，貧富命也，節義性也。母隨兒噉一杯冷饘粥，雖無大適計，當不陷於禍生，不得好福命。又事二夫，以污先人德。姥姥何取焉？媪曰：貞哉！娘子可以風頃者，老身固戲言耳，遂興辭而出。

次日復來，婦肅以坐。媪曰：日來殊大忙，祝家公子囑老身覓妾，渠曾見娘子一面，謂必如娘子者而後可。老身交遊少，安得再有如娘子者？頃方物色於外，卒不得一當，殊疲於奔命也。婦曰：姥姥所言祝家公子者，不知其為誰？媪曰：公子名步雲，晉人也。渠嘗衣狐貉，手指戒囊，累累鎮日坐茶寮，真天上人脫老身年事。如娘子將覲顏以箕帚自薦，與公子共享此樂矣。時婦向其母以目示意，母已見之，因謂媪曰：頃姥言公子欲得

前後矛盾
必有用意

居然何作
詩人何臉
之厚也然
世之俗子
偏要學風
雅者正復
賴此君

姬妾不意以妮子陋質遽爲公子垂青盼若不棄者便望姥爲執柯如何媪曰唏阿姆
勿輕許娘子又將以嚴詞責老身矣母以問婦婦曰姥姥真不解事頃云不事二夫者
爲不得其人耳風雅如祝家公子兒固耳之熟矣得此爲偶直不知幾生修到也媪方
顧母曰如何吾固知娘子慧人必不執一孔之見而今果然旣蒙娘子見允便當以消
息報公子他日一對璧人羅拜堂前使老身得飲一盃喜酒幸福真不淺矣
媪乃以語祝祝大喜病霍然愈以黃金一錠爲媪壽自謂得曠世佳人爲偶此後閨房
之樂當復不淺忽念及婦能吟咏而已則握筆重若干鈞得毋貽新人笑繼思此事良
易舊稿累累遺自先代謄寫一過以供新人賞鑒怕不拜倒地下嗣後以戒詩爲藉口
足以敷衍一世矣正妄想時忽若有人拍其肩者且言曰步雲爾勿自矜不數日汝之
好頭顱有斫之者矣祝驟驚回首視之殊無一人意以神倦迷罔現此幻像殊不之奇
時夜已深遂就寢焉

光陰迅速逝若東流未幾而爲冰霜嚴寒之天祝乃以禮迎婦來洞房之夕鼓吹大作
賓客雜沓至耳婦名者無間少長爭欲一覩爲快婦殊慷慨絕無羞澀態時或與賓客

洗盡小女
子態自是
女丈夫本
色

呼之不應
者想祝正
與新婦或
攜手或密
攜或弄絲
談或弄薄
竹戲或願
故不暇願
他也是一
也笑

新婦一去
不復返步
雲千載空
悠悠

紅鬃子 紅娟報仇記

相酬答吐屬奇瑰有丈夫氣一時觀者皆噤不能聲祝之戚友皆以祝得奇女子為賀
爭以佳醪壽祝祝辭不飲衆堅勸之盡數觥大醉衆皆調謔之時或勦新婦製聯語新
婦竟能脫口成章時祝已醉臥榻上駒聲大作漏四下客乃紛紛散
翌晨紅日三竿此一對新夫婦猶酣眠未起家人異之意以夜來疲憊聊資養息不復
驚其好夢獨三數狎友則自門外呼喚之時或以謔語雜其間迄不應家人方大驚且
祝之睡素有駒聲至此竟寂然知必有異大呼之仍不應乃破扉入一時家人戚友咸
集一處而不可思議之慘狀乃發現於衆人之前蓋血肉淋漓橫臥地上者固赫然祝
步雲之屍也祝妻本良家女素賢德祝父雖惡祝而以父子情常婉言勸其遷善祝掉
頭不顧至是皆大哭祝妻則伏於地上嗚咽不成聲一室之內哭聲震耳友朋戚屬亦
相率流淚而此時尙有一可奇之事留於衆人之腦中者則門戶嚴扃惟一窗半啓所
謂新婦者已杳如黃鶴矣於是有人議覓新婦乃急使人往店中訪之而店已雙戶緊
閉闔無一人復至新婦之母所則門亦嚴扃室內了無人影詢諸鄰有謂天黎明時親
見馬賊一隊衛其婦與母往深山而去乃返言於衆衆駭異萬狀各以淚眼相視以意

其夫暴死
原因至此
乃大白

其悽惋其
激昂紅娟
留此紅娟
乃不死矣

揣。度。卒。不。解。其。故。最。後。於。枕。畔。得。一。長。函。啓。視。之。則。書。法。俊。拔。彷彿。新。婦。手。筆。末。署。紅。娟。二。字。其。文。曰。

妾。盛。京。人。徐。紅。娟。也。年。十。七。于。歸。名。士。羅。駿。羅。郎。性。抗。直。與。祝。步。雲。同。赴。太。守。宴。語。觸。祝。祝。以。是。銜。恨。翌。日。彼。宴。羅。郎。以。毒。置。酒。鳩。之。死。妾。痛。不。欲。生。甘。以。身。殉。徒。以。大。仇。所。在。舍。妾。誰。報。所。以。苟。延。殘。喘。未。能。從。羅。郎。於。地。下。也。乃。祝。懼。禍。且。近。闔。家。遠。遁。妾。奉。老。母。奔。走。東。西。渺。渺。天。涯。鴻。爪。何。覓。流。離。至。此。聊。作。緩。圖。詎。知。天。鑒。吾。衷。此。狼。心。狗。肺。之。祝。步。雲。適。與。妾。相。值。於。途。孰。謂。天。道。夢。耶。妾。與。祝。不。識。一。面。而。鄰。媪。何。氏。告。之。且。介。紹。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非。冥。冥。之。中。有。主。持。之。者。耶。今。者。妾。已。以。祝。之。待。羅。郎。還。以。待。祝。此。萬。惡。之。步。雲。已。死。於。妾。亦。下。矣。妾。願。已。了。妾。心。亦。慰。將。長。侍。老。母。以。終。身。留。此。一。書。使。人。世。間。知。祝。步。雲。爲。元。兇。大。惡。尙。有。徐。紅。娟。其。人。者。殲。之。以。除。社。會。害。或。者。世。道。人。心。兩。有。裨。益。歟。瘦。腰。生。曰。我。讀。此。篇。不。禁。重。有。感。焉。夫。紅。娟。弱。女。耳。而。能。談。次。自。若。從。容。力。刃。仇。人。洵。乎。其。難。能。矣。誰。謂。風。塵。中。無。奇。女。子。在。耶。而。祝。某。殺。羅。駿。安。知。即。爲。其。妻。所。

殺一施一報絲毫無爽。佛家果報之說信也。

●王三鬃子暗殺案

嘯秋

即此等物
已是介盜
之媒

黑山之下有大新屯居民千餘戶率業農粗衣惡食習爲常惟有豪商舒鑑塘者則不然鑑塘少年客扶桑甲午以前販籐於臺灣得善價遂大富輦金回國於其鄉築庭園備極壯麗姬妾六七人購珠寶無算宵小覬覦屢來劫鑑塘苦之及韓亡伊籐抵韓鑑塘掀髯笑曰今而後可高枕臥矣蓋鑑塘在日本時好接交彼邦名人故與伊籐往來甚密今聞來韓以大新密邇之朝鮮冀假其力以衛其第因尅日攜資赴韓見伊籐於總監府所以贈伊籐者曰帛若干金珠若干關東之產又若干伊籐握手笑曰三年未見髮鬢白矣君胡不善養體鑑塘曰僕多憂伊籐曰奚憂曰憂盜吾國政府之不貴國若也君知之矣地方有利棄之而不知取雀苟有盜縱之而不知捕朔風甫起行人絕跡綠林豪客輒窺我於簷端用是惴惴焉未遑寧息欲不勞思得乎伊籐曰然則遷地爲良乎鑑塘曰否故鄉湖山祖宗之廬墓在焉吾不忍棄吾之來有所求於侯願侯以其餘力衛我可否伊籐笑曰若眞不諳治理者若清人所居清地烏有甲國警權能

物必自腐
而後蟲生
觀舒某即
可鑑矣

口吻畢肖

若而人奚
可以盜目
之

行於乙國者亦烏有乙國之地受甲國管轄者鑑塘曰侯仁人故言必以法吾大新屯與韓毗連清韓之界何所在吾當道烏乎知之侯以警士往管其地收其稅刷新其政誰能知之脫吾政府有異議侯即以界務爲詰吾知當道必無辭以答伊籐心動醞醞思之奮然以笑曰旨哉是言容吾圖之鑑塘即重託而別

越日伊籐渡江勘界見和龍山等處中韓人民雜處詢之均累數世伊籐大喜即電日皇日皇詢議士議士曰可遂以諭伊籐伊籐奉命治其地率兵據佔舉圖們江北數百里之地收入版圖改名曰間島而大新屯一區遂儼爲新政府之民矣於是鑑塘又以珍寶酬伊籐洋洋然語人曰侯厚我之宅護我之產盜雖黠其如侯何地方居民亦從而附和之獨一無業之少年良不悅少年不知其名年未三十髮皆禿人稱曰禿鷺聞舒言面折曰產爾私產也土地吾國公物也以爾一人之私產送國家數百里之公地禿鷺固無賴尙不出此鑑塘雖憤無以辯其夕鑿塘方睡盜蠶至明火執杖排闥入者數十人開箱倒篋盡取其布帛金珠去臨行則留書於壁曰取爾財懲爾奸速返吾地不爾者且食爾肉下署王三鬍子鑑塘大戚且恐念禿鷺曾辱我盜必彼所召遂

秃鷲亦殊
足自豪

訴秃鷲於官。官心不善。舒所爲。顧職微。畏舒威。又恐失伊。籐歡。遂縛秃鷲去。嚴詰之。秃鷲曰。言則有之。盜則未也。官大怒曰。爾雖未盜。誘盜者。固爾何抵賴。爲言已。即施拷掠。秃鷲不勝痛楚。遂認服。與秃鷲善者。博徒酒友。以百數。皆稱冤。振臂一呼。集者千人。長驅入衙。立於庭階。大罵官吏。必欲釋秃鷲罪。不然且殺官。官色難許之。無以對。鑑塘不許性命。將不保進退。無以自容。時一幕僚。忽進策曰。盍許之。官有難色曰。勿慮。吾自有計。遂與官耳語。久之。官大喜。立出與衆人語。衆人欲立釋秃鷲。官曰。若等姑少待。衆信之。未幾。履聲橐然。忽數百之日兵。至引鎗欲擊衆。衆大懼。紛紛逃散。官厚犒日兵。翌日殺秃鷲於市。以爲懲衆。懾日兵。威益不敢言。官意大得。謂盜已靖也。其夕。官方兀坐。忽覺有風。冷然燈條滅。大懼。不敢復。熱火徑歸寢。翌晨起。忽見一刃深入虎子中。官有妾名阿娟。美麗無倫。是日晨起。忽顏上書。藍字數百。細視之。皆以針刺成。傳以藍水者。讀之。則曰。媚外殺同類。理宜誅。姑暫宥。且觀其後。王三鬚子白。官大懼。往見鑑塘。將以商方策。比入門。忽聞哭聲。自內出。大驚。詢之。始知鑑塘之子被殺。鑑塘含淚出。詰其詳。曰。但有書一行。留壁間。曰。先殺爾子。後殺爾。下又署王三鬚子。官亦語其所見。鑑塘曰。是

我以爲還
是殺了乾
淨

客從何處
來

必近境。頑民吾將固守。吾宅以防之。官以爲然。遂與日兵謀以半守衙。以半守舒宅。自以爲有備無患矣。而崛強如故。

時清庭聞其事。大驚。即質問日使。遂有間島之交涉。伊藤聞而恐。日添兵駐間島。聲言剿馬賊以保護韓人。實則將爲外交之後盾也。然日兵橫蠻。殊甚強奸。民婦橫奪。民財日有所聞。適韓國志士安重根來游。時輒喟然曰。關東多俠士。竟令此大好河山一任敵人蹂躪。耶言已。潛然淚下。未幾回旅次。燒燭撰日記。忽一偉丈夫入。巍然立。安前安大驚。偉丈夫笑曰。膽何怯。宜人稱三韓爲文弱之邦。安大怒。立掣牀頭劍以示曰。英雄生不逢時。飄零異國。蓋欲留此身報國大仇。未幾不可以死客而爲奸細耶。請嘗此劍。偉丈夫笑不可仰。良久言曰。安有王三鬚子而畏一片鏽鐵者。言已。即出匕首。削安劍劍碎爲無數片。安大驚。細視客貌。知爲華產。因長揖言曰。客必風塵傑士。僕肉眼不能識。請勿罪。偉丈夫曰。居吾語。汝若知僕之所來。意乎。頃聞君作新亭之泣。僕心焉惕之。然貴國地方數百萬里。人民數千萬。較長絜短。曾何愧於三島。顧一蹶不振。帖然於彼邦。羈勒之下。僕恥之。君寧獨不恥。然貴國能恥者。僅一君。君不能以一人之力。恢復貴

傷心人語
讀之慘然
而唇齒間

竟不屑道
第二者罵
倒一切矣

安得斃
伊藤功由
王三

必能殺外
人一吾
死為將軍羞

紅鬚子

王三鬚子暗殺案

一一二

國亦猶敵國知恥者僅一僕僕不能以一人之力振作敵國也君何言之易安重根曰客言誠是然吾此來欲糾集海內亡命購械儲糧與彼決一死戰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偉丈夫曰不然丈夫當度德量力以今日貴國人心尙不足以語此爲足下計不如求諸已安曰求諸已將奈何曰莫若暗殺言時出一劍以贈安曰此今日之干將也可將去伊藤侯才大而心戾將爲人民禍能以計斃之不世之功也安再拜受劍曰謹聞命偉丈夫乃握手曰我行矣爾其勉之倏忽不見

時日兵愈重交涉未及結束日人乘此時機大作威福以剿馬賊爲名日奸淫婦女不從指爲盜鎗殺之死者相藉於是關東之人憤不愛其生日與日兵戰器械不利輒敗北清庭屢請撤兵卒不報華人死者官不問死一日人索償動累萬官應付無術辭職去忽然殺於道殺者又自署爲王三鬚子也將軍聞而大怒謂境內之民敢於殺官吏將來必能殺外人是殷憂也遂遣人偵王三鬚子

馬福保者十年前馬賊也投誠後捕馬賊無算遂屢功至統領聞將軍言大喜曰帽兒山下劉單子馮德麟尙不敢公然爲我敵王三何人敢蔑乃公耶因向將軍乞命將軍

王三亦夫
滑稽

笑遣之。福保裹糧至黑山下，僞爲暴客，狀日以馬賊之口號譟，同類冀得王三所在。日者夕，陽西下，晚風徐來，福保踞石坐溪上，聽潺潺流水而樂之。忽一少年灑然至，年可十七八，容貌佚麗，然扣其狀不類文人。與之語，馬賊也。因長揖言曰：客亦知夫王三鬚子乎？僕訪之已久，迄無緣一見。盍有以告我少年，曰：豈惟知之，且能延之來。然訪王三於是間，猶緣木而求魚也。其胡能得君欲見之明日，可候我於蓮花峯上，當指以相示也。福保諾而去。翌日詢得蓮花峯拾級而上，見峯頂有破寺，回首四顧，闕其無人。忽見寺門外大書曰：欲見王三，且入寺中。福保疑之，姑入焉。見蛛網縱橫，偶像零落，默忖王三鬚子何至來，是必受給矣。方忖之際，忽廊下立一狀貌猙獰之判官，大書一紙於上，曰：我乃王三鬚子之代表，福保見之大懊喪，垂頭而返。

福保既受王三侮，益大恚，必欲得之，始快。念王三必在此，吾秘其蹤跡，細加偵察，當可得。因不復作馬賊裝飾，爲常人出入。茶寮酒肆中，一日踞案啜茗，意態閒如。忽聞隔座一人言曰：我等苦爲王三擾，官捕之不獲，竟被縛於一女子，不亦奇乎？一人曰：信乎？女子爲誰？曰：名飛燕，曰：送官乎？曰：否，閉之室中，絕其食也。曰：室何在？曰：半聖湖畔之一角。

非作馬賊
裝不能像
馬賊

舒雖非馬
賊然亦可
稱曰盜王
三侮弄之
宜也

可謂伊藤
之知己

危樓即女郎之所居也。福保聽之，至晰默念，彼為是言，豈能知我為偵王二者耶？果爾必信矣。遂夜詣半聖湖，果有高樓，設法而登，入一室，見一老者，挺然臥，鬚髮蓬然，作馬賊裝，大喜曰：是矣。遂縛以見將軍，盛誇其蹤跡之艱苦，將軍厚勞之。乃傳王三訊之。其人曰：我何為？至是又細察己之衣服，曰：我何為衣？是將軍曰：若非王三鬃子耶？其人笑曰：奇哉！吾舒鑑塘也。乃以我為盜乎？福保大詫，將軍亦詫，斥為妄。鑑塘曰：他人可假名，吾有室家，有妻孥，有財產，名不可假也。將軍不得已，傳其家人，家人視之，曰：信吾主人。於是將軍詢福保，福保錯愕，無以對。將軍大怒，立禡福保，職斥之，去送鑑塘還其宅。然鑑塘遭此辱，深恥之，固知為王三鬃子所為，而以福保鹵莽，故乃至身受桎梏，頗怨將軍懲之太薄，且以盜勢之縱橫也，竊自危，遂決計赴韓冀，暫託伊藤第中，不意甫卸裝，即聞道途喧傳，曰：伊藤侯被殺矣。問孰殺之，曰：安重根。鑑塘大悲，入奠於其第。伊藤左右有識鑑塘者，勸之曰：君勿悲，殺侯之人今在囚矣。鑑塘曰：請觀之。左右諾，導之入一少年也。鑑塘曰：惜哉！此少年乃效王三鬃子耶？安聞王三鬃子，忽心動，知必仇也。立舉物以擲舒舒，舒急避出，幸不中。乃攜裝返，一日至圖們江岸，遇一老者，細視鑑塘，嘆息。

結得有意

曰。此去必無幸。鑑塘問何故。老者故不答。仍自言曰。此去必無幸。鑑塘心懼。王三鬚子問益急。老者曰。實告汝。吾少習相人術。見君面有黯容。是以憂之。效否未敢必。鑑塘求術曰。無他。再留十日可矣。鑑塘曰。此間無逆旅。雖欲留得乎。老者曰。不嫌窄狹。蓬廬非遙。我供若飯。若償我值。兩無所往來可也。鑑塘信之。從之去。至見四野荒涼。僅有茅舍。老者復曰。勿憂盜。如此清寒之境。宵小所不顧也。鑑塘以爲然。遂共入室。小僅堪容膝。鑑塘舉目四矚。老者忽然出利劍。怒罵曰。賣國賊。尙復至此耶。爾與伊籐善。請送汝至伊籐處也。可。鑑塘大驚。叩頭乞命。老者曰。我即王三鬚子也。求胡爲者。言已。即以劍刺其胸。棄其屍而去。未幾。間島問題已解決。江以北清主之。江以南日主之。自是黑山下無日人之足跡。王三鬚子亦宣言於衆曰。我自此不爲盜。

一蝶曰。是篇可以見民風。可以見外交。可以見中國官吏之不良。可以見外人手段之敏活。可以知媚外之無益。通篇處處不寫王三鬚子。恰處處是寫王三鬚子。

●六郎婚事談

嘯秋

談馬賊者。罕不知六郎之任俠好義。僉嘖嘖稱道。弗衰然六郎婚事。尤爲人所翫羨。一

得妻如此
可以無恨
矣

時膾炙人口。至今猶有津津樂道者。按六郎乃韓大復之第六子也。大復素金牛山下之馬賊。晚年生六郎。頭角崢嶸。饒有奇氣。迨長。尤秀媚。玉樹亭亭。大有弱不禁風之概。一時有人諂之曰。六郎貌似蓮花。抑蓮花貌似六郎。耶弱冠娶妻名亭亭。弱六郎二齡。斌媚可人。且精技擊。伉儷之間。六郎常強其一試。蓋六郎亦好身手也。亭亭迭辭不果。遂畧展其技。矯柔靈捷。殆無倫比。六郎爲之目炫。亭亭歛止。後依然一姣好女郎也。繇是六郎益愛之。六郎有騎癖。亭亭亦好夫婦。每於夕陽返照時。並輒轡過市。路人恒多指之曰。此韓家小夫婦。豔福如許。不知前生敲破幾個木魚。兒方修到今日也。

初六郎策馬過東興鎮。殘陽落照。時已薄暮。忽聞野間哭聲甚哀。跡其聲乃在一椽茅屋中。六郎固好干人。不平事。乃下馬叩門哭聲頓輟。一白髮媪持燈出。覘六郎問叩門故。六郎以迷徑對。且央借宿。老媪作難色曰。敝舍湫溢。奈何。六郎曰。無妨。但得容膝。免餐風露。幸矣。媪無已。諾之。六郎遂從媪入室。突見室中一女子支頤側坐。色亦嬌好。惟淚點盈眶。若有絕大傷感。事者見客。即折身避入。室後時媪以茗晉。閒話時六郎詢及啼泣事。媪嘆曰。亡夫不幸。前歲去世。殯殮諸費俱貸於人。債戶催促。無以相償。不得已。

尚義大俠
歐尼千古

將女兒售於某紳家爲婢將以身家費償甫今有成議母子難分是以悲耳六郎聞之惻然詰身價幾何媪曰黃金五十兩我兒將隨人去矣復曰我兒素孝寧肯舍老身去蓋實偏處此耳六郎慨然曰我願贈金償之免其爲婢如何媪大喜伏地泣謝不已六郎掖之起自懷中出金給媪媪遂導女出拜恩人則向所見之女耶果舉帷出盈盈玉立歛衽再拜六郎竊睨之乃國色也女禮畢侍立媪側頰上紅雲冉冉若不勝情者媪曰是即小女亭亭年甫二九老身祇生此女愛之如掌珠憶其父在日曾授以武技固不足擗易千人然亦非弱不禁風者六郎益奇之曰阿妹可字人否言未竟亭亭掩袂入後室媪曰蓬門賤質莫能匹貴胄子兒性又崛強不甘就下故爲待字耳六郎竊喜隱有自薦畫眉之意顧不敢唐突出諸口姑與老婦絮絮談家常事偶轉首則女子甫立屏後祇露衣角側首斜睇見六郎睨之則復隱之既而夜深媪躬自洒掃爲六郎設榻六郎竊覘一切衲褥素潔無纖塵點嘆媪之好潔不值未幾媪偕女亦就寢室僅間隔一板聲息可接惟聞女郎曰兒被奉客今夕且伴阿母眠可乎六郎益魂蕩頓覺艷香裊裊自衾底透出益涉縈思又久聞母女枕上細語喁喁不可辨復聞媪曰容我

飽福不淺
我爲姪煞

其母女所
談之語可
想而知

紅鬃子 六郎婚事談

一一八

明日與客談之成否則未可必遂不語接次媪之齣聲大作而女子時微聞喟嘆聲似
反側不能成寐六郎亦因之魚目鰓鰓一夜不能交睫直達荒雞再唱始各起身盥沐
既竟弗與媪閒話六郎則大有戀戀不舍之意恰好巧做美天公無端洒一陣留客雨
然在他客對之長途益增愁緒而六郎蒙之則甘霈矣媪與閒話間詢及六郎婚事六
郎急答以未婚媪並以愛女獻六郎大喜即伏地作子婿禮爰是攀談益親暱當日辭
歸語以父亦喜即下聘未幾行合巹禮此一對玉人兒遂成眷屬後聞爲官家所陷
足傾產奮身遁入綠林藉以洩不平之氣遼陽大道間時覘若夫婦之鞭絲鬢影也
俠魂曰有六郎之俠氣固足自豪有六郎之艷福亦足自豪舍亭亭不足偶六郎
舍六郎亦不是偶亭亭若是伉儷宜乎爲世人妬煞羨煞盜奚是害哉

龜王

嘯秋

札克達山黑龍江之巨嶺也峯巒峻嶒森林菁密馬賊僉視爲安樂窩出沒其間亦分
行列伍宗德霖者頭目之一也宗年五十餘軀幹魁梧虬髯繞頰性猛鷙路遇不平每
拔刀相助嘗子身與百人鬥殺其四十餘人割諸首繫腰際累累然如串珠同人多畏

爾何不厲
叱耶噫

其兇悍而其名亦因之大張宗有奇癖每飯必食龜不得龜則食不能下咽其部下每於清晨分道往山溪間捉龜歸獻之爲邀寵計故德霖居處特闢一園養龜其數以千百計人謂德霖前生爲龜王于是多呼之爲龜王鄰近有瞿某富家子素無賴鄉里僉側目不敢與敵一日路遇鄰人章生之夫婦瞿涎章氏美直追而調之初不知章生固爲其夫也章憤甚奮拳擊之瞿踣地章偕妻而去瞿因之大恚探知章爲比鄰屢謀報復不果適某家婢病死瞿喜曰報仇有日矣因潛以婢屍移於章門姑摔破婢褲作其強姦致死狀控于官並陰賄賂之官爲紹興人素貪婪得賄賂遂捕章謀死之故一日官方嚴鞫章迫供忽一偉丈夫大步入目炯炯怒視差役差役冷汗浹背戰慄無人色持柎楊搖搖不敢擊下官疑之拍案厲叱差役戰聲曰龜……龜……官愈怒大罵混張偉丈夫忽大笑聲霍然響震屋瓦官側首覘之恨其放肆知爲非常人遂悄問左右曰此何人差役復戰聲曰龜……龜……龜王也官素耳龜王名至是失色命差役擁章下匆匆退堂偉丈夫復大笑而出蓋德霖已知章冤故來視之欲設法救彼也閱數日章猶禁霖德錮憂之益恨官思有以加懲適閒步于野遙見官跨馬來乃隱身樹後待

其過躍身跨馬居官之背後官固未之覺馬覺背上跨二人驚而疾馳官勒韁不能止心喘喘恐墜僕偃其軀不敢昂首德霖自懷中出利刀潛將其辮割去迨官返署後衆見之譁笑官始覺懼恨交並然不知爲誰惡作劇德霖以爲官失辮後知己所爲必釋章然遲之又久章依然未解德霖益怒夜入瞿家取瞿之首級復入官署潛登官之臥室以某頭懸於玻璃窗外去是夕官大醉蹣跚入室忽見窗外若有人探首相窺大驚久視如故羣驚起察之乃血淋淋一人之首級細覘瞿某也衆度知乃龜王所爲大恐翌日即釋章出獄惟恨龜王甚擬捕殺之然未得着手一日爲官生辰僚屬均登堂祝嘏燈彩輝煌簫鼓嘈雜方羅拜時一人乘輿至揖拜畢自懷出一紅紙包裹置案頭遂與衆別挽之亦不得僚屬多不識爲何如人然束裝華貴意其必爲袞袞者然官固識其人爲龜王瞠目結舌惶恐不知所措欲捕之而未敢也及龜王出衆啓視紅紙包裹則非他物乃辮子一條也僚屬均掩口葫蘆官大赧從此掛冠去龜王則出沒如恆泣羣曰官與盜幾希之異耳幸而官不幸而盜此爲世人數數之評語讀此篇則反是未嘗不是作者代盜賊吐一口不平之氣也

2782
87007